



大佛頂首楞嚴經淺釋

宣化老和尚講述

《大佛頂如來密因修證了義諸菩薩萬行首楞嚴經》

卷一

◎一九六八年宣化上人講述於

美國加州三藩市佛教講堂

開經偈

無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萬劫難遭遇

我今見聞得受持 願解如來真實義

如是我聞

現在講到這個經文上了，希望每一個人都特別要注意。以前所講的那些個道理是前方便，現在正式講這個經文了。

「如」：什麼叫如呢？如當個「信」字講；又者，這個「如」是指法之辭，就是指明了這個法，就說：「像這樣的法，《楞嚴經》這十卷的文，這個經上所說這個法，我聞如是。」「是」：就是這一部《楞嚴經》的文。「我聞」：是我阿難親自聽見佛說的，所以這叫「如是我聞」。又者，這個「如是」就是信成就。在經前邊有六種成就，凡是佛所說法，前邊都有六種成就。什麼是六種成就呢？第一就是信成就；第二就是要聞成就；第三是時成就，「如是我聞，一時」這個「時」；第四是主成就，就是說法的主，說法主；第五就是處成就；第六就是眾成就。凡是佛所說法，所說的經典，都有這六種成就。

第一「信成就」。為什麼要有信呢？「信為道元功德母，長養一切諸善根。」信是道的根源，功德的一個母親，它能長養一切諸善根，所以這個信是特別特別重要的。

又者，說是「佛法如大海」，佛法就像海那麼大似的，「唯信可入」，這個海你用旁的方法是進不去的，你只有用這個「信」字，才能可以到這海裏邊去；深入經藏，智慧如海，所以這個信是最要緊的。

好像我們現在講經，你們在這兒坐著聽經，我講的話一定要相信，你不要生懷疑心。你若一生懷疑心，我講得對，你也認為是不對了。為什麼？因為你沒有信心；你若有信心，我就講錯了，你也會說：「啊！這講得都對，很有道理的。」為什麼我講錯了，你都認為很有道理呢？因為你有一種信心。你若沒有信心，講得對了，你也認為它不對；若有信心呢？我講不對，你也認為它對。那麼究竟我講得對不對呢？我告訴你們，你不要害怕，我不會講得不對的，我一定會對你們講對的，我不過這樣講，主要你就要有信心，堅固你的信心，你不要信你自己，你要信我。我告訴你說：「楞嚴經是非常之好。」你也想：「啊！這是好的！」你同意我這個說法，這就有信心，這就叫「信成就」。

你有了信成就了，我說出來，你還要聽；你光有信心，我講經的時候，你跑了，跑到花園去了，或者跑到某一個咖啡店去飲杯咖啡，等你回來我講經的時間也過了，那就不是「聞成就」了。你在我講經這個期間，咖啡也不飲，甚至於沒吃飯都不餓了，一定要聽這個經。好像昨天這白小姐，已經生了病，我叫她休息去，她心裏都掛著，說是：「等你講經的時候，叫一個人來叫一叫我。」我說：「不要叫人來叫，我可以來叫，我親身來叫你，你現在休息一陣了。」等到講經的時候，我打她招呼，她那時候大約還有點毛病，這毛病大小我是不知道，你問問她自己，她會知道的。不過我看她臉紅紅的，好像還有點不舒服，但是她也來聽經了，這就是聞成就了，帶著病都要來聽經。你說若沒有誠心，沒有真心，能來聽嗎？這就是證明出來她有一種誠心。

她由西雅圖把一隻狗也帶到三藩市來，為什麼帶一隻狗到三藩市來呢？因為她愛那隻狗，對那狗放不下。可是到了三藩市這兒來，覺得又不方便，於是乎把這隻狗又用飛機送回去了，你說這豈不是沒有麻煩找麻煩？為什麼那麼捨不了狗，現在又捨得了呢？這就是因為聽經的力量，比愛那狗的力量大一點，這也可以證明有一種聞成就了，有一種真正的誠心。不單這白小姐有誠心，我相信你們每一個人，在西雅圖千里迢迢這麼遠的路程來到這兒，這都有一點聞成就，所以我就無論如何也要成就你們這種聞成就。你們有信成就，我也成就你們的信成就，又成就你們的聞成就。

可是你們有了信心，又有了聞成就這種心，若沒有一個時候，這也沒有辦法來聽這個經，又要有一個相當的時候。你們每一個人，有的讀書，有的做工。讀書的也沒有時間來聽經；做工的掛著一天到晚要去賺錢、賺錢，所以也沒有時間聽經。於是

乎大家就研究，在這暑假的時候，有的不到學校去讀書的，那麼就藉著這個機會大家來研究這個經典，並且讀誦中文。這一方面又可以把經典研究明白了，一方面把中文也學會了。你要是不怕難的，可以照著那個中文的經典，把這中文都寫下來，這你說多麼好呢！把中文也明白了，把經典也學會了，這個利益太大了。所以這叫「時成就」，要有一個時候。

那麼有一個時候了，又要有一個說法主。好像你們要聽經，沒有人講，你請美國這些個法師，他講的和你講的是一樣的，他所講的你也都懂，那麼你要他講幹什麼呢？所以這要找一個說法的主，於是乎就把我從這個墳裏邊就拖出來了，本來我叫墓中僧，這回又出來和你們大家見面，講經說法，這叫一個「主成就」。那麼這一部經上這個主是誰呢？是佛，佛是這個經上的主成就。

那麼說法的人也有了，這就可以說法嗎？還是不可以說法的。怎麼樣呢？又得要找一個地方，要有一個地方才能講經說法。你若沒有地方，說：「那花園那麼大地方，可以到花園那兒講去。」你講一天可以，講兩天可以，你講三天，恐怕政府就要來拉你了，說：「這是公共的地方，你一個人不能霸佔這個地方。」就不可以了。所以又要有一個相當的地點，這個地點就叫「處成就」，這個處所已成就了。

可是前面這五種成就了，還不行，你還要「眾成就」，又要有一些個人來聽了。譬如，主也有了，處也有了，信和聞、時，這都可以了，唯獨就沒有人聽。我講經一定要有人聽的，沒人聽，說給桌子講，板凳講；講是能講，但是它們會不會聽呢？這是成了一個問題，所以這又要有眾成就。所以從西雅圖這麼遠，來這麼多人，這是眾成就。本經這個處就是舍衛國祇樹給孤獨園，就是祇桓精舍，這個地方是個處；眾，就是大比丘和菩薩，這一切的聽眾。我們現在講這六種成就，你們都明白了吧？

「我聞」，這個「我」是阿難自稱的假我。「我」有四種：有凡夫執著那個我，凡夫他執著我這有身體，這是一個我；外道他有個神我，外道說我就是神，這是個神我；菩薩有個假我；佛，才有一個真我，所以這有四種。

凡夫執著這個假我，就是他認為這個身體就是我的了，其實這個身體是臨時住的一個旅店，好像旅店似的，Hotel，這個身體就好像一個 Hotel 似的。這個旅店你住在裏邊，終究是要搬家的，不是永遠可以在這兒住的。可是一般凡夫他就不知道這個道理，他就認為這個身體是我的了，又要吃好的，又要穿好的，又要享受；住的房子也要美麗，所有一切的環境都要美麗。那麼穿好的，吃好的，住的地方也要好，為什麼呢？就因為要幫忙自己這個臭皮囊。

這個身體是個臭皮囊啊！很臭很臭的，你不相信？你看這個身體上，眼睛就有眼眵，這是不乾淨的東西；耳朵又有耳垢，也有不乾淨的東西；鼻子裏就有鼻涕，也是不乾淨的東西；口裏就有口水，又有痰，這也是不乾淨的東西。你若有三天不刷牙，哦！這口裏就臭得不得了了；你有四天不沐浴，這個身上也臭得不得了了；甚至於你若出過汗，一天、兩天這身上就放臭了。大小便，這也都是不乾淨的東西，所謂九孔常流不淨，兩個眼睛，兩個耳朵，兩個鼻孔，加上嘴巴，再加上大小便，啊！所流的東西，都是不淨的東西，不乾淨，你說這個身體有什麼可愛惜的呢？你給它穿上好東西，擦上香水，為它忙得不得了，好像有那些個歡喜打扮美麗的女人，又搽口紅，又搽粉，一天到晚為這個假軀殼忙忙碌碌；又要給它吃，又要給它穿，又搽胭抹粉的。你說有什麼好啊？等到死的時候，它一點人情都沒有的，它不說：「哦！你對我這麼好，我多活幾天，陪一陪你。」它不肯的，所以你說這個身體有什麼好啊？

但是凡夫就執著這個身體是他的了，說：「哦！這是我的身體，你打我，我才不能答應你呢！你罵我，你為什麼要罵我？」究竟你是誰呀？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是誰呢？又說人家罵了他了，又說人家打了他了，他沒有認識自己的本來面目呢！他以為這個肉體是我的了。那個靈魂才真正是我的，那個自性才真正是我的；可是他找不著，看不見，也不知道找，他就以為這個就是對了，為這個身體忙忙碌碌的。

這就好像什麼呢？我舉一個例子：就好像那個廁所，你給它穿上美麗的衣服，掛上美麗的東西，喔！把那個廁所莊嚴得非常地美麗。你莊嚴那個廁所，你把它收拾得怎麼樣漂亮，那裏邊也是裝臭東西的，裏頭的東西是不乾淨的。我們人這個肚皮裏邊，你說是不是不乾淨的東西？所以你要是太為自己來做打算了，這是未免沒有算過這條數了，就是不會算數的人，才專門為自己忙忙碌碌的。所以我不為我自己忙，我是為人忙，我是願意人家有什麼事情願意叫我幫忙，我幫忙的，我不為我自己忙。所以這個是凡夫的假我，不是假我，是凡夫的執著我，他執著；外道有個神我；菩薩才是假我，他有個假我；佛有個真我，這「我」有四種。

「如是」是信成就，「我聞」就是聞成就。本來是耳聞，為什麼不說耳聞，而說我聞呢？為什麼阿難他要有個我呢？阿難這個我，是個假我之我，而不是真我。為什麼不說耳聞，而說我聞呢？因為耳朵根本就不能聞的，所能聞的是那個性，而不是那個耳，耳不過是一個聞的門戶而已。那麼這種聞性它是常在的，因為我是一身之總，所以就說我聞。這個我聞也就是心聞，心裏頭聞見的，而不是由耳朵聞見的，所以就說我聞。

這個「我」，頭先講過，凡夫執著有個我：這是我身，這個也是我的，那個也是我

的，所有一切的物質都放不下，自己身體更放不下，這執著的我。外道有個神我，外道他說這個我是誰呢？就是神，這是外道他的一種神我。若細分析，那有很多，不要詳細講它。菩薩有個假我，菩薩那個我是個假的。為什麼是個假的呢？菩薩怎麼還做假事呢？因為菩薩他無我相，這個我他認為是個假我，而不是個真我。假我，由假才能到真的我上，你知道有假了，才能找著真的；你不知道有假，就找不著真的。

我們現在為什麼研究佛法？就想要追求真理。為什麼追求真理？我們知道世界上一切一切都是假的了，因為知道世界是假的，就要在這個假的上要找真的。所以菩薩他認為身體這個我，是個假我，而他要找他自性那個真我。自性的真我是誰呢？就是成佛。那個佛才是真我；你若沒有成佛以前，你那個我都是假的。

所以頭先就有人問我，菩薩怎麼還有假我呢？就因為他是菩薩，所以他才知道這是假我；若不是菩薩，這凡夫他說：「喔！你說是假的，我看看？我這個身體最好了，又強壯，又高又大，相貌生得儀表堂堂，你說我這 是假的？我可認為這個是真的。」他看不破，所以就放不下；放不下，就得不著自在，這是「我」。你到成佛，那才得到那個真我了；沒有成佛以前，那都是假我，所以這是「我」。

「聞」，說是如是之法，如是是哪一個法？就是這一部《楞嚴經》；就是那個法師把他胳膊割開，用細絹寫成了，帶到中國去，翻譯成中文。現在這部經又走到美國來，又要翻譯成英文了，所以就是這一部經。我告訴你，你現在明白了嗎？這如是之法，就是《楞嚴經》這個法。這個法怎麼樣？這個法是我親自聽說的，說是我阿難親自聽佛所講的，是佛傳授給我的，不是我自己杜撰，自己造出來的，是佛以前講的這個法。

佛所說的經典，在前邊都有「如是我聞」這四個字。為什麼要用「如是我聞」這四個字？因為這「如是我聞」是佛經開始的四個字；外道的經典，在開始他不是用「有」，就是用「無」。他說這一切事都不離有、無，不是無，就是有；不是有，就是無，所以在外道的經典，他開始用「阿」、「嘸」兩個字。「阿」就是無，「嘸」就是有。

那麼佛這個經典用「如是我聞」，這有四種的意思。是什麼呢？第一種是息眾疑；第二是遵佛囑；第三種息諍論；第四種就是異外道，就是和外道不同。

怎麼叫「息眾疑」呢？因為結集經藏的時候，阿難也就陞了佛的座位，因為佛入涅槃了，阿難陞座說法。阿難一陞座的時候，大眾頓起三疑；眾人就是所有佛的弟子，

生了三種的疑惑。什麼三種疑惑呢？這疑惑：「啊！釋迦牟尼佛又再活了吧？」他們因為看阿難一陞座，那個相貌圓滿，和佛的相貌是一樣了，也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放光動地。佛的弟子因為想佛想得大約也都頭腦昏了，所以就以為佛又活了，以為釋迦牟尼佛又來了。這是第一。

第二個懷疑就以為阿難成佛了，所以才有這樣的相好莊嚴，相貌才這樣圓滿。這是第二個懷疑。第三個懷疑，又以為他方佛來，說是：「哦！這不是釋迦牟尼佛，也不是阿難成佛，或者是東方佛、南方佛、北方佛、西方佛來成佛了吧？來到這兒了吧？」所以大眾有這三種的懷疑。因為阿難陞座的時候，先要顯現入定相，大約五分鐘沒有講話，這麼入定。在他一入定，這個相貌就和佛一樣了，所以大家就生出這三種的懷疑：第一就以為釋迦牟尼佛又來了，第二是以為阿難成佛了，第三以為他方佛來了，在每一個人心裏生出來這三種懷疑。

等到阿難一說「如是我聞」這四個字，那麼大眾這三疑頓息，這三種的懷疑都沒有了。為什麼沒有了呢？他說：「如是」，如是這樣的法，是我阿難親自聽到佛所講的，是佛所傳授給我的。因為有這四個字，把這三疑頓息，這是第一個意思。

第二種的意思就是「遵佛囑」。遵，就是遵從的遵，遵從佛的囑咐，就是遵從佛的吩咐。佛吩咐什麼呢？在佛將要入涅槃的時候，告訴一切弟子說：「我要入涅槃了。」弟子一聽說佛要入涅槃了，所有的弟子就都哭起來了，尤其阿難和佛是堂兄弟，他哭得更厲害，痛哭流涕，大約那個眼淚把面都洗得乾淨了。有一個阿那律尊者就對他講，說：「你不能哭啊！佛要入涅槃，你應該問一問後事怎麼樣安排啊？」阿難說：「什麼後事啊？我問什麼啊？」

他說：「你應該問將來結集經藏的時候，這個經前邊應該用什麼字來代表？這是第一。第二，現在佛住世的時候，我們依佛而住；佛入涅槃，我們又依誰而住呢？這第二。第三，我們現在是以佛為師，佛入涅槃之後，我們又以誰為師呢？總得要有個教化王，有個教主啊！這第三。第四，惡性比丘，佛在世的時候，佛能調伏這惡性比丘，佛可以降伏他；那麼佛入涅槃之後，這惡性比丘又怎麼樣去降伏他呢？你應該以這四種事去請問於佛才對的。」

阿難一想，也對啊！於是乎就請問佛，說：「佛在世的時候，我們以佛為師；佛入涅槃，我們又以誰為師呢？」佛答說：「以戒為師。」就以這個戒做一切比丘、比丘尼、出家人的師父。那麼佛在世的時候是依佛而住，佛去世呢？就要依這個四念處而住。這四念處是什麼呢？就是身、受、心、法。第一要觀身不淨，觀這個身體不乾淨；第二要觀受是苦，你所接受的，都是苦的；第三要觀心無常，這個心是無

常的；第四是觀法無我，你觀身、受、心、法這四種。你能觀身不淨，你就不會愛惜這個身體了；你能觀受是苦，就不會貪圖享受了；你能知道這個心是無常的，那你也就不會著住到心裏所打的妄想上；觀法無我，這一切法，什麼法呢？就是色受想行識這五蘊，這五蘊的法也都沒有我。要依這四念處而住。

又者，佛所說的經典，將來結集經藏的時候，經前邊應該用什麼文字來代表？那麼佛就說：「用『如是我聞』這四個字。」所有佛說的經典，前邊都有「如是我聞」，然後又有六種成就，那麼才能表示這個經圓滿的義理，也是證明這個經是佛所說的，所以這個經前邊有「如是我聞」四個字。

他問佛：「那麼佛在世的時候，惡性比丘佛能可以降伏他；佛入涅槃，這個惡性比丘又怎麼樣辦呢？」佛答說：「這個惡性比丘應該默而擯棄之。」就是默擯，什麼叫默擯呢？默擯就是不睬他，你不要理他，也不要和他講話，也不要和他坐在一起。總而言之，就是所謂「臭著他」，叫他在一邊，沒有人理他，他自己就沒有法子了，他再惡也都沒有辦法了。惡性比丘，就是這個出家人不講道理的；佛在世的時候，也有六群比丘，那是最惡的。你不要以為出家人就統統都是好的，出家人裏頭也有不守規矩的，多得很呢！那不守規矩的怎麼辦呢？就要默而擯之他，就要不理他，不睬他，不要和他講話，那麼這樣子就會把他調伏了。

第三個意思是「息諍論」。怎麼息諍論呢？因為佛的弟子有很多很多，老參上座，比阿難道德高深的多得很。每一個人的身份都比阿難高，阿難僅僅是一個證初果阿羅漢的人，其中有證到四果阿羅漢的很多。如果阿難所說出來的經典，一般人都會不佩服的。那麼加上「如是我聞」這四個字，大家就都知道這不是阿難自己說的經典，而是聽佛所說的經典。因為一般人都知道阿難記憶力最強，記憶力最好，佛四十九年所說的經典，他全能記得，有條不紊的，也不會雜亂的，所以他說「如是我聞」，大家也就沒有可爭的了，因為這是佛所說的，所以這第三叫「息諍論」。

第四「異外道」，和外道不同，就是方才所說的，這個外道都用「阿」、「嘔」兩個字，做他經的開始。那麼佛經上，就用「如是我聞」這四個字，和外道的經典不同的。

一時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

這個室羅筏城也就是舍衛國，祇桓精舍也就是祇樹給孤獨園。「一時」：這個「一時」是什麼時候？就是說《楞嚴經》那個時候，就是師資道合的時候，也就是應該說《楞嚴經》的時候。那麼為什麼不記載出來某年某月某日某時呢？因為印度的曆

法和中國的曆法不相同；印度或者是一月，中國或者就是三月，所以這個時間沒有法子定，於是乎就定為「一時」。這個一時就是佛說《楞嚴經》那個時候。前邊那「如是」叫信成就；「我聞」叫聞成就；這「一時」就叫時成就，時候成就。這個時候成就了，又要有個主，「佛」就是這個說法主，這叫主成就。

「佛」：那麼這個「佛」究竟怎麼樣解釋法？這個「佛」字，一般的中國人久而不察，也就不知道這個「佛」字怎麼樣解法，以為這個字就是中國的字，本來不是的。這個字是印度話的音，若具足完全講起來就叫佛陀耶。中國人叫佛陀耶，讀印度音就叫布達耶，Buddha，所以英文也叫 Buddha。

中國人為什麼不叫布達耶，叫佛呢？因為中國人願意省文，就不完全說，所以就說「佛」。好像說 telephone（電話），有的人就說 phone，就是這個意思。由這個意思，你就明白那個意思了，那你就叫開悟了。開什麼悟？開這個佛名字的悟：「哦！知道了，佛就是這個樣子啊！」什麼樣子呢？就是佛那個樣子。你若想成佛，也就學佛那個樣子。佛什麼樣子？佛一天到晚都是歡歡喜喜的，他不憂愁，也不生煩惱，看這一切眾生都是佛。他看哪一個眾生都是佛，所以他自己就成佛；你要是認為哪一個眾生都是佛，你也就是佛。

那麼這個佛的意思，究竟在中文怎麼樣講呢？這有三個意思——自覺、覺他、覺行圓滿，這叫佛。自覺，就自己覺悟了；一般凡夫就不覺悟，所以自覺就和凡夫不同了。覺他，覺他就和二乘又不同了；二乘的人只知道自覺，而不知道覺他。又有覺滿，就是佛了，和菩薩又不同了；菩薩只能自覺、覺他，而沒能覺滿。這佛既能自覺，又能覺他，並且還能自覺和覺他都圓滿了，所以叫佛，這叫「三覺圓，萬德備」，萬德都齊備了，故名為佛。

又在本經上來講，這個「佛」字又有三個意思。是什麼呢？第一是本覺，本來就是覺悟的；第二是始覺，方才開始覺悟；第三是究竟覺，究竟徹底地覺悟，這是本經上有這三個意思。這三個意思和這個自覺、覺他、覺行圓滿是一樣的，不過名稱不同了。在佛經裏頭有很多地方，這個名稱不同，它意思是相同的。那麼我們不要一變了名就不認得，不知道了；一變了名，就不知道他是張三、李四了。這一個人本來他叫李錦山來著，改個名叫李果前，以前知道李錦山的人，不知道他叫李果前，就說：「誰叫李果前哪？李果前是誰呀？」結果看見了：「哦！原來是你呀！」佛這三覺也是這樣子，如果你沒有深研究佛法的，說：「那個本覺和始覺、究竟覺，這是什麼呢？」就不知道了。那麼你要是對佛法有研究：「哦！這都是和那三覺是一樣的。」

《楞嚴經》上這三覺是這樣子講，這是「佛」大概的意思。講起這「佛」字，要是開廣，那不要說三個月，三年也講不完的。現在沒有法子，就講三分鐘也就可以了。因為美國人都歡喜快，什麼都要快，那麼現在講經也要快。好像坐著火箭上月宮那麼快，這兒嗤……一聲就到了；這兒一放這火箭就到那個月宮了，要這麼快，所以講經也要快。現在因為是科學的時代，不能守舊了，所以我講這個「佛」字，也就縮短這個時間。

佛「在室羅筏城」：室羅筏也是梵語，又叫舍衛國。舍衛國也是室羅筏，室羅筏也是舍衛國。這個地方是波斯匿王所住的地方，也是這國家的首都，是個京都，這個地方就是所化這些個眾生的地方，就是所化的國家。祇桓精舍就是佛所住的地方，室羅筏城就是佛所教化的地方，教化的國家。

那麼這個國家與其他的國家不同，有什麼不同的呢？這個國家有五欲財寶之樂。什麼叫五欲？就是色、聲、香、味、觸這五種；色、聲、香、味、觸都好到極點了。色，大約這國家也出很多美女，出很多好的顏色；聲，這個音樂大約也非常地美滿；香，你看現在我們這兒也有印度那個咖哩，你要是在我們這個樓上做咖哩飯，離著很遠都聞到這個香；味，那個味道也是很美妙的。印度有醍醐，這個醍醐究竟是什麼東西，我到現在也沒有吃著，我想吃也不知道這個地方有沒有得賣？這個醍醐妙味，據說醍醐是用牛奶造出來的，究竟什麼樣子，我也沒有看見。那麼這是味。

觸，大約有很細膩的那個絹或者別的什麼的，這都非常地美妙。又有財寶，這國家有「五欲財寶之豐」，人又有「多聞解脫之德」，所以翻譯到中文叫「豐德」，室羅筏就叫豐德。豐就是豐足那個豐，五穀豐登的豐；德就是德行的德，言其這個國家有五欲財寶之豐，人就有多聞解脫之德。多聞就是讀書讀得多，知道事情也多，所謂「博洽淹貫之儒」，博就是廣博；洽就是通達無礙；淹貫之儒，這就是有知識的人最多。解脫，什麼叫解脫呢？這個解脫就是不被人綁著了。

以前有這麼一個法師，向另外一個老法師去請開示，請什麼開示呢？他穿袍、搭衣、持具，在那兒給這個老法師跪著，到老法師面前，就求老法師開示。這老法師問：「你想要我開示你什麼啊？」這個人就說：「我要求解脫。」這個老法師就問他：「誰綁著你啊？」哪一個綁著你啊？這個法師一聽說沒有人綁著他，豁然開悟了：「哦！原來我是解脫的，為什麼我又要求解脫呢？」這麼樣子開了悟了。

說：「我也去請開示，求解脫，看看有人告訴我，沒有綁著我，這樣開悟、不開悟？」

這又不同了，因為你還沒到時候呢，你那個機緣沒有成熟；若成熟了，一句話就令你醒悟了，令你豁然貫通了：「啊！」我昨天晚間也講，像克爾康有的時候我和他講話，他說：「啊！」就開了悟了。那麼這國家的人都很解脫的，很解脫就是修道很容易成道的。室羅筏城就是有豐德這種的好處，所以佛在這個地方出世。

「祇桓精舍」：怎麼叫祇桓呢？「祇」就是祇達太子，又叫祇陀太子；「桓」就是個樹林子。所以《金剛經》上說祇樹給孤獨園，也就是這個地方，這個祇桓就是祇陀太子的樹林子。精舍，就是做得很精緻的這麼一個房子，那裏邊非常之美麗；這個精舍也就是祇樹給孤獨園，等一等講一講祇樹給孤獨園這個公案。

這祇桓精舍，祇就是祇陀太子；桓就是樹林子；精舍就是很精緻的房子。這個精舍有一個因緣，什麼因緣呢？在舍衛國裏邊有一個大富長者，他的錢有多少，沒有人知道。那麼釋迦牟尼佛在舍衛國這兒教化眾生，他有一個朋友對他講，說是佛在某某地方說法呢！這個大富長者叫什麼名字呢？叫須達多。這須達多長者一聽見這個「佛」字，就毛孔聳然，啊！就不知道怎麼好了，說：「我要見見佛去，我現在要去見佛去！」

他因為有這種誠心見佛，在沒有天光，他就看見已經天光了；本來是半夜的時候，他就覺得天光了，就亮了。為什麼這麼亮呢？這時候這佛的光照著他，因為他對佛生一種信心，佛在很遠的地方這光就照他，於是乎他就起身去見佛去。走到城門那兒，那個門本來還鎖著呢，佛以這個神通的力量，就讓這個門自己開了，又自己關上。那麼他就出去見佛，到那兒見佛，一聽佛說法，啊！他就高興得不得了，歡喜得不得了。他就問佛，說是：「你有這麼多的弟子，你在什麼地方住啊？」佛那時候沒有祇桓精舍，就說：「我沒有什麼適當住的地方。」他說：「那我給你造一個廟，我給你造一個地方。」因為他自己有錢，於是乎他說話也說得很仗勢的，說：「我可以給你造個廟，等我回去，我找地方給你造廟。」

因為他有錢，所以回來了就各處找地方，一找就找到祇陀太子這個花園子。他看見這個花園子是最適合給佛造房子了，這個地方離舍衛國大約有五里路遠的樣子。這個花園子是太子的，太子的他也要買，就去和太子商量。太子說：「你想叫我把這個園賣給你，你做什麼呢？」他說：「我預備造房子，請佛在這兒住。」這祇陀太子就和他講笑話，說是：「好了！你想買嗎？你用金磚把這個園子裏邊統統都鋪滿了，那我就賣給你。」本來這是個笑話，說的不是實在的，祇陀太子以為他怎麼也不能用金磚把這花園子都鋪滿了。誰知道這個須達多回去就把自己家裏所藏的金磚都拿出來了，就把這花園子統統都給鋪滿了。

鋪滿了，這祇陀太子就和他說：「我和你講笑話，我怎麼會賣給你這個園子呢？你不要以為開玩笑就是真的呢！」須達長者就對他說：「你現在是太子，將來你就是皇帝。你做皇帝，君無戲言哪，你不能和我講笑話的。你講了，就是這樣子了，你想不賣都不可以的。」

祇陀太子一聽，也沒有辦法了，說：「那麼好了，你這個金磚把我這個土地，你是鋪滿了，可是這個樹木你沒有鋪上金磚。這樣子，我們二份了，你鋪上金磚的地方就算你的；沒有鋪到這有樹的地方還是算我的，不過我自己也不要，我也送給你來造房子供養佛。」那麼達多長者也沒有辦法了，於是乎就接受祇陀太子這個條件。因為這個，所以叫「祇樹給孤獨園」。

這個須達多又有個旁的名字，叫給孤獨長者。怎麼叫給孤獨長者呢？因為他願意周濟鰥、寡、孤、獨這種人。什麼叫鰥、寡、孤、獨的人呢？年老了沒有太太，這叫鰥夫，老而無妻曰鰥；老年的女人沒有丈夫，這叫寡，老而無夫曰寡；幼而無父曰孤，小孩子沒有父親，沒有母親，這叫孤兒；老而無子曰獨，等年老的人沒有兒子，這叫獨夫。這個須達多他專門照顧鰥、寡、孤、獨這種的人，所以一般人就給他起個名字，叫給孤獨長者。長者就是很有德行的老年人的稱呼，所以叫給孤獨長者。這是祇樹給孤獨園這個經過，於是乎須達多長者就又拿出很多錢，在這兒造了祇桓精舍。

那麼祇陀太子，他這個名字又怎麼樣解法呢？因為他這個名字是在波斯匿王同人家作戰戰勝了，當戰勝回來這個時候，這個太子降生了，於是乎就給他起名叫「戰勝」。這個祇陀翻譯到中文，就叫「戰勝」，就是和其他的國家去作戰，得到勝利回來了，所以叫戰勝。這是祇桓精舍這個因緣。

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依照賢首宗判教有十門分別。十門分別，在前邊所講的那九門已經完了，由「如是我聞，一時佛在室羅筏城，祇桓精舍」這兒，乃至於到最後邊，這是「別解文義」，這是第十門。別解文義裏邊，「如是」就是信成就；「我聞」就是聞成就；「一時」就是時成就；「室羅筏城，祇桓精舍」，這是一個處成就；再加上「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乃至於後邊這大阿羅漢、諸大菩薩，這叫眾成就。佛所說的經不是雜亂無章的，不是隨隨便便的，哪一部經前邊，都要有這六種成就。因為有六種成就，才可以成立這個法會而說法；如果六種不成就，不能說法。

那麼祇桓精舍，在昨天所講已經完了，今天講這個「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

與，就當「同」字講，也可以當「俱」字講。同這個大比丘，大比丘就和小比丘不同。大比丘，言其都是修道將要證果了。比丘是印度話，翻譯到中文有三種意思，就是乞士、怖魔、破惡。

乞士，就是拿這個鉢到外邊去向人化緣，化飯吃，這叫乞士，托鉢乞食。乞就是那個英文 Beg。這個比丘乞食的方法，不能說是這一個家庭有錢，就去向他化緣；也不能說是那個家庭沒有錢，就不向他化緣；或者你專門化這個窮人，不化有錢的；或者專門化有錢的，不化窮人，不能這樣子，一定要平等乞食。平等乞食就是沿門乞討，沿門就是有一個門口，就要在那兒化緣的。所謂「不越貧而從富」，不能說不向這個窮人來乞食，而去向那有錢的人家去乞食；「不越賤而從貴」，不能說是這個家庭非常卑賤，我不向他化緣，我要到那個尊貴的家庭去化緣去，不能的，要平等乞食，所以這叫乞士。

第二叫怖魔。怎麼叫怖魔？因為比丘在登比丘壇，受比丘戒的時候，有三師七證。三師就是戒和尚、羯摩和尚、教授和尚；七證就是七位尊證，尊證就是保證你做和尚不會破齋犯戒。所以到受戒的時候，這個戒和尚就問你，說：「汝已發菩提心否？」這個答，就說：「已發菩提心。」又問說：「你是個大丈夫嗎？」這個受戒的人答覆說：「是大丈夫。」這麼樣答覆完了，這個時候就有地行的夜叉，就是在我們這個世界上巡察善惡的這個神，就說：「現在佛的眷屬又增加了一個，魔王的眷屬又少了一個。」就互相這麼傳報，地行夜叉一傳，傳到空行夜叉；空行夜叉也在虛空裏頭這麼互相傳報，一傳傳到六欲天上去了。六欲天是魔王住的地方，這魔王聽見這個話，就生了恐懼心了，所以說叫怖魔，這魔王生了恐怖。這是比丘第二個意思。

第三個意思，破惡。破什麼惡呢？就破這個無明煩惱惡。因為比丘有這三種的意思，按著這個翻譯的規矩，這是多含不翻。因為它這一個名字而包含著多種的意思，所以這個「比丘」也就仍然留存印度這個方言，而沒有翻譯為中文。

這些個都是大比丘了，有多少呢？有一千二百五十個人這麼多。本來是一千二百五十五個，現在就是略去那五個人，就說一千二百五十個弟子。這一千二百五十個弟子是佛的常隨眾，他們以前多數是外道來著，因為受佛的教化，感佛的深恩，所以就常隨佛住。佛在什麼地方，他們就住在什麼地方，這叫常隨眾。

常隨眾這一千二百五十五個人裏邊，最初佛在鹿野苑度憍陳如他們五比丘，這是五個人。其次又度迦葉波這三兄弟，他們三兄弟共有徒眾一千人。以前這個迦葉修的是事火外道，以後都皈依佛了，他們皈依佛，就把他們這一千個徒弟也都帶著皈依佛了，這是有一千零五個了。那麼目連和舍利弗兩個人，每一個人又有一百個弟子，

兩個人是兩百，這是一千二百零五個弟子。耶舍長者子又帶著有五十人皈依，所以這叫一千二百五十五個。那麼把那五個人略去，所以說「與大比丘眾，千二百五十人俱。」大比丘眾這個「眾」字，怎麼叫眾呢？要是一個人也不能謂之眾，兩個也不能謂之眾，三個也不叫眾，總得在四個以上，這才叫眾。那麼現在不只是四個以上，而有一千二百五十多個人，所以這叫眾。這個眾有多少呢？有一千二百五十個人這麼多。

《金剛經》上，歌利王割截佛的身體，在那個時候佛是做一個忍辱的仙人。做忍辱仙人，就在一個山裏邊修道，修忍辱行。這個歌利王就到山上去打獵，Hunting；去打獵就帶著一些個宮娥、妃嬪，帶著一些個文武百官，到山上去打獵，去玩去。打獵，這一些宮娥在山上走來走去，就遇著這麼一個老比丘，在這兒修道呢！這些宮娥、嫖女在宮裏邊從來也沒有見到外邊這樣的人。這位老比丘大約也鬍子長長的，頭髮長長的，好像現在美國這個嬉皮差不多。

那麼這樣子在那兒修行，這些宮娥、嫖女就認為這個人是個怪人，就到他面前，問他說：「你在這個地方幹什麼啊？」這個老比丘就說：「我在這兒用功修道，行持佛法。」這些宮娥、嫖女從來也沒有聽過什麼叫佛法，連一個「佛」字也沒有聽過，根本就不懂的。不懂，於是乎每一個人都好奇，這個人也來看，那個人也來看，這一些個宮娥、妃嬪就把這個老修行給圍上了。

這時候歌利王打圍，周圍一看，他帶的這一些個美女都沒有了，於是乎就找。各處一找，就找到了；找到一看，這一個長長鬍子、長長頭髮的人在這地方坐著，他這一些個美女都和這一個老比丘親親密密的這樣子圍著他，周圍把他圍上了。歌利王一看這個樣子，就生出一種妒嫉心：「哦！我這個美女現在都被你給引誘來了，我說怎麼她們不跟著我了？原來是被你給引誘來了。」他說這個老修行把他的美女都給引誘來了，他就問，說：「你是個幹什麼的啊？」

這個老修行說：「我是個修忍辱的。」「什麼叫忍辱啊？」「忍辱就是你對我怎麼樣地不客氣，你對我怎麼樣子不好，我都忍著。」這個歌利王說：「這真的嗎？你真能這樣子嗎？我相信你做不到吧？你若真能忍辱，為什麼你引誘我這些個妃嬪呢？現在她們都來親近你來了，對你都生出一種愛念來，他們將來一定會逃跑的。」這個老修行說：「不是的，我不會引誘你的妃嬪。她們在這兒，我給她們說法，也教她們學忍辱。」

這個歌利王說：「你能忍辱？好了！那我現在試一試你，我試一試看看你能不能忍辱？」怎麼樣試驗呢？先把耳朵給割下來。把耳朵給割下來，說：「你能不能忍哪？

我把你耳朵給割下來了，你生不生瞋恨心？」這個老修行說：「我不生瞋恨心。」把耳朵給割下了，然後把鼻子又給割下來了。

鼻子給割下，問：「你生不生瞋恨心哪？你對我生不生煩惱啊？」這個老修行說：「我不生煩惱，也不瞋恨你。」說：「你真不瞋恨啊？哦！那好！把你手給剁下一隻來。」於是乎把手就又給硬剁下一隻來，就問這個老修行，說：「你還瞋恨我、不瞋恨我？」這個老修行就是釋迦牟尼佛的前生，他還對歌利王說：「我不瞋恨你。」「啊！你不瞋恨！把你這一隻手也給剁下來。」這一隻手也給剁下來了，問他：「你生瞋恨心、不生瞋恨心？」這就故意來令他發火呢！但是這老修行說：「我還不生瞋恨心。」

「哦！你這個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現在我把你腿也給剁下來。」把腳也給剁下來了。剁下一隻腳，問：「你生不生瞋恨心？」「不生瞋恨心。」「把那隻腳也給剁下來。」把那兩隻腳也給剁下來，兩隻手都給剁下了，問：「你還生不生瞋恨心哪？」這老修行說：「我不生瞋恨心。」歌利王說：「你盡打妄語！我把你手足四肢都給你剁下，你還不生瞋恨心，這個世界根本就沒有這樣的人，我不相信！我不相信你會這樣子。」

可是釋迦牟尼佛當時就發願了，說：「我如果不生瞋恨心的話，我這個四肢還能完全長好了，又能長出來；我如果生瞋恨心呢？我這個手足就不會長出來了，耳朵、鼻子都不會長出來的。」說完了這話，這個手腳本來剁去了，現在又都長出來了。這個歌利王說：「啊！這是個什麼怪物啊？這麼樣子，手給剁去又長出來了，腳給剁去又長出來，這真是怪物了。大約是妖怪吧！這回遇著妖魔了吧！」正在這麼一想的時候，這個護法善神就大怒了，下冰雹大雨，就打這個歌利王。

可是釋迦牟尼佛，在這個時候就又發願了，說：「請護法善神不要惱怒，我原諒他。」說：「我將來成佛，我最先要度你成佛的。」他發這麼個願，所以在釋迦牟尼佛成佛後，就先度這五比丘。這五比丘中這個憍陳如比丘就是歌利王，就是在以前割截他身體那個人。所以現在他成佛了，因為他有這個願力，他即刻走到鹿野苑去，先度這五比丘。

所以我們人發願是有關係的，你要發願對人好，要度人，你切記不要發願去殺人。你若發願去殺人，那個人將來也發願要殺你的，殺殺不已，這循環始終都不會完的。你若發願度他成佛呢？兩個一起成佛，這大家都得到常寂光淨土那種快樂，這有多好呢！所以人切記不要發願去害人，要發願利人，要對人好；他就對我不好，我也要對他好。你看！釋迦牟尼佛在因地，歌利王割截他身體，他都不瞋恨，然後又來

度他成佛。你說這種的精神多麼偉大，我們學佛的人就要學這種精神。

皆是無漏大阿羅漢。

這些個大比丘，不只是大比丘，都是菩薩示現的比丘身，所謂「內祕菩薩行，外現聲聞身。」內裏頭都是菩薩心腸，外邊他所行的是小乘法，他心裏所存的都是大乘的根性。這些個大比丘，「皆是無漏大阿羅漢」：都是大的阿羅漢。這大比丘也就是大阿羅漢，大阿羅漢也就是大比丘。這是讚歎這一些個大比丘，所以說「皆是無漏大阿羅漢」。

怎麼叫無漏呢？無漏，在前幾天我曾經講過，就是沒有漏了。沒有什麼漏呢？沒有欲漏——欲，desire，沒有有漏，沒有無明漏。這無漏就是不漏落到三界上來了，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什麼叫欲界呢？我們現在所有的這個人就是在欲界，這叫欲界天。我們在地上生活著，但是我們這兒也叫天，屬於欲界天的一部份，這叫欲。

怎麼叫欲界呢？因為人人都有一種欲念，有一種欲望，這個欲望不能停止的。這個欲有物欲、有色欲兩種。這個物欲，就是貪圖一切物質的享受。譬如沒有房子的想買一個房子，有房子的又想買一個好房子，這是一種房子的欲。以前人歡喜騎馬，沒有汽車的時候，想騎馬，買一匹好馬；現在有汽車了，就要買一個車。買車，先買一個壞車，駕來駕去，這個車駕出去，人也都看不起我，哦！又買一個好的車，買一個不壞的車，但不是新的。那麼又和人一比較，人家都是一九六八年的車了，我這個還是一九六五年的，差了好多年。這又和人家要比賽，再買一個一九六八年的車，這是車的物欲。甚至於有車了，又想買一個飛機；買了個飛機，又想買個輪船。這種物欲是不能停止的，幾時也不能說：「喔！我夠了，我再也不貪了，不貪其他東西了。」這個欲從什麼地方來的呢？就從無明那兒來的。

色欲，這色欲大約我不必講，你們每一個人也都懂了，懂中文的會懂了，這個色欲，盡貪圖美色。(弟子問：物欲的物是什麼？)物欲，物是物質、東西、物品，不是有無的無，是物質的物，有這個東西，貪這個東西，東西的的欲。貪東西，貪吃好的，穿好的，住好房子，這一切都是物欲。這物欲，人人都沒有滿足的。還有這個色欲，也人人都不能滿足，一個太太他也不夠，想要娶兩個；兩個又不夠，又要三個。好像中國人，有的十幾個、二十幾個都有的。你說一個人怎麼能應付得這麼多？好像那皇帝，幾百幾千收到宮裏頭，你說這太不平等了，是不是？現在民主國家說是一妻，不准重婚；但是他偷偷摸摸出去亂來的也多得很，男人、女人出去亂七八糟地亂來，也不守規矩，也多得很，這都是被這個色欲所搖動，這是欲界。你被這個色

欲和物欲所搖動，這都叫欲、欲漏，這都叫漏。

那麼又有有漏，有一一欲界、色界、無色界。這「有」，什麼都有，因為這個「有」，它也就有漏了，多了就漏了。這個有漏也可以說是你貪圖「有」，就有這一個「有」的漏。漏就是漏洞，漏出去，你保持不住，多了就漏了。無明漏，這個無明就是煩惱的根本，這也是一個漏，這是一個最大的漏。你若有無明漏，那你就有有漏，就有欲漏；你若無明漏沒有了，那個有漏也沒有了，欲漏也斷了。這個漏有這三種。

那麼這是無漏了，這一些個大阿羅漢都是證果了，證果的人就無漏了，不漏了。不漏到什麼地方呢？不漏到三界上來了，不漏到欲界、色界、無色界。這一些個皆是無漏大阿羅漢。證初果的阿羅漢，這叫小阿羅漢；證四果的羅漢，這叫大阿羅漢。證四果這個羅漢，如果他不往前去再研究，不往前去再修，這叫定性的聲聞。定性，他一定在那兒，他站到那個地方，他就知足了，得少為足，得到的不多，他就認為夠了，不向前再去進取了，這叫定性的聲聞。要是再往前去研究，再往前去修行，他就可以證到菩薩的果位上。這一些個大阿羅漢都是證大果的大阿羅漢。這「阿羅漢」也是梵語，翻到中文，就叫應供、無生、殺賊，這三種。

怎麼叫應供呢？這個小的阿羅漢只可以應人天的供養，受國王、天王來供養；可是大阿羅漢他可以應受世、出世間，一切人天的供養，在世間和出世——超出六欲諸天這個境界了——超出六欲天的這個天人供養他，他也可以受的，所以這叫大阿羅漢。那比丘只可以受人間的供養，而不能受天上的供養；小阿羅漢可以受天人的供養，而不能受菩薩的供養；這個大阿羅漢也可以受菩薩的供養，因為他斷了界外的煩惱。這個小阿羅漢是斷三界內的煩惱，大阿羅漢他就斷這個界外的煩惱，所以大阿羅漢他也可以說是菩薩了；不過他現比丘身，而沒有行菩薩道，但是他心裏頭也是存著菩薩心腸，也就是一點一點地就可以做到菩薩這種的程度了，所以這叫「大阿羅漢」，他已經得到無生法忍了。

又有一個翻譯叫殺賊，殺無明賊，把無明都殺盡了。這大阿羅漢都是證果大阿羅漢，這一些個阿羅漢和普通的阿羅漢是不同的。這些阿羅漢在過去生中已經都成佛了，因為要來幫著釋迦牟尼佛弘揚佛法，所以又現比丘身來做阿羅漢。所以這些阿羅漢根本都是大菩薩，都是菩薩境界，所以叫大阿羅漢。

佛子住持。善超諸有。能於國土。成就威儀。

「佛子」：這個佛子並不是羅睺羅，所以你看經不要把經文看得誤會了。佛的兒子叫羅睺羅，也叫佛子；那麼這個佛子並不是羅睺羅，是誰呢？就是前邊所說的這些

個大比丘、大阿羅漢，這些個人都是佛子。為什麼說他們都是佛子呢？在戒經上說：「眾生受佛戒，即入諸佛位」，眾生受了佛戒，就是有成佛的這種資格了；「位同大覺已」，他等同也開悟了，「是名真佛子」，這就是佛的兒子。

在《法華經》上又說：「從佛口出，從法化生，故名佛子。」因為是從佛口出，怎麼叫從佛口出呢？是佛教化出來這些個人，都開悟了，這叫從佛口出；從法化生，是從佛法裏頭另生出來的。好像你們皈依三寶，在皈依那個時候，我說你們現在是一個新的生日，一個新的生命，這也就是這個意思。你們既然皈依三寶了，這就可以也稱得佛子，就是佛的弟子。

「住持」：怎麼叫住持呢？住，就是住到這個佛法上；持，就是依照佛法去修行，那麼這叫住持。又在這《楞嚴經》上，住到如來藏性上，這叫住；持究竟堅固的定，這叫持——你守持住這個堅固的定而不散失，這叫持。這佛子住持，就是這一些個佛子都可以住持佛法。在廟裏邊，方丈和尚為什麼叫住持呢？這兩個字就是從這兒來的，這住持佛法。住持佛法，就令這個佛法接續不斷，總延長下去，這就叫住持。那麼說 Abbot——住持這兩個字翻譯成 Abbot，這就是住持佛法的人，續佛慧命的人，接續佛的慧命，令這個佛法不斷滅，這就叫住持。那麼這一些個大阿羅漢和大比丘，他們都是能令佛法不斷滅的人，所以這叫佛子住持。

「善超諸有」：怎麼叫善超諸有？他已經超出這個三界二十五有了。這二十五有，你若想明白，可以找一找那個《教乘法數》，或者《佛學大辭典》都有的。現在不能詳細講，若講，太多了。那麼善超這三界二十五有，也就是不在這個三界之內了，這叫善超諸有。

「能於國土」：這個本來是個土（音吐）字，但是讀去聲，所以這個土（音吐）字，也讀成一個土（音度）字。能於國土（音度），能就是他有這個能力。有什麼能力呢？能在所有一切的國土，這個國土不是單單娑婆世界這個國土，是所有十方國土，他們都可以去的。因為他們都是證果阿羅漢，都有神通，這個神通，飛行變化，什麼地方都可以到的。那麼說：「他什麼地方都可以到的，我怎麼沒有看見他到我們這美國來呢？」他到美國來，你也不會看見的，因為那時候在佛住世的時候，我們這一些個人還都沒有出世呢！所以那時候他到過，你也不知道，我也不知道。

「成就威儀」：成就，就是什麼事情成功，就緒了，都成就了。成就什麼呢？成就威儀。什麼叫威儀？有威可畏謂之威，有儀可象謂之儀。就是看見這個人，啊！令人很恭敬的，這個人一舉一動，都與人不同。這一些大阿羅漢呢，也都是一舉一動與人不同，令人人見著都生一種恭敬心：「啊！這個人真好啊！這個人真值得人欽

佩啊！這個人真值得人恭敬啊！」這普通世間人，他做了好一點，都值得人恭敬。那麼這個大比丘、大阿羅漢走到什麼地方，都威威儀儀的，目不斜視。不是這個眼睛睜開，像個偷牛的眼睛似的，東望望、西望望，不是這樣子。他總是眼觀鼻，鼻觀口，口問心；走路，他這個眼睛不看出三尺以外的東西，總這麼迴光返照；這威威儀儀的，絕對不和你打打鬧鬧，蹦蹦跳跳的，嘻嘻哈哈的，沒有這個時候，他自己很莊嚴的，這就叫威儀。

從佛轉輪。妙堪遺囑。嚴淨毗尼。弘範三界。應身無量。度脫眾生。拔濟未來。越諸塵累。

這八句經文，是說各位阿羅漢德行的，讚歎這阿羅漢的四種美德。這四種的美德，前兩句是讚歎阿羅漢智慧的德，第三句和第四句就是讚歎持戒律的德，第五句和第六句是讚歎這個慈德，第七句和第八句就是讚歎悲德，所以讚歎智慧、戒律、慈和悲這四種的德。

「從佛轉輪」：什麼叫從佛轉輪呢？從，就是隨從，這一些個阿羅漢是常常隨從於佛。隨從於佛，不是僅僅就來侍候佛，或者拿著佛所應用的東西，或者給佛預備一個手巾，或者給佛送一杯茶，來孝順佛，不是單單這樣子。怎麼呢？轉輪。這個轉輪，不是說六道輪迴那個輪，這個是轉大法輪，就是幫助佛來轉法輪。那麼為什麼又稱「輪」呢？這個輪是以摧碾為義。摧，就是把它摧破了；碾，就是好像那穀碾一碾它，碾成米了。

那麼這個輪，它能摧碾一切的旁門外道，摧破這個旁門外道，把旁門外道那個不正確的邪說，都給摧毀了，所以這叫轉法輪。又者，這個輪是運載為義；運載，就是從那個地方把它運到這個地方；載，就好像那個船裝很多貨，從歐洲那邊可以把它運到美洲這邊來，這就叫運載。那麼這個轉法輪呢？就是把眾生從生死的此岸，運到涅槃的彼岸，說的法就好像那個輪船似的把人從這個地方運到那個地方，這叫轉法輪，助佛轉法輪。

「妙堪遺囑」：他們都是有一種不可思議的境界，所以叫妙。堪，是堪可，就是可以了。他們這種不可思議的境界，都可以接受佛的遺囑。遺囑，就是佛入涅槃了之後，告訴你們大家，誰做什麼，誰做什麼，這就叫遺囑。就好像這一般的世俗人，父親臨死的時候就告訴所有的兒女，說你要做什麼，你將來怎麼樣去做去，就吩咐子女怎麼樣去修行，怎麼樣去做什麼。這佛也就吩咐弟子，你用什麼功，你應該到什麼地方去轉法輪，教化眾生，這叫遺囑。妙堪遺囑，他們都有接受佛遺囑的這種資格，這種的程度了。怎麼樣程度呢？他們都是有智慧的，有不可思議的智慧，所

以既可以轉法輪，又可以自利利他了；自己有了智慧，教化他人，令他人也有智慧，所以這兩句就是讚歎這阿羅漢智慧的德。

「嚴淨毗尼」：嚴就是嚴謹，很莊嚴的，鄭重其事的，一點都不馬虎的，很尊嚴的，很威嚴的。你在他面前，也不敢笑，也不敢調皮，也不敢不守規矩，你也不敢東望西望的，因為他太嚴了。為什麼你們常常笑？就因為我這個做師父的不太嚴，所以你們見到這師父講起來什麼，你們就嘻嘻哈哈的。要是嚴，你就不敢嘻嘻哈哈了。

淨，就是清淨，怎麼樣能清淨呢？就是把這個惡斷了，斷一切惡，這就叫淨。也就是沒有毛病了，一切的習氣毛病都沒有了，這淨了。也可以說把這個見惑、思惑、塵沙惑都斷了，無明沒有了，這叫淨，乾淨了，清淨了，沒有污濁了，也就是沒有惡了。這沒有惡，怎麼樣沒有的？說斷惡，現在這個淨，連那個斷惡那個「斷」都要忘了。你要是還記得我怎麼樣斷惡，那還是沒淨呢！你記得某一天我斷了多少惡，某一個時候我斷了多少惡，你還記得這個，那還是沒淨。為什麼呢？還有邈邈東西在你那個心裏頭呢！你若淨了，那你都忘了，根本就沒有了，淨了。淨什麼呢？淨毗尼。毗尼是梵語，翻譯過來叫善治，就是善能治你這個毛病。嚴淨毗尼，就是對治毛病這個法，是做到最高處了，做到極點了。所以嚴淨毗尼，對於善治這個法門是特別有實行的。

「弘範三界」：弘是弘大，當「大」字講；範就是師範、規範、模範，都是這個範。現在這個師範是一個大師範。大師範在什麼地方呢？在三界。三界就是欲界、色界、無色界。弘範三界，就可以做天人的師，做天人的一個領導者，所以這叫弘範三界。這兩句這是讚歎他的戒德，持戒律的德行。

「應身無量」：應身又叫化身，應、化身是一樣的。應身是本來他沒有這個身體，他變化出來一個身體，去教化所應該度的這種眾生。這應身有多少呢？無量，沒有數量那麼多。或者有的時候有三千個應身，或者有的時候又五千，或者有的時候又一萬，或者有的時候又十萬、百萬、千萬、萬萬，這無量，應身無量，沒有數量這麼多。

「度脫眾生」：幹什麼去應身呢？是不是應身到那兒顯個神通，令人知道他有沒有神通呢？不是的，這就是到那個地方去教化眾生。這個眾生應以佛身得度，他就現佛身而為說法；應以辟支佛身得度，他就現辟支佛身而為說法；應以梵王，或者帝釋身得度，他就現這個應身去度去；或者應該以比丘、比丘尼身得度的，他就現比丘、比丘尼身去給說法。就好像觀音菩薩那個無緣大慈、同體大悲一樣的，所以這叫應身無量。度脫眾生，令一切眾生都離苦得樂，得到度脫，得到一種安樂，得到

自己所歡喜的那種快樂。這兩句就是歎他的慈德，因為他太慈悲了，慈能予樂，給眾生樂，所以讚歎他的慈德。

「拔濟未來」：拔，好像人在泥土裏把腳陷住了，他把這個腳抬起來，那個腳又陷到泥裏頭去了；那個腳拔出來，這個腳又陷進去了，沒有法子往前邁一步。那麼你這時候用手去把他一拿，把他就從那個淤泥裏拔出來了。濟，就是他在那個澤裏邊，邁步也邁不上來岸，你能把他救上來了；這叫拔濟未來。就由這個拔濟未來，所以我們現在都有希望，我們都是未來的。我們現在的人，只要你肯相信這阿羅漢他講的法給你聽，你就可以得到救度了。拔濟未來，你我現在都在這個未來數目裏頭呢！

「越諸塵累」：越是超越，諸是個語助詞，超越這所有的塵累。塵，我們現在為什麼也不能飛，也不能到虛空裏邊去？就因為有這個塵累住了，累得我們在這個地方身體很重的。有人說：「有地心吸力嘛！」這個地心雖然有吸力，但是你若沒有塵，它就吸不住你。因為你有這個塵，客塵太多了，所以本來你可以飛的，但是這個客塵拉一把，那個客塵把你衣服都給抓住了，你就飛不動了，這塵累——客塵把你累了。

那麼客塵把你累了，所以你就不能得到自由了，但是這一些個大阿羅漢，他們都能想辦法令所有的眾生把這個塵累都超過去了，它累不住了，不能再來令你往下墜，地心吸力也吸不住你了。你就可以像一個氣球似的，飄飄搖搖到虛空，你若沒有塵累的話；你有塵累，那就不行了。你若沒有塵累，你願意到月球就月球，願意到星球就到星球，願意到什麼地方都可以的，很方便的，不用買飛機票，不用買到月宮裏去的票，就可以到的。你能到那個地方，那就叫越諸塵累了。後面這兩句：拔濟未來，越諸塵累，這是讚歎悲德的。悲能拔苦，因為你有悲德，所以把眾生的苦都可以拔出來了。

其名曰。大智舍利弗。摩訶目犍連。摩訶拘絺羅。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須菩提。優婆尼沙陀等。而為上首。

「其名曰，大智舍利弗」：舍利弗是梵語，翻到中文就叫「鶩子」，又叫「珠子」，又叫「身子」。他的智慧第一，他的神通也非常之大；並不是說智慧第一，神通就第二了，不是的，他神通也很大的。怎麼叫「鶩子」？因為他的母親叫「鶩」。他的母親怎麼叫「鶩」呢？因為他母親那個眼睛就和鶩鶩鳥的眼睛一樣的，那個眼睛生得非常地美麗，非常好看，所以就叫「鶩」。又叫「珠子」，因為她這個眼睛像個珠似的，所以他母親又叫「珠」。又叫「身子」，就是由他母親身上分出來的，

這個身的一個兒子。舍利弗這個「弗」，就是個「子」，就是鶖鷲之子。

舍利弗是智慧第一，在他還沒出生之前，他的智慧已經就現出來了。因為舍利弗的舅舅叫摩訶拘絺羅，他和他的姊姊兩個人常常辯論。可是每逢辯論，他這個姊姊一定輸的，一定辯論不能勝利，每一次辯論都是摩訶拘絺羅勝利。可是他姊姊鶖子懷孕了之後，啊！奇怪的事情就發生了。什麼奇怪的事情呢？他再和他姊姊去辯論，每一辯論，這回他輸了，他姊姊勝利了。所以這個拘絺羅就知道了，說：「喔！姊姊肚子裏邊一定是一個智慧的小孩子，在裏邊幫著他媽媽來辯論。」他的媽媽以前不是這麼聰明來著，現在這麼聰明了，一定是有一個智子在他姊姊的肚裏。那麼這樣他一想：「喔！我現在要學本領去了，如果不學本領，將來這個外甥生出來之後，我做舅舅的，這是個老前輩啊，如果被外甥給辯論輸了，這多倒架子啊！太丟人了。」

於是乎就到南印度去學法；學法，你說學得怎麼樣子啊？白天晚間都讀書、學法，學得頭髮也不剃，鬍子也不剃，手指甲長出幾寸長也不剪。為什麼他不剪？不是故意不剪，不是說像現在有一班青年人也長頭髮、長鬍子，也不修邊幅，但是不讀書。他所以不同的地方，就因為沒有時間來修飾，剪手指甲的時間都沒有。幹什麼呢？就是讀書，白天晚間都是讀書。你說這才叫一個真真正正的讀書者。因為讀書把一切的工作都停止了，沒有時間去剪指甲，沒有時間去剃鬍子，沒有時間去剪頭髮，沒有那麼多的時間。所以一般的人就都稱他叫長爪梵志，這長指甲的梵志，給他起這個名字。

那麼他把南印度所有的一切醫卜星象、一切辯論，這一些個學問都學熟悉了，回來就去見他姊姊去了。見他姊姊就問了，說：「我這個外甥哪兒去了？」他姊姊說：「你的外甥啊！你的外甥去跟佛出家去囉！」喔！他一聽說跟佛出家，就生大驕慢：「啊！我的外甥八歲登座說法，就聲震五天，這五印度統統都轟動了，所有幾百個論師都被他給戰敗了，他這麼樣聰明的小孩子，怎麼能去跟著這麼一個沙門出家呢？這可太...太可惜了。」就生出一種大我慢，生出一種驕傲心，就要去見佛：「我去到那兒，我看看這個沙門他有什麼本事，把我這麼聰明一個外甥給我騙去給他做徒弟了。」

到那兒看見佛，想盡方法想來攻擊佛，可是沒有什麼方法，想不出來一個什麼方法。讀了十多年書，指甲都不顧得剪，回來就是預備和他這個外甥來辯論的，誰不知回來都用不著了，外甥又跟佛出家了。現在見到佛，也不知用所學的哪一種書來和佛辯論好？想來想去，他想出來一個宗了，就和佛立出一個宗。立什麼宗呢？佛就問

他：「你以什麼為宗啊？」

他說：「我以不受為宗。你無論講什麼，我也不接受你的；你說什麼，我也不理，我就是不受你所說的道理，我看看你有什麼辦法？你講什麼，我都不接受，以這個為宗。你講啦！」佛說：「啊！好！你以不受為宗，那你還受不受你『不受為宗』這個見呢？佛這一問他，把他問得……，如果說受這個見吧！這又是受了；如果說不受這個見，那根本就沒有宗了。你以「不受為宗」，這個就是個見啊！就是你這種知見。如果說受，自己也立不住了；說不受，自己更自語相違，自己根本就沒有道理了，好像一棵樹沒有根了。如果說自己受這個見，這根本就自己立這個宗立不住了。」

在沒有辯論以前，他和佛打賭擊掌，說我若辯論輸了，我就把頭割下來給你；你要是輸了呢？你就要把你這個徒弟，我的外甥還給我。那麼這一回一敗塗地，就跑了。一想：「自己這頭割下來，這不就完了嘛！這怎麼可以的！」於是乎就跑了。跑出一大約有五、六英里，五、六 mile，自己一想：「哎！我是個男人呢！我怎麼講了話可以不算呢？我說如果辯論輸了，就要斬我自己的頭，那我現在跑了，怎麼可以呢？」自己這麼一想：「啊！還是回去自己把頭砍下來算了。」就跑回來，跑回來幹什麼呢？就和佛要刀，說：「你把你的戒刀給我，你給我一把刀。」

佛說：「你要刀幹什麼？」他說：「我和你立這個辯論，我已經輸了；輸了，我要砍下我的頭給你。」佛說：「在我佛法裏頭，沒有這種方法，你輸了就算了，何必又斬頭呢？」佛於是乎就給他說法，一說法，他當堂就得到法眼淨，就開了法眼了。法眼一開，知道佛法是奧妙無窮的：「原來我學了這麼多年外道法，連佛這個法的萬分之一都不如的。」所以也就跟著佛出家了。不單沒有搶回去自己的外甥，自己也跟著佛出家了。這是舍利弗的舅舅有這麼一個因緣。

「摩訶目犍連」：目犍連，翻譯成中文叫「菴菴根」，又叫「采菽氏」；他的名字叫「拘利陀」。拘利陀是一個樹的名字，他父母向拘利樹去求子生了他，所以就以這個樹做名字。在佛的弟子中，他是神通第一。

「摩訶拘絺羅」：拘絺羅是舍利弗的舅父，他善能辯論，他因為很好面子，到各處去學外道的法，預備回來和他外甥來辯論。誰不知反而辯論輸了，他也出家了，這就是舍利弗的舅父。他叫大膝氏，因為他祖上這個膝蓋很大的，有的這樣講；有的

又說他本人也是膝蓋很大的，所以叫大膝氏，這是這個拘絺羅。

「富樓那彌多羅尼子」：富樓那也是印度的話，翻譯到中文就叫「滿願」，這是他父親的名字；彌多羅尼是他母親的名字，他母親就叫「慈女」。滿慈子，就是富樓那、彌多羅尼他們兩個人的兒子，合起來叫「富樓那彌多羅尼子」，這是以父母的名做他的名字。翻譯到中文就叫「滿慈子」；他父親叫滿願，他母親叫慈女，所以叫滿慈子。

那麼這個滿慈子他有什麼本領呢？他是說法第一。說：「舍智」，舍利弗是智慧第一；「目通」，目犍連是神通第一；目犍連這個神通在諸大弟子之中，他是最高了，那舍利弗智慧最大。這個富樓那呢，他說法說得最妙；一樣的經典，旁人說就沒有那麼生動，講得就沒有那麼好聽。富樓那彌多羅尼子他一講，怎麼樣啊？喔！那真是講得天花亂墜，地湧金蓮哪，天上天女終日來聽他講經就給散花，地下也生出金蓮來。他是善說諸法，善說諸法微細微細那個相，所以在諸大弟子之中，他是一個說法最為第一的。

誰若想說法第一，你就念「南無富樓那尊者」。你念來念去，他把他這種智慧辯才就加被你，你說法也就會令人聽得動聽了。怎麼樣動聽法呢？你想要睡覺都睡不著覺了。好像有的人，我這一講經，他就燼眼訓（眼睛要閉上了），充盹了；這富樓那若來給你說法，你就不會睡覺了。所以這富樓那是說法第一，善說諸法相；他辯才無礙，說的法再沒有那麼好的了。總而言之，是比我講得好，我今天講的，絕對不如富樓那說法說得好，那麼這是富樓那。

「須菩提」：這個須菩提，他也是十大弟子之中的一個，他是解空第一。解就是明白，他明白空理是第一位，第一個明白空理的。須菩提在出生的時候叫「空生」，怎麼叫空生呢？很奇怪的，他一出世的時候，他家裏所有的財寶都沒有了，都空了；這個倉庫裏邊所有的金銀財寶，也都不知道到什麼地方去了，都空了，所以就叫空生。那麼等過了七天之後，這財寶又都現出來了；本來都沒有了，這回又都有了，又都現出來了，所以他的名字又叫「善現」。

他父親、母親生了他之後，就要去問一問這個小孩子是好，是不好？就去問這個算卦的先生。算卦，你們差不離有什麼事情都看爻卦，問〈易經〉。印度大約沒有〈易經〉，但是也有算卦的書，卜筮的書。就去請這算命的，給算一算這小孩子好不好啊？那麼一算，得到的既善且吉，又好是又吉祥，所以嘛，他的名字又叫善吉。他有這三個名字，這是須菩提，翻譯出來有這麼三個意思：一個叫「空生」，一個叫「善現」，又叫「善吉」，這是須菩提他這個名字的來源。他是解空第一，所以在

《金剛經》上，他是一個當機眾，他請示釋迦牟尼佛般若這個道理。這是須菩提名字의 來源。

「優婆尼沙陀等，而為上首」：優婆尼沙陀也是梵語，印度話，翻譯成中文就叫「塵性」。怎麼叫塵性呢？他因為看這一切的塵性是本空的，他覺悟塵性這種無常的道理，所以他悟道了，所以就叫塵性，這是優婆尼沙陀叫塵性。

等，有這個「等」字，就不是單單他們六位比丘，有很多很多的比丘，最低限度也有一千二百五十個大比丘，不過不能把他們的名字全都提出來，只提出這六個人的名字。這個「等」，就等於一千二百五十五個弟子都包括在內了，不是單單他們六個。而為上首，不過他們六個人是為上首。怎麼叫上首？上首也就是上座，上座也就是資格老了。老資格要坐在前邊，這叫「上首」。所以前邊這是舉出來大阿羅漢、大比丘幾個人的名字，來代表所有的大阿羅漢、大比丘，所以用個「等」字。

復有無量辟支無學。並其初心。同來佛所。屬諸比丘。休夏自恣。

「復有」：就是又有。又有多少呢？「無量」：無量什麼呢？「辟支無學」：辟支就是辟支佛。前面大阿羅漢，是聲聞乘；這辟支迦羅，是緣覺，這叫二乘；聲聞、緣覺，這是二乘。這二乘的辟支迦羅，就是這個緣覺，有無量無邊那麼多。無學，就是到無學位上，證到四果阿羅漢，這叫無學位。

本來辟支佛是在無佛出世的；有佛出世就叫「緣覺」；無佛出世的就叫「獨覺」。怎麼有佛出世叫緣覺呢？因為他跟著佛修行十二因緣而悟道的，這叫緣覺。十二因緣就是「無明緣行，行緣識，識緣名色，名色緣六入，六入緣觸，觸緣受，受緣愛，愛緣取，取緣有，有緣生，生緣老死。」這是十二因緣。「無名滅則行滅，行滅則識滅，識滅則名色滅，名色滅則六入滅，六入滅則觸滅，觸滅則受滅，受滅則愛滅，愛滅則取滅，取滅則有滅，有滅則生緣老死滅。」這是還滅門。

這個緣覺，他在有佛出世的時候叫緣覺；那麼現在來這一班的辟支佛，有沒有獨覺呢？有。說是：「那麼釋迦牟尼佛在世的時候，怎麼還有獨覺呢？」這一些個獨覺，不是在釋迦牟尼佛成佛以後修道的；這些個獨覺是在釋迦牟尼佛沒有成佛以前，他們就修道了，他們在山裏頭修這十二因緣法而悟道了。所以在沒有佛出世，他們是春觀百花開，秋睹黃葉落，看萬物自生自落這種道理，他們開悟了，所以這就叫「獨覺」。這種的獨覺等到釋迦牟尼佛成佛了之後，他們也都從這深山穹谷裏邊，巖穴之內也都出來，來幫著釋迦牟尼佛弘揚佛法，助佛揚化，來做影響眾。

所以又有無量，無量就沒有數量那麼多。什麼呢？辟支無學，就是已經證了辟支佛果位，到這個無學的程度上了，有這麼多人。那麼這麼多人，「並其初心」：不單說這一些個無學辟支佛，還有初發心的辟支佛，初發心的大阿羅漢，初發心的比丘，還都沒有成熟，所以叫「並其初心」，並其那些初發心的這種聲聞、緣覺。這一些個人幹什麼呢？「同來佛所」：都一起跟著這無量辟支無學到佛所住的地方。到佛所住的地方幹什麼呢？「屬諸比丘」：怎麼叫屬諸比丘呢？屬是附屬；諸就是一切大比丘。附屬這一切的大比丘，幹什麼呢？「休夏自恣」：在佛教裏頭有結夏安居這個規矩。

怎麼叫結夏呢？結夏就是從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這三個月的期間，九旬安居，這叫安居。怎麼安居呢？安居就是住到那個地方，什麼地方也不去，也不旅行，也不去 holiday（渡假），到處都不去。為什麼呢？第一、這天氣很熱的，若各處走，也很熱；四月到七月在印度更熱，我們這個地方是沒有那麼熱。第二、避免踏死蟲類。因為養成自己這種慈悲愛護眾生的心，所以在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這個期間，腳不踏生蟲，這個腳不想把蟲子給踩死，這叫結夏安居，又叫結制，最初就是結夏，等完了又叫解制。在這九十天之中，出家人——就是比丘、比丘尼，和佛都住到一個地方，什麼地方都不去的。因為這時候蟲子很多，在路上你若一跑路，就會把蟲子，這一切的生物給踩死。尤其印度那個地方，我相信那個蟲更多，所以佛在這個時候就結夏，這叫結夏安居。

休夏，就是把這個結夏圓滿了，休息了，休止了，這個夏已經滿了，所以這叫休夏。自恣，怎麼叫「自恣」呢？自恣僧，就是在這三個月的期間，也不知道誰有什麼過錯，也不知道誰犯什麼毛病了，在這一個結夏完了的時候，大家都要共同檢舉。也就是大家你若知道你的過錯，就要坦白；你若不知道你的過錯，旁人要檢舉。這個檢舉，是要大家改過自新。

自恣，就是恣汝所問，你願意怎麼樣講，都可以的。在這時候我說你的過錯，你也不能不滿意，要互相來說過，你說我的過錯，我說你的過錯；你說我有什麼不對了，我說你有什麼不對，這叫大家互相勸勉，互相警惕。你就把我的毛病都找出來了，我把你的毛病也給你找出了，這互相都沒有毛病了，這叫互相勸善規過，勸你往好的地方去做，規諫你不要再犯過，這休夏自恣就是有這種的作用，令人改過遷善，改過自新。所以「以前的種種，猶如昨日死」，以前的一切好像昨天死了一樣；「以後的希望，猶如今日生」，就做一些個有益身心的事情，不要做一些個沒有益身心的事情，所以這叫「休夏自恣」。

十方菩薩。咨決心疑。欽奉慈嚴。將求密義。

不單有緣覺、聲聞這二乘人，還有「十方菩薩」：什麼叫十方呢？東、西、南、北，這是四方；再加東南、西南、西北、東北，這叫八方；再加上、下，這叫十方。那麼說：「東、南、西、北，再加上東南、西南、西北、東北，這是八方；還有上方有菩薩來，這可以；下方也有菩薩嗎？」有的。地藏菩薩就是專管我們下邊的事情，所以這有十方的菩薩。

「菩薩」兩個字，本來在前邊講經題的時候已經講過，現在再把它略略地講一講。菩薩也是梵語，梵語叫 Bodhisattva。Bodhi 是覺，Sattva 是情，就是覺悟有情——他自己已經覺悟了，而又去覺悟有情。又可以說是有情裏邊的一個覺悟者，他原來也是和我們一樣來著，不過他覺悟了，就叫 Bodhisattva；我們現在沒覺悟，就叫人。他就是我們人覺悟的，所以叫做 Bodhisattva。菩薩能自覺，又能覺他，能自利又能利他，所謂自利利他，可是他沒有圓滿，所以叫菩薩。

這是什麼地方的菩薩？十方來的菩薩。多少呢？也是不知道數目。來幹什麼呢？是不是來湊熱鬧呢？是不是來好像看戲似的，到這地方來看熱鬧來了？不是的。他們都有不明白的事情，來「咨決心疑」：咨就是咨詢、咨問，就是請問。請問什麼？請問他不能決定的這個道理，心裏不能明白的道理。什麼道理呢？就是這個密義的道理；密義也就是本經這個密因。「欽奉慈嚴，將求密意」：他們對這個密因的道理都不懂，所以在十方聽見釋迦牟尼佛說這個〈楞嚴咒〉了，然後他們都來了，都來到這兒要聽密因了義這個法門。為什麼他們要聽呢？他不懂啊！所以你看！這菩薩都不懂這個道理，都要來咨決心疑。

所以我們現在講這個《楞嚴經》，這是菩薩所不明白的經典，我們現在想要明白它；我們如果明白，一開了悟了，也就是菩薩。你不要自暴自棄，說是：「哦！這是菩薩都不明白的道理，我怎麼能懂呢？我趕快地要走了，要退席了，不要耽誤時間。」就因為菩薩不懂的事情，現在就是叫你懂。因為我們現在都是近水樓臺先得月，我們和釋迦牟尼佛有緣，所以釋迦牟尼佛說出這個法，流到世界上來，在以前菩薩不懂的事情，我們現在就可以懂了，我們現在能明白這個密因，明白這個了義法門，你說我們是不是多便宜啊！我們生在釋迦牟尼佛說法之後，這真是比那些個菩薩得到好處都得的快。那些個菩薩，你看從十方來的，那不知道經過多遠的路呢！有從天上來的，有從東方來，西方來的，那不是說就我們這個東方、西方，這有無量世界，其他的世界來的。所以我們現在這是有大善根，有大因緣，才能聽到這個教菩薩法。你切記不要害怕，不要以為菩薩都不明白，我不要去學了，這是一種錯誤的

觀念。

即時如來。敷座宴安。為諸會中。宣示深奧。法筵清眾。得未曾有。

「即時」：就是說《楞嚴經》這個時候，這叫師資道合的時候，也就是要說《楞嚴經》和〈楞嚴咒〉這個時候。「如來敷座」：如來，以前講過了，就是佛十號之一；敷座，敷就是把這個臥具打開，坐到這個臥具上邊。「宴安」：宴，宴如也就是清淨的意思，就是在這個地方坐著參禪的樣子，靜慮的樣子，這清淨；安，他很安詳的，坐那個地方，不是像一般人有的時候打坐，把眉頭一皺這麼樣子。不是這樣子，要很慈祥的，坐到那個地方，笑咪咪的，好像不知和誰笑呢！總而言之，誰見著，誰就歡喜佛這個樣子，所以這叫宴安。宴安這種表現就是很慈祥的，很平安而又很慈祥，這種的樣子也是令人見相就發心，就生一種歡喜心。為什麼要敷座宴安呢？就因為要沈靜沈靜，入定觀察觀察。宴安也就是入定觀察一切眾生的根性。

「為諸會中」：諸，也可以說當語助詞。怎麼當語助詞呢？就是幫助這句話的，說為諸會中，這會就是當時這個法會裏頭這些個人，有一千二百五十個比丘，又有無量辟支無學，又有十方菩薩，這麼多人。和我們今天這個法會比較，可就相差太遠了。我們這有二、三十人，釋迦牟尼佛那個法會，有無量百千萬億眾生圍繞佛。我們這兒，你說二、三十個人；人是二、三十個，但是神哪、鬼啊，也是無量無邊的，這有很多很多的鬼在外邊那兒都聽法呢！有很多神也在外邊那兒守護著呢！你若不信，你看看，那兒你數不過來的。

所以為諸會中，「宣示深奧」：宣，就是宣布出來，把它說明了；示，就指示你；深，也就是這個密因謂之「深」，這個深密的因；「奧」，奧妙，也就是了義，就給你說密因了義這個法門。這個密因，如果佛不說，你沒有法子知道的；這個了義，佛若不指示你，你也不能明白的。所以這個為諸會中，宣示深奧；奧就是奧妙，很奧妙的。

怎麼叫奧妙呢？就是你不知道那個事情。你不知道那個事情，所以就奧妙；你若知道，你就認為很平常了。你沒吃過的東西，你看見了，無論如何要嚐一嚐，試一試；你若吃過了之後，怎麼樣？啊！我知道，那就是這個味道嘛！就是這個滋味嘛！好像上個禮拜那個胡度問這個 walnut（核桃），他說前生他吃過；因為他前生吃過，所以今生吃也就是以前吃過的東西。那麼如果沒吃過的呢？就總想要試一試。菩薩為什麼他要來咨決心疑？也就因為他不懂這個道理，他就想要明白多一點道理。釋迦牟尼佛知道法會這眾生的心理，於是乎就宣示深奧。

「法筵清眾」：法就是說法的這個法；筵就是好像這個筵席似的，但是這是說法的筵席，不是這一般吃酒，擺慶賀宴、慶功宴那一種的宴。這是法筵，法筵是用這個法味來給你吃。你若吃飽了法味，那你就成佛，所以這叫法筵清眾。怎麼叫清眾呢？到法筵裏邊來的，沒有一個是不清淨的，都是清淨了，都願意清淨其心，清淨其身，諸惡不作，眾善奉行，因為他沒有一種不正當、不好的行為，所以都叫清眾。這一些大眾都是清淨的，心裏也不污濁，身上也不污濁。污濁就是污濁邈邈，周身都不乾淨；這個心裏也乾淨，身上也乾淨，這叫法筵清眾。

「得未曾有」：這個「曾」字（音增）讀「贈」，讀入聲「贈」，往回來，這個入聲。這得未曾（音贈）有，「贈」，這個氣往回來。怎麼叫未曾有呢？就是從來也沒有聽見的。這一次，這就是頭一次聽見這個妙法，所以這叫未曾有法，也就是屬於未曾有部。

迦陵仙音。遍十方界。恆沙菩薩。來聚道場。文殊師利。而為上首。

「迦陵仙音」：迦陵是鳥的名字，叫迦陵頻伽。這種鳥沒有出蛋的時候，在蛋裏邊牠就叫，叫得很遠就可以聽得見的；那麼出蛋了，牠叫的聲音更大了。這個迦陵仙音，這不是說的這個鳥的聲，是說佛這個聲音好像迦陵頻伽鳥那種音，婉轉和鳴，叫得非常美耳中聽，人人都歡喜聽的。這是迦陵仙音，好像這迦陵頻伽鳥這種仙音。仙，這釋迦牟尼佛他過去是修忍辱仙，那麼現在成大覺金仙；佛叫大覺金仙，所以說迦陵仙音，就是佛的音。

講起佛的音聲，那是什麼地方都可以聽得見的。佛在印度說話，我們在美國這兒都可以聽得見的；可是要有緣的，沒有緣的，你聽不見的。比用這個無線電廣播聽得都清楚，比打無線電報都快。

有一次神通第一的目連，他有一種好奇心，說：「這個佛的音聲，我看看多遠佛的聲音可以聽不見。」他就用他的神通，經上說向西方走，不是向西方走，向東方走。這個目連向東方走，用他的神通走到無量、無量、無量那麼多，不知道多少個國土了，百千萬億佛土，到那個地方還是聽見佛那個聲音，像在他耳朵旁邊說法一樣，還是那麼響亮。好像易象乾在以前打那個八天禪七的時候——人家打七天，我們打八天——我問他有什麼感覺？他說他就聽到 Joe Miller 唱歌這個聲音，總在腦子裏頭。他這是在腦子裏頭，不是在耳朵裏頭。那麼目連呢？這是在耳朵裏頭聽著，走多遠也聽見佛這個聲音，清清楚楚地和他說法。

到了東方一個國家，東方那個人都高得不得了，大約最矮的也有幾十丈那麼高。摩

訶目犍連到那個地方，人家吃飯那個鉢，大約都有我們這個房子這麼大；吃多少飯，那是更不要講了，當然比我們都吃得多。目連到那地方，站到這個鉢的邊緣上，在那兒看人家吃飯。這地方的人說：「哇！從什麼地方來這麼一個人頭蟲啊？」說這是個蟲子，因為他太小了，所以就叫他人頭蟲。這佛就說了：「你不能這樣講。這是娑婆世界釋迦牟尼佛的弟子摩訶目犍連，他的神通第一，你不要看不起他，他不是人頭蟲啊！」那麼這些弟子才知道：「喔！這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就這麼小啊！像個小蟲子似的。」所以目連用盡他的神通，還找不著佛聲音的邊際，所以迦陵仙音，他這種聲音是到處皆有的，所以才說「遍十方界」：十方，也就是方才我們講十方菩薩那個十方；界就是界限。到每一個國土都到得了。

「恆沙菩薩」：恆沙，就是印度有一條恆河，這恆河有四十里寬，河裏邊的沙就像我們吃的麵粉那麼細，那個沙非常之細的。為什麼舉出它來做比喻？就因為它數目多，數不盡那麼多。印度有十四個大數目，這個恆河沙、那由他、不可思議、無量數、阿僧祇，這都是大數目之一，這恆河沙也是大數目之一。這個大數目，是什麼有這麼多數目呢？菩薩。這些菩薩有多少？有恆河沙那麼多。恆河沙有多少？恆河沙就是恆河沙那麼多。你問我多少？我也不知道；你說恆河沙有多少？你也不知道，所以就是恆河沙那麼多。總而言之，數不盡那麼多，你數不過來，這個數目太大了。幹什麼呢？

「來聚道場」：這些個菩薩都來到這兒，擁護這個道場來了。好像你們現在來聽經的，這都是擁護這個法會的，這也都叫「來聚道場」，這是無量眾生來聚道場。我們這兒也是，菩薩也有的，你不要小看我們這間屋子這麼小，這間屋子這麼小這大菩薩多得不得了，大菩薩也在這兒聽經聞法呢！不是他聽經聞法，他來幫助擁護這個道場，令這個道場一天比一天盛，這叫「來聚道場」，來聚會到這個道場裏邊來了。我們這個法會，這就叫做道場。

那麼這一個道場，是釋迦牟尼佛說《楞嚴經》這個道場，也是我現在說《楞嚴經》這個道場，以前那一些個菩薩都會來的，你想見一見這些個菩薩，我就告訴你，都是誰呢？有文殊師利菩薩。「文殊師利而為上首」：這菩薩裏誰最高呢？哪一個菩薩資格最老呢？哪一個菩薩道行最深呢？我告訴你，文殊師利。這文殊師利是在中國五臺山；五臺山就是文殊師利菩薩的道場。他也是大智文殊師利菩薩，在菩薩裏邊他智慧第一。那麼在羅漢裏邊舍利弗是智慧第一，要是到菩薩裏邊，那他又比不了了，他又小得不得了了。菩薩裏邊，誰是智慧第一呢？就是文殊師利。

文殊師利也是印度話，翻譯到中文叫「妙德」，有微妙的德行，他這種德行是微妙不可思議的；又叫「妙吉祥」，他到什麼地方，什麼地方就吉祥。所以今天他到我

們這兒來，我們這兒也吉祥了。這文殊師利菩薩是妙吉祥，那麼迦陵頻伽鳥的聲音，也是妙。這迦陵頻伽也是印度話，翻譯到中文就叫「妙聲」，說牠這個聲音最妙了。究竟妙到什麼程度呢？你去聽一聽這迦陵頻伽鳥的聲音，你就知道了，就是那麼妙法。所以文殊師利菩薩在十方恆河沙數菩薩裏邊，他是一個資格最老的。而為上首，他做上座，為菩薩之首，所以而為上首，上首就是菩薩之首。

時波斯匿王。為其父王。諱日營齋。請佛宮掖。自迎如來。廣設珍饈。無上妙味。兼復親延。諸大菩薩。

「時」：就是當時。「波斯匿王」：波斯匿王翻譯到中文就叫「月光」，因為他父親生他的時候，也趕上佛出世。佛出世當時就有一種光，這種光是遍照在這個國家，波斯匿王的父親就以為是波斯匿王降生放的光，所以他的名字就叫月光。

「為其父王諱日營齋」：波斯匿王是印度一個國家的王子。因為這一天，就是七月十五這一天，叫休夏自恣。休夏自恣有三天：十四、十五、十六；這三天這一切的出家人互相檢過，互相檢討過錯，所以叫自恣。自恣就是隨便你說我的過錯，也不生煩惱，不發脾氣。

那麼在七月十五這一天，波斯匿王，就是這個月光王，恰巧他的父親也就是那一天死的，所以這叫諱日。諱就是避諱，就是不講。這個諱，說「諱莫如深」，就是不講。不講這一天是個什麼日，因為避諱他父親死的這一天。因為如果一談，提起來的時候就會悲痛的。在父母死亡這一天，如果你有一種孝心的，提起來父母死亡這一天，就心裏覺得很難過，想起父親、母親對自己那麼好，自己也沒能孝順父母，這真是一種遺憾！所以他父親、母親死這一天，就不講它；不講是不講，諱日是諱日，可是人人 都知道。知道呢，又想在這一天來供養三寶做種種的善事。為什麼在這一天做種種的善事呢？好超度自己的父母，令父母由這地獄裏而升到天堂上去。尤其在七月十五這一天，這是結夏安居也圓滿了。

結夏安居，前面我說過，就是從四月十五到七月十五這期間就叫結夏，出家人在這個時候什麼地方也不去，也不走動。「行步防傷螻蟻命」，走路就怕傷這一切很微細的生命，所以就哪個地方也不去了。這九十天叫結夏；等圓滿了，這叫解制，就把這個制度解除了。（弟子問結夏。）初初叫結夏，結夏這是佛教裏一個法，在七月十五是最後一天，四月十五是開始的一天。出家人在這個期間，什麼地方也不去了。為什麼不去呢？因為夏天蟲蟻很多的，就怕踩死了這個蟲蟻，所以什麼地方也都不去。那麼到七月十五，解除這個制，解除這個制度。在這個一開始呢？就叫結夏。結，這是結成了，結成了這個夏；等圓滿了，就叫解制了，這就叫休夏。前面

上一段文不是講休夏自恣？

這一天，尤其是孟蘭法會。什麼叫孟蘭法會呢？現在講一講這個孟蘭法會。孟蘭法會怎麼來源呢？就是因為摩訶目犍連他最初得到六種神通，他就先觀察他的母親在什麼地方？他用這六種神通一來觀察他的母親，他母親墮落到地獄裏去了！怎麼墮落到地獄呢？因為他母親在生的時候，專門歡喜吃魚鰲蝦蟹；吃魚鰲蝦蟹還不要緊，她專歡喜吃魚子。你說這魚子，她一吃就有多少生命？這個生命太多了。因為他不信三寶，也不信佛，也不信法，也不恭敬僧；有不信三寶這個罪過，再加殺生的過錯，於是乎就墮落地獄裏去了。雖然摩訶目犍連證得六通了，但是也還度不了她。

那麼目犍連一看他母親在這地獄裏受苦，他也著了急了，這個定力也就不定了。不定，怎麼樣呢？他就用神通到地獄去，拿著一鉢飯餵他母親，給他母親吃。他母親在生的時候，就孤寒得不得了。怎麼叫孤寒呢？就是捨不得，什麼也捨不得，很孤寒的。你叫她，說是布施幾個錢，她心也痛，肝也痛了，肉也痛了；「捨錢如割肉」就是這個道理，她不捨得。不捨得，這一回她兒子拿了一鉢飯，給她送來，你說她怎麼樣？用左手她拿著這個鉢，右手就把這個鉢摀著，這麼蓋上它。為什麼蓋上它呢？她怕旁人搶她的來吃，她就自己拿到那個沒有鬼的地方，自己鬼鬼崇崇的——這真是鬼鬼崇崇的——就偷著來吃。誰不知拿起這個飯往口裏一放，變成火炭了！不能吃，吃不下去。

這什麼道理呢？我以前講過，這餓鬼肚子大得像鼓那麼大，那個咽喉細如針鋒，就像針尖那麼細，所以他吃東西也吃不下去；況且無論什麼好吃的東西，一放到他口裏就變成火炭了。因為這樣子，這目連雖然有六通，也沒有法子了，也沒有咒念了。你聽得懂嗎？說「沒咒念了！」沒有咒念了，不知道念什麼咒了，自己有神通也沒有用了。這個時候他就著急了，一著急回去找師父去囉！

於是乎又用神通跑到佛的面前，跪到佛前說：「我的母親墮地獄了，求佛慈悲，你幫忙我把她救出來囉！」佛就對他講，說：「你母親因為毀謗三寶，不恭敬三寶，不信仰三寶，所以就墮地獄了。你若想救你母親，不是你目連一個人可以救的，你要用十方的僧來超度你母親。你怎麼樣用十方僧來超度你母親呢？在七月十五這一天，你要做點好的齋菜，好的飲食，在你沒有供佛、沒有供僧之前，你自己不要先嚐，不要先嚐一嚐什麼味道。你要辦這個齋來供佛及僧，仗著十方大德高僧的這種道業，可以超度你母親。不然的時候，你沒有法子能救得了你母親。」目犍連聽佛這樣地教導他，於是乎他也就在這一天請十方大德高僧來超度他母親。他預備了上等最好的珍饈妙味來供養佛，於是乎他的母親藉著十方大德的力量，也就升天了。

因為這一種關係，所以傳到現在，七月十五這盂蘭法會還仍然流行，每年都有這種法會，每一個人都超度過去七世的父母，這是佛教的一個紀念。由於這種紀念日，所以現在這個波斯匿王也就在這一天來請佛供齋，來供養三寶。那麼「盂蘭」這兩個字，究竟怎麼講呢？「盂蘭」二個字是印度話，翻到中文就叫「解倒懸」，就是倒著掛起來的東西，你把它解開了。言其這個鬼在地獄裏頭，就好像倒著掛上這個人一樣的，非常辛苦。所以這盂蘭法會就專門解決這個餓鬼的痛苦，他們就可以升天。因為這個而傳流到現在，都仍然有這個法會。

在七月十五這一天，又叫佛歡喜日、僧自恣時，這是僧人自恣的一個時候。這一天供養三寶的功德，比平時大百千萬倍；這個波斯匿王也正遇著結夏安居圓滿這一天，所以他就設齋供佛，為他父親來供養三寶。營齋，營就是營辦，就是做很多齋菜；齋就是沒有肉的菜，也沒有蔥、韭、薤、蒜，沒有這一切的五葷。這個蔥、韭、薤、蒜、山裏混，這叫五五葷，第五葷；那麼肉呢？這更是葷的了！那麼他在這天營齋，沒有一切的肉。

「請佛宮掖」：請佛到他宮裏邊去供齋。掖，就是偏殿，不是正殿。正殿是國王處理這一切政務的地方，那麼在偏殿請齋。這國王請齋為什麼不在正殿呢？因為這個正殿是出納號令、行政的一個地方，發政施仁的一個地方，不適宜擺齋吃東西。所以在掖，在旁邊這個殿裏，請佛去赴供。請佛赴供，等佛要來到這宮殿門口了，他「自迎如來」：自己親身去迎接。迎，就是迎接、歡迎；如來，歡迎佛。

「廣設珍饈」：廣設這一切的珍——珍是最好的飲食，最好的菜蔬；饈，就是把它做熟了。這是非常好吃的，味道是特別香。我現在講這個經的時候，已經都流口水了。我不知道你們每一個人有沒有覺得這麼好吃，我是流口水了，饞欲流涎。為什麼？我也想吃這個齋就吃不著，所以就流口水了；流口水我不叫它流出來，我把這口水吞到肚裏頭去，拿口水就當這個珍饈妙味，也就以為吃到這個齋了。你們誰要是想吃這個齋，也就學我這個辦法。「無上妙味」：你聽聽這經上說的，無上妙味啊！再沒有比這個好的了。妙味，英文叫什麼？wonderful，這個味道，啊！真是太好吃了！

「兼復親延諸大菩薩」：那麼不單請佛一個人，又並兼地延請諸大菩薩。延就是延請他們來，也就是親延，自己或者寫個帖子，或者自己親身到那兒去邀他，說：「我那兒供齋，請大菩薩你去應供啊！」有多少個菩薩？就前邊那諸大菩薩，前邊那恆河沙數的菩薩，他都請。你說這個要預備多少供養，要預備多少齋菜啊？這要用很多錢。波斯匿王大約他不像目犍連的媽媽那麼樣地孤寒，所以就大設供養。這裏頭

本來有六種的意思，你可以自己去研究這六種的意思。

城中復有長者居士。同時飯僧。佇佛來應。

「城中復有長者居士」：這個城中，不是單單國王，還有長者、居士。什麼叫長者？什麼又叫居士？這個長者有十種的德行。這十種的德行都是什麼呢？第一「姓貴」，他的姓也貴，是貴族，好像這皇族，這叫貴族。第二「位高」，他的位置，就是爵祿，他做的官，他的身份高。第三是「大富」，說他很有錢的，very rich。第四是「威猛」，他威風凜凜，殺氣騰騰，像一個武官、統帥那麼樣子，很威猛的，有威可畏。他做什麼事情都是很慷慨、果斷，說做就做，不會拖泥帶水的。拖泥帶水，言其這個人就是仁柔寡斷，想要做嘛，又等一等；等一等又想要去做，又說：「我等一等。」就這麼樣子，往前後這麼推車；想往前走又往後退，想往後退又想往前走，也沒有主意，這就叫沒有威猛了。

第五是「智深」，不單他威猛，他智慧也很大的，智慧很深的。第六「年耆」，怎麼叫年耆呢？就是很大年紀的，譬如五、六十歲，六、七十歲，這都叫年耆。第七種叫「行淨」，他的行為是特別地乾淨的，特別地沒有污點。他為人是什麼事情都很乾脆的，很清高的，這叫行淨。行淨就是清高，他的品行非常之清高。第八「禮備」，他對任何人都禮儀周周的，絕對沒有貢高我慢，看不起人的這種情形。他威猛可是威猛，但是他不欺負人，對任何人都有禮貌。見到人，或者他先鞠個躬，先問問說：「你好嗎？How are you？」他總要有這種禮貌，不會很野蠻的。

第九是「上歎」，在他上面的人就讚歎他，說：「某某你做的事情真好！」什麼事情都讚歎他。第十是「下歸」，所謂「眾望所歸」；一般人都仰望他，希望他做大官，希望他發大財，希望他一切的事情都順利。為什麼呢？因為他能幫助人，他歡喜布施，所以一般人就歡喜他錢愈多愈好，多多錢他好做布施；他做大官，好給老百姓謀幸福，所以這叫下歸。下歸就是眾望所歸，一般人都歡迎他，這叫長者。居士就是居家修行之士，在家修行之士。

「同時飯僧」：這長者和居士，也都知道這一天供養三寶這個功德大，所以也在佛歡喜日、僧自恣時，在這一天也預備了很多齋菜。大約這個齋菜不如國王那個齋菜，相差太遠了，所以也沒有珍饈，也沒有妙味，我也不需要流口水，你也不需要學我這流口水，所以我們大家都省了很多事。同時飯僧，「佇佛來應」：佇佛，在那門口站著，等著佛來應供，盼著說：「如來今天會來我們這兒應供呢！」那個也說：「哦！佛會來我們這兒應供呢！」就在門口等著佛來應供了。佇，就佇立，站到門口等著佛來應供。不單等著佛，也等著這一切的大德高僧都來應供。你說這多誠心

啊！但是現在在暹羅、緬甸，供僧都跪在那個地方等著這個僧人來了，給添上這個鉢，然後叩頭，然後這和尚拿回去吃。現在暹羅、緬甸都是這個樣子，錫蘭也差不多都是這樣子。

佛教文殊。分領菩薩及阿羅漢。應諸齋主。

「佛」：就是釋迦牟尼佛；「敕文殊」：敕就是敕命、敕令，就是叫他去。國王有敕命，法王也一樣有敕命，所以說佛教文殊，佛就敕令這個文殊師利菩薩，「分領菩薩」：分領就是分開，把菩薩分開他，究竟一隊分多少呢？那是看當時有多少菩薩，就分有多少隊，或者一個人一隊，二個人一隊，三個人一隊，劃出很多隊。「及阿羅漢」：不是單單領著菩薩，也領著這一些個大羅漢、大比丘。

「應諸齋主」：就是到這個長者、居士家裏去應供去，應諸齋主，應這一切齋主的供養。因為佛雖然有千百億萬化身，但是他為吃一餐飯，不會就顯一個神通，到其他的齋主家裏，每一個門口化一個佛去化緣去，不會這麼樣子的。若這麼樣子，這神通比豆腐都不值錢了，所以他叫文殊菩薩：「你分配這些菩薩和羅漢，到每一個齋主家裏去應供去。」

唯有阿難。先受別請。遠遊未還。不遑僧次。既無上座。及阿闍黎。途中獨歸。

「唯有阿難」：就是單單阿難他一個人。阿難這回所以遇著困難的問題，也就因為他一個人。阿難怎麼樣呢？阿難「先受別請」：先就是早早的，大約或者一個月以前，就有人預約了，就有人把他定下了，定下說：「在七月十五這一天，你一定要到我們這兒來應供的。」所以他早早就去了。那麼七月十五這一天，人家都去吃齋，他就先受別請。

這和尚本來不應該受別請的，譬如這兒有十個和尚，你若單請一個和尚去到你那兒吃飯去，特別地你請這一個人，這就叫「別請」。這一個人根本就不應該去的，為什麼呢？因為大家十個都是僧人，他請就應該請十個，若單請一個人，就不應該去的。那麼在佛教裏規矩是這個樣子，但是有的時候，這個人好吃——好像我這麼樣子，講經講到那個吃的，都流口水，這麼沒有出息的一個人——所以有人說我要供養你，他也就答應了，不管別請、不別請，他想這樣子：「我管你們大家呢！我一個人吃飽了算了。有人請我，這是我的福德，這是我的感應。」他就不管旁人了。

這阿難就大約也有多少好吃好東西這麼個心，所以他就先受別請了。先受別請，就是在七月十五以前他就受別請了。你想！在結夏安居，根本就不許可走出去，他受

別請到外邊去應供去，去吃飯去，所以這已經就不合規矩了，已經就犯過了。大約人家請他是七月十四這天，我這麼想，所以他早去了一天，大約在七月十三就去了；吃完了東西，他還在人家那兒住下了，預備第二天，十五這天一早就回來。

他回來了，所以「遠遊未還」：在什麼時候遠遊未還？就在文殊菩薩分領諸菩薩去應供這時候，這阿難還沒回來。阿難在這個時候還沒趕回來，所以這叫遠遊未還。

「不遑僧次」：不遑就是來不及了，趕不到了。好像我們現在要到旁的地方去吃齋去，某一個人昨天就走了，沒有回來，我們想等他也沒有時間了，就不等他了，我們就先走了，先去吃飯去了；先去吃飯，等這個人回來了一看，空空如也，什麼也沒有了，家裏也沒有做飯，外頭也不知到什麼地方吃飯好？所以這叫「不遑僧次」，不遑僧次就是沒有機會等到他回來。

「既無上座及阿闍黎」：出家人出門，或者要兩個，或者三個在一起。三個是怎麼樣呢？一個是上座，就是要受戒二十年，這叫上座師父；或者要有阿闍黎。阿闍黎就叫「規範師」，規就是守規矩的「規」，範就是模範的「範」；要守規矩，要懂得規矩的這個師父，這叫阿闍黎。

阿闍黎有五種：有「出家阿闍黎」，就是你跟著他出家受沙彌戒，這叫出家阿闍黎；有「教授阿闍黎」，就是教你受戒的時候，怎麼樣去求戒，到那兒怎麼樣講，教授你，問你遮難。遮，就是你做過什麼罪，犯過什麼戒，以前你在家的時候有什麼罪業，都要講的，這是教授阿闍黎；有「羯磨阿闍黎」，是給你懺悔你過去的罪業。又有「依止阿闍黎」，就是你總跟著他，親近他，跟他學習佛法，這叫依止阿闍黎。又有「讀經阿闍黎」，他教你念經。

好像我教你們念〈楞嚴咒〉，這我就是你們的阿闍黎。你明白了嗎？我現在講這個《楞嚴經》，這就是「講經阿闍黎」；現在你們天天和我在一起，這又可以說是「依止阿闍黎」；我又教你們規矩，天天給你們在佛前回向，說：「令他們罪業都消除了，善根增長。」這又是「羯磨阿闍黎」；我現在教你們一切的佛法，這也是「教授阿闍黎」。但是你們沒有出家，現在不是出家阿闍黎，這有四個阿闍黎了，還差一個出家阿闍黎；如果誰若出家了，我就又變成「出家阿闍黎」了。

這阿闍黎就是來幫忙你成道，幫助你修道的，在旁邊看著你，監視著你，叫你不要犯過，這叫阿闍黎。但是阿難現在也沒有上座，也沒有阿闍黎，所以他就出了毛病了。所以最壞的地方就是他一個人。本來出家人應該兩個人一起的，你如果真有定力了，那你就一個人怎麼樣都沒關係了；但是你定力沒有充足呢，就很容易受到魔障，很容易被外境所轉。因為這個，出家人要防心離過，所以要有上座，又有阿闍

黎，出門都要有兩、三個人，一個人不可以的。你要是真正有定性了，有了定力了，那你一個人到什麼地方去都可以的，上天下地，隨便你去了；你若沒有定力，就哪個地方也不可以一個人去的。所以現在有很多年輕的小和尚一個人周圍跑，這很危險的，很危險的一件事。你看！這阿難也就是一個小和尚，周圍一跑，就跑出毛病來了。

可是我們大家都要感謝這個阿難，如果他若不出毛病，我們怎麼能懂得這個《楞嚴經》呢？我們現在就沒有機會明白這個《楞嚴經》了，釋迦牟尼佛也不會講《楞嚴經》，也不會教我們怎麼樣修定了，所以阿難還是對我們最有好處的一個人。「途中獨歸」：在道上他自己回來了。最壞的就是這個途中獨歸，只有一個人，沒有旁人來陪著他，沒有人來幫忙他，所以他自己就遇到魔了。

其日無供。即時阿難。執持應器。於所遊城。次第循乞。

這阿難他自己一個人受別請，由外邊回來了。回來沒有趕上這個僧次，就沒有被分配到某一個齋主的家裏去應供。所以阿難這一天就「其日無供」：沒有人供養他。

「即時阿難」：阿難即刻「執持應器」：執就是拿著，托著這個鉢。這個鉢叫應量器，應就是應當的「應」，量就是數量的「量」。應量器，言其你吃多少就去化齋化多少回來，就吃多少，不要太多了，這叫應器。

「於所遊城」：就是在這個室羅筏城。「次第循乞」：次第就是挨著門，一家一家地去托鉢乞食。有的就供養多一點，有的就供養少一點，所以要去乞多幾家。可是按照規矩，說是不超過七家；要是七家沒有人供養的話，這一天就不要吃東西了，所以這叫次第循乞。循就是順著，順著每一家的門口去化齋去。這是阿難因為不違僧次，所以又自己出去，也沒有上座，也沒有阿闍黎，出去化齋供去了。

心中初求。最後檀越。以為齋主。無問淨穢。剎利尊姓。及旃陀羅。方行等慈。不擇微賤。發意圓成。一切眾生。無量功德。

阿難去化緣托鉢乞食，他心裏也就有一種想，所以他說「心中初求」：心中就想了，想什麼呢？最初他動這一個念，他說「最後檀越，以為齋主」：說我化齋化到最後，誰給我這個齋，誰布施給我，夠我吃的了，那就是我最後的齋主。檀就是布施，越就是超越——超越生死；布施能超越生死，所以出家人叫在家做布施的，就叫檀越。以為齋主，做他一個齋主。

「無問淨穢」：這個齋主，阿難也不管他是乾淨，是不乾淨；也不管他是窮、是富。

「刹利尊姓」：刹利——刹帝利，是印度的一個貴族，就是王族。印度這個種族分出來有貴賤的。「及旃陀羅」：旃陀羅是屠戶，就是殺豬的；印度不准殺牛，都是殺豬的，這叫屠戶。這屠戶，一般人就都認為他這個行業是一個很沒有價值、很微賤的一種行業。所以這個旃陀羅在街上走道，那一般人都都不和他走一條路，他要另外自己走一條路。他走到街上要吹著一種哨子，吹著響，表示他是一種微賤的，和旁人不同。可是也有這種的種姓，這叫旃陀羅，是很微賤的一種種族。

「方行等慈」：他現在就正在行平等而慈悲的這種乞食的方法。「不擇微賤」：他也不選擇說這是貴族的，他就去化緣；也不選擇這是微賤的，就專去化這個微賤人的緣。「發意圓成，一切眾生」：他的意思就是給一切眾生來種福，因為一般在家人如果供養出家人，這都是種福。福就是這個人什麼都具足，都有這種福。所以如果在家人覺得自己福報不夠，想要求福，就應該供養三寶；供養三寶，這叫種福，出家人叫福田僧。那麼他發意圓成一切的眾生。意，也就是他有這種思想、意念。圓成，令一切眾生都遂心滿願，他們求什麼就得什麼。「無量功德」：眾生所求的這種功德無量無邊的，他都圓成他們，令他們成就這無量功德。這種功德既然是無量，就包括很多很多的，這所以叫無量功德。

阿難已知。如來世尊。訶須菩提。及大迦葉。為阿羅漢。心不均平。欽仰如來。開闡無遮。度諸疑謗。

「阿難已知，如來世尊，訶須菩提及大迦葉」：阿難為什麼他要方行等慈呢？因為他在以前聽釋迦牟尼佛訶斥過須菩提，訶斥過大迦葉。訶斥，就是鬧他，罵他們兩個人。罵他們兩個人什麼呢？「為阿羅漢」：說他們是阿羅漢——小阿羅漢，不是大阿羅漢。怎麼樣呢？這個須菩提，他有他的一個見解。他見解怎麼樣？他專門化有錢的人。他說這有錢的人應該做多一點福，做多一點好事，他來生才能繼續地有錢；如果他若不布施，來生就沒有錢了。我應該幫助他，所以我要化這個有錢的人，專門化富人，這是須菩提捨貧而從富。

大迦葉呢，就專門化窮的人，他的思想和須菩提正相反。他是這樣講，他說這沒有錢的人應該種福，做好事，等到來生他就富貴了；如果我不幫助他，我不向他化緣的話，那麼他來生還是窮的。所以這兩個羅漢，一個人就專化有錢的，一個人就專化窮人。

我相信這又有一個意思在裏邊，一定是這個須菩提也歡喜吃好東西。這個大迦葉是個頭陀，他頭陀第一，他行頭陀行；這行頭陀行，就是吃人所不能吃的，受人所不能受的，忍人所不能忍的，讓人所不能讓的，他大約對吃東西上不怎麼樣注意，所

以他就化了窮人。窮人布施的飲食一定沒有那有錢的那麼好；有錢的人就是扔到街上的東西，也會比窮人的好。但是大迦葉他因為不注重這飲食，所以他到那個窮人家裏去化緣，給窮人種福。

那麼釋迦牟尼佛知道這兩個弟子不行平等，沒有平等去化緣，不是方行等慈，他們有所分別，所以就鬧他們兩個人，說是小乘的阿羅漢心，不是大乘菩薩心。「心不均平」：他們的心裏還有窮富的分別，不能普遍來行這個平等慈悲。因為這樣一講，阿難就「欽仰如來」：他就非常地恭敬，很仰慕如來所說這種平等法門，說不應該越貧而從富，越賤而從貴，不應該有所選擇，應該平等乞食，平等到各處化緣去，不應該這樣子分別。有這種分別心，就不是大乘法，是一種阿羅漢，自了漢，所以釋迦牟尼佛就鬧他們兩個人。

因為阿難聽說釋迦牟尼佛鬧他們兩個人了，所以他就不那樣子做囉，所以就方行等慈，就平等去乞食去。「開闡無遮」：釋迦牟尼佛這個法門是大開方便門，一點遮障，一點限制都沒有。「度諸疑謗」：專門化富的，或者專門化窮的，就容易遭人懷疑和毀謗，所以現在度諸疑謗，把疑謗消除了，沒有疑謗了，令一切的人心裏都很歡喜，種福也遂心滿願。所以這叫「度諸疑謗」，把疑謗都度沒有了，不要人有一種疑謗的心，來對佛教不生信仰。

經彼城隍。徐步郭門。嚴整威儀。肅恭齋法。

「經彼城隍」：經就是經歷。經歷什麼地方？就經歷室羅筏城這個城隍。隍，就是城外邊的城壕，外邊的壕溝，叫城壕。你到中國，現在都有那個大城市、那古城外邊都有水圍著，那個壕就是這個隍；隍裏邊要時時都有水的，這叫護城河，又叫護城壕。經彼城隍，就到室羅筏城這個城裏邊。「徐步郭門」：徐步是慢慢地走。他端端嚴嚴的，恭恭敬敬的，眼睛也不向遠了看，這叫徐步郭門，走路走得很慢的。郭門，就是外邊這個城的門。

「嚴整威儀」：這時候他目不斜視，耳不旁聽，很嚴謹地整頓這種威儀，有威可畏，有儀可象，這個樣子。「肅恭齋法」：他托這個鉢，也時時都必恭必敬的。肅，就是很嚴肅、很整肅的；肅恭，恭恭敬敬的，對於化齋托鉢乞食這種的法，一點也不敢馬虎，一點也不敢放逸，就是那麼必恭必敬的，肅恭齋法，在這個路上，他就這樣子。

爾時阿難。因乞食次。經歷婬室。遭大幻術。摩登伽女，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咒。攝

入娼席。娼躬撫摩。將毀戒體。

「爾時阿難」：在阿難嚴整威儀、肅恭齋法這個時候，他「因乞食次」：因為他在乞食這個時候。什麼叫「次」呢？就是次第，那麼一家一家地乞，乞到怎麼樣啊？

「經歷娼室」：在乞食的時候，因為他既不分淨穢，於是乎就經過這個娼室。娼室就是女人賣娼這個地方，賣娼的地方就是很不乾淨的地方囉！「遭大幻術」：遭是遭遇，遇著這個娼室了，就遭大幻術。怎麼叫大幻術呢？這個幻術不是普通的一種幻術，是很有力量的，很大的一種幻術。怎麼叫幻術呢？幻術就是不真的，它所做出來的東西都是假的。它可以用一種咒把梵天的天人咒降落人間，但是這都是假的，都是虛妄的，所以叫幻術。

「摩登伽女」：摩登伽是梵語，翻譯到中文就叫「小家種」，又叫「賤種」、「下賤種」。說你這個人真是賤種，就言其不尊貴。這摩登伽就叫小家種。摩登伽女，是這摩登伽的女。「以娑毗迦羅先梵天咒」：娑毗迦羅，這也是梵語，翻譯到中文就叫「黃髮外道」。以前傳給摩登伽這幻術的是一個黃髮外道，所以她就有這種外道的咒術。這種外道的咒術，是她假稱的，本來不是這個梵天傳下來的，她就冒充說是梵天的天人傳給她這個先梵天咒，好令一般人相信。

那麼這個時候，一念這個先梵天咒，把阿難就給念得神魂顛倒，神魂不清楚了，好像睡著覺似的，又好像做夢似的，又好像喝醉酒似的，有這種種的情形，不知不覺就到這個娼室，到這個賣娼的女人家裏了。為什麼他不知不覺呢？就因為被這種先梵天咒迷住了他的自性。阿難本來是證初果的聖人，為什麼這先梵天咒都可以迷住他呢？因為阿難一向都是注重多聞，而不注重定力，所以雖然證了初果，他是定力還不充足。因為定力不充足，所以就遇到這種的魔；遇到這種魔，就被魔給迷住了，所以攝入淫室，就被她一念咒就給念到家裏去了，那個賣娼的女人家裏了。

阿難的相貌生得非常美麗，非常圓滿。佛有三十二種相好，阿難比佛相差不太多，所以他相貌生得非常地美貌。中國有這個美男子叫宋玉、潘安，大約和這宋玉、潘安都差不多的。他這個皮膚非常地白，好像銀子，賽霜欺雪。本來印度的人都是黑的皮膚，可是阿難那個皮膚非常地細膩，非常地柔軟，又非常地華美，又生得特別白，所以這個摩登伽女一看見，哦！就迷住了；阿難先把她這個女給迷住了。迷住了，她就和她媽媽要阿難，她媽媽說：「人家是佛的弟子，你怎麼能要呢？那是和尚，他不結婚的，你要他不可以的。」摩登伽這個女就說：「我不管，妳總而言之要把阿難給我弄來。如果沒有阿難，我就不活著了。」就這樣子緊張，說：「除非你把阿難給我，和我結婚；如果不結婚，我這一生我就不活著了。」就要死要活的

這樣子。

摩登伽女的媽媽，就是摩登伽，一想：「這個女這麼樣愛他，我無論如何都想個法子，不做都要做一做囉！」所以把她這個梵天咒，這種外道的邪法一念，邪就是不正當的，那個外道的咒。她一念，把阿難就給念糊塗了，念得迷迷糊糊跟著她，就是像中了蒙汗藥酒了，喝著酒喝醉了，也不知道東西南北，就跟著她到她家裏去了，「攝入婬席」：到摩登伽女房子裏邊那個床上了。

「婬躬撫摩，將毀戒體」：你看這個地方，這是危險的地方啊！這婬躬，就是這摩登伽女自己到阿難的身邊，就甚至於把阿難的衣服也都給脫除去了，就用這手摸阿難的身體，周身上下就這麼摸阿難這個身體。這個時候，將毀戒體。將毀，還沒有毀；這個「將」字，是並沒有毀，在將要毀而沒毀戒體。受戒的時候有一種戒體，若毀了這個戒體，就好像生命斷了一樣的。所以在出家人若是破戒，這是最重要的，不能破戒的；一破戒就應該死的，所以這裏將毀戒體而沒毀。那麼阿難相貌生得這樣地美滿，這摩登伽女一見著他就對他生了一種愛心了，愛得甚至於把生命都不要了，也要愛阿難。你說，這個愛得厲害不厲害！就好像現在這個為情自殺的，大約都是從摩登伽女那兒留下的。

那麼為什麼這個摩登伽女，對阿難有這樣的好感呢？因為在過去生中，五百世這阿難和摩登伽女都做夫婦來著。因為在五百世以前就做夫婦，所以現在她一見著，以前的這種習氣，就是過去生所習學的這些氣又發生了，所以她對阿難是特別生一種愛心。因為以前阿難就是她的丈夫來著，所以她無論如何也要他做丈夫。這都是根據宿生的這種種子來的，所以現在她對阿難就這樣子生命都不要了，也一定要嫁給阿難的。

如來知彼。婬術所加。齋畢旋歸。王及大臣。長者居士。俱來隨佛。願聞法要。

在佛應供完了之後，就是到每一個齋主家裏吃完了飯，一定要給齋主說法，然後才回到祇桓精舍去，可是這一次就很特別了。「如來知彼」：如來——佛，知道彼，彼就是指的阿難。知道阿難什麼呢？知道阿難被「婬術所加」：婬術，也就是先梵天咒那種咒術；所加，加就好像把他綁住了似的，用那個咒把阿難就給纏縛起來，就給綁住了。「齋畢旋歸」：佛知道阿難遭了難了，正在那兒將毀戒體的時候，所以他趕快就吃齋，吃完了之後旋歸；旋，就是立刻就回到祇桓精舍去了。

「王及大臣」：這時候這個王和一切的大臣，「長者居士」：和這個長者、居士，「俱來隨佛」：就都同佛一起，跟著佛回到祇桓精舍來。這一班的國王、大臣、長

者、居士也知道佛趕得這麼快就回到祇桓精舍，一定是有重要的事情，所以才沒有給齋主說法就回去了。這回去，一定會有所發表的，有事情的，於是乎大家——這國王、大臣和長者、居士，就都跟著佛到祇桓精舍去了。幹什麼呢？「願聞法要」：大家什麼都忘了，就是一心想要明白佛法這種重要的道理：「不知道有什麼事情呢？這是很特殊的！」所以大家一起跟來，就願聞法要，大家一起就想要聽佛說法：「也不知道說什麼法呢？」所以都跟著來了。

弟子：姪術所加，加是什麼？

上人：「加」就是這個姪術加到阿難身上了。加到阿難身上，這就好像用那個繩子把阿難綁上一樣，所以這叫加。

於時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光中出生。千葉寶蓮。有佛化身。結跏趺坐。宣說神咒。

「於時」：就是在這個時候，就是大家跟著佛一起回到祇桓精舍這個時候。「世尊頂放百寶無畏光明」：這個世尊——釋迦牟尼佛，在這頭頂上放出百寶無畏光明。百寶也可以說表示百界，千葉寶蓮就表示千如，這個慢慢地研究都可以，現在你把這個意思明白了，這是最要緊的。這個頂上放出百種的寶光，每一個寶上都放出無畏的光明。無畏光明，就是這一種有大威德，什麼也都不怕的，能降伏一切天魔外道。你就是什麼先梵天咒，後梵天咒，你什麼咒也敵不住的。

「光中出生」：由這個光中，又出生什麼呢？「千葉寶蓮」。千葉，一個蓮花有一千個葉那麼個寶蓮花。「有佛化生」：在這個百寶光明，又生出千葉寶蓮，在這個千葉寶蓮上邊，就有釋迦牟尼佛的一個化身。「結跏趺坐」：什麼叫跏趺坐呢？就是這兩個腿把它扳到上邊來結到一起，這種跏趺坐的功德是很大的。「宣說神咒」：宣說這個祕密的神咒，就是宣說這個〈楞嚴神咒〉。這是釋迦牟尼佛由這個化身佛說出來的，所以這個就表示密因中的密因，這密因裏頭的密因，咒王裏頭的咒王，咒裏頭之王，所以這個〈楞嚴咒〉是特別重要的。

我們學佛的人若能把〈楞嚴咒〉學會了，那這一生做人也沒有白做；如果學不會〈楞嚴咒〉，那就好像如入寶山，空手而回。就好像我們到那個七寶的山裏頭，那兒金、銀、琉璃、玻瓈、硨磲、赤珠、瑪瑙，這七寶什麼都有的，可是我們到這個寶山裏頭，想拿金子，又想拿寶珠；想拿寶珠，又想拿銀子，也不知道拿什麼好了，結果空著兩個手回去了，這叫如入寶山，空手而回。我們做人如果不會〈楞嚴咒〉，也

就等於如入寶山，空手而回一樣。

所以我希望每一個人，最低限度把這個〈楞嚴咒〉要學得能背得出，能念得出，這就是你們這一趟從西雅圖沒白來。你不要說用了幾十天的功夫，就幾十年都值得的，都非常有價值的。所以你這一次這個好機會是最難得的，這是難遭難遇的。無上甚深微妙法，這就是無上甚深微妙法，沒有再比這高的了，沒有再比這深的了，這個是最微妙的法。什麼呢？〈楞嚴咒〉。你看當初阿難證了初果，都要用這個〈楞嚴咒〉去救他去，我們現在這一切的凡夫，如果不仗著楞嚴咒，怎麼能了生死呢？所以你們每一個人都發心，聽我的話，把〈楞嚴咒〉先把它學得能背得出，這是最好的，我最希望的。

現在給你們講一講這個結跏趺坐的公案：在以前有一個趕經懺的和尚，怎麼叫趕經懺呢？就是超度亡魂的；有死人，就請他去給念經。在出家人裏頭的術語，這叫「啍啍辟」。這趕經懺，就專門有誰死人了，就請他去給念經；念經，就給多少多少錢。好像現在在香港，念一天經都要一百塊錢，一百塊錢一天哪！你請和尚來念一天經，這要給一百塊錢的，但是你還請不到和尚呢！現在香港念經的和尚，喔！那快得不得了，因為人死得也多，很多都要請和尚給念經。不像美國這兒，請一個牧師去給彌撒就得了；香港那兒要請和尚，有的請七個的，有的請五個的，有的請十個的，有的請四、五十個都有的。若錢多的，就請幾十個和尚到家裏去給念經，超度亡魂。

這個趕經懺的人，也就是做這個事情。有一天他念完經就回到寺院裏去，可是走過一個人家，就有狗咬他；狗咬他，裏邊就有兩夫婦，這個男人就趴著窗望是誰？這狗咬什麼人哪？這個太太就問：「誰啊？誰啊？」問他的丈夫。他丈夫說：「誰！就是那個趕經懺的鬼嘛！」他自己在外邊也聽見了，人家叫他趕經懺的鬼。於是乎他就心裏想：「喔！怎麼叫我趕經懺鬼呢？他不叫我趕經懺佛呢？也不叫我趕經懺的神仙呢？叫我趕經懺的鬼！」於是乎走了，往廟裏走，偏偏天上又下雨，下雨他就到一個橋底下，坐在那個橋底下避雨。避雨，他就想：「喔！我打一打坐吧！」於是乎他就結起雙跏趺坐了。

那麼結起雙跏趺坐這麼一坐的期間呢，喔！就來兩個鬼。兩個鬼怎麼樣講呢？這兩個鬼說：「啊！這個地方有個金塔，我們快叩頭吧！這金塔裏邊有佛的舍利子，我們若給這佛的舍利叩頭，我們的罪孽很快就沒有了。」於是乎兩個就叩頭拜。拜一陣間，這個趕經懺鬼腿痛了，把這個雙跏趺坐就打開了，就結單跏趺坐。這個左腿在上邊，右腿在下邊，這叫單跏趺坐。他一結這個單跏趺坐，這兩個鬼一看，說是：「啊？怎麼這個金塔變成銀塔了呢？變了呢？」那個鬼說：「你管它變不變哪，我們銀塔也一樣拜，我們還拜啦！」兩個就拜，又叩頭大約叩了或者半點鐘、一點鐘、

二十分鐘——不過那時候或者也沒有鐘

，也沒有地方查去，這是一個公案——那麼他腿又痛了，又痛就把兩條腿都伸開了，像我們普通懈懈怠怠的，就這麼往後一靠，這麼伸一下，想要躺下了。這兩個鬼叩頭起身一看，說：「怎麼變成泥巴了呢？趕快打！」就要打他。

這兩個鬼一要打他，他生了恐懼心了，又趕快結起雙跏趺坐。這兩個鬼說：「啊！這真是有佛的舍利啊，它一陣間就變金塔，一陣間又變銀塔，一陣間又變泥巴。我們不要停止叩頭了，趕快叩頭！」一叩叩到天光。這個經懺鬼一想：「哦！我結雙跏趺坐就是金塔，結單跏趺坐就是銀塔，我不坐了就變成泥巴了。喔！這都還要修行哦！」從此之後不趕經懺了，於是乎就埋頭苦幹專門用功苦修，一修就修成功開悟了；開悟了，一般人給他送個別號，叫什麼呢？叫「鬼逼禪師」，這個鬼把他逼迫得修行了。如果沒有鬼想要打他，他還或者又拖拖拉拉地不願意修行，拖延時光。那麼這鬼幫助他，令他開悟了，這叫「鬼逼禪師」。

敕文殊師利。將咒往護。惡咒銷滅。提獎阿難。及摩登伽。歸來佛所。

「敕文殊師利」：敕，就是敕命，就是命令這個人去。命令誰呢？這要有大智慧的人，才能救度這個愚癡的人。阿難雖然證到初果阿羅漢，然而他的定力不健全，定力不夠，所以就被先梵天咒這種的幻術所迷。姪躬撫摩，將毀戒體，最危險的就是「將毀戒體」。這個「將」字，它是沒有毀戒體，沒有破戒呢；若說已毀戒體，那就完了，那阿難就墮落了，將來很麻煩再修得成功了。所以幸而這將毀戒體，將破沒破的期間，佛就知道了。佛在那兒應供，我相信大約沒有吃得太飽。為什麼呢？佛這麼愛的一個弟子，這又是堂弟，又是他的侍者。怎麼叫侍者呢？就是他講經說法，總在兩邊這麼服侍他。好像現在黃文慈和李錦山這兩個人，這就是侍者，這叫侍者，又叫護法。

那麼這個時候，佛想：「啊！我這個侍者被魔給抓去了，這還了得！」於是乎大約吃飯吃得八分飽，趕快就回自己的祇桓精舍去。這些個王公、大臣、長者、居士都在後邊跟著一大溜，喔！不知道有多少。那麼到祇桓精舍，釋迦牟尼佛就放光現瑞，現百寶光明，光中湧出千葉寶蓮，有化如來坐寶花中，結跏趺坐，宣說神咒，就說這個神咒了。

可是光說這個神咒，也離得遠哪，總要命令一個僧人，拿著這個咒去救阿難去，於是乎就敕命文殊師利菩薩。文殊師利，就是前邊講過，他是大智慧的，所以就叫他去。去幹什麼呢？「將咒往護」：將，就是拿著這個咒；往護，就到這個姪室去，

也就是到這摩登伽女的家裏，去救護這個阿難。這個〈楞嚴咒〉，我對你們講過，其中有幾句專門破外道法的。這個〈楞嚴咒〉破外道的咒術，是最靈驗不過的，所以文殊師利菩薩就用這個咒去救護阿難。

那麼，到那個地方一念這個咒，「惡咒銷滅」：這個惡咒就消滅了。惡咒就是那先梵天咒，就不靈了，阿難就醒悟了。阿難醒悟了，所以「提獎阿難及摩登伽，歸來佛所」：怎麼叫「提」呢？因為阿難被這個咒迷惑得剛才明白過來，還不知道東南西北，也不知道現在在什麼地方，就好像做了一場夢，這個夢方才醒這個樣子，所以文殊師利菩薩就用手來提著他，來攙扶著他，這叫「提」。獎，就是獎勵，獎勵誰呢？獎勵這個摩登伽女。這個時候如果他不獎勵摩登伽女，我告訴你，摩登伽女和這個文殊菩薩拼命，殺文殊師利菩薩都有份的。為什麼呢？你看她這麼樣一個愛人，被人給帶走了。相信如果不和她說好話的話，她那個眼睛也紅了，真不知道想要做什麼了！

所以文殊師利菩薩就安慰她，說是：「妳真是一個很美麗的小姐，你是一個很良善的女人。現在妳跟著我去了，到那兒我和佛商量，看看妳這個願力能不能成功？我去給你說一點好話，或者可以辦得到。」這樣子一講，連方便語帶向摩登伽女說好話，這叫獎，獎勵她。獎勵她，就用一種委曲婉轉的語言，令這個摩登伽女不發脾氣，令她不自殺，不要去尋死去。提獎阿難及摩登伽，和這個摩登伽的女，歸來佛所，就回來了。回到什麼地方呢？就到祇桓精舍，佛所住的地方。

那麼這一段文，乃至前邊「如是我聞」到此地，這叫一個序分。這個序分有證信序，又叫發起序。怎麼叫序分呢？就是在經前邊敘述敘述，令它有這種證據。前邊那個六種成就，那叫證信序。由六種成就「如是我聞」，到這個「歸來佛所」這一段文，這統統名叫「序」。

這個序，又叫「經前序」。怎麼叫經前序呢？因為它在這一部經的前邊，所以叫經前序，又叫「經後序」。說：「這個講得簡直矛盾到極點了，怎麼又是前邊，又是後邊，究竟是前邊、是後邊？」究竟也是前邊，也是後邊。怎麼說呢？因為在說經的時候，沒有這一段文，這一段文是阿難結集經藏的時候寫下去的，所以這叫經後序；因為在說經之後，阿難寫下這一段文，所以叫經後序。

那麼這一段文又叫「通序」，差不離地經典都有這個序，所以又叫通序。經前序，因為它在經的前邊，不是說經那時候的前邊，是這一段文列在這部經的前邊，所以叫經前序。又叫經後序，就是說經的時候沒有這一段序文，是阿難加上去的，所以又叫經後序。又叫「證信序」，就是證明這個經是可相信的，所以這叫證信序。又

叫「發起序」，是因為阿難受摩登伽女這種的因緣，而發起這一部經的這個因緣，所以又叫發起序。

關於序這一點，我們學佛法的人都應該知道。雖然這是名相，就是講不講，都無關重要，但是你要明白它這個道理。如果你不明白它這個道理，那麼連個序也分別不出來，那你就不是一个明白佛法的了。明白佛法呢，就是哪一段文是什麼意思，要深入經藏，要鑽到它裏邊去；鑽到它裏邊去，你的智慧才能如海呢！你要這樣子想：「這個經就是我說的，我說了這一部經，這個道理都是從我心裏發出來的。」你能以這個樣子，這個經和你自己本身合成一個了。這個時候，也沒有深，也沒有淺了，你拿它就當很平常的事情了，就不覺得為難了。

這一部《楞嚴經》這個文是最好，再好都沒有了。中國這古文釋義、古文觀止、四書五經，都沒有這個文章寫得好，我這一生最愛這個文章了。我在香港有個徒弟，這個易果容知道，那個徒弟叫恆定，他能把這一部經，從前邊一字不錯地背到後邊，不用這個經的本子。為什麼我叫他讀呢？本來我想讀來著，我想把它讀得背得出來，連這個《楞嚴經》和《法華經》都把它裝到肚皮裏頭，永遠都不會丟了。可是我的時間就 tight（緊）了，不等我，所以始終都沒有完成我這個心願。我那個徒弟，在香港那個恆定，他叫果一，那麼他呢？《法華經》他可以背得出，《楞嚴經》他也可以背得出。他不是一年、兩年的功夫了，用了五年的功夫背這兩部經。《楞嚴經》這個文章它是再好都沒有了，我認為這個文章是妙到極點，所以願意學中文的人，不要錯過這個機會，能把《楞嚴經》這個文法通了，那中文可以說是完全都可以通了。

執心在內

阿難見佛。頂禮悲泣。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殷勤啟請。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妙奢摩他。三摩。禪那。最初方便。

文殊師利菩薩用這個〈楞嚴咒〉，把阿難救回來了。救回來，經過一段路途的時間，大約有這個惠風徐來，有這種清風拂面，把阿難這個夢也給吹醒了。把阿難的夢給吹醒了，回來見著佛，他就哭起來了。「阿難見佛，頂禮悲泣」：頂禮，就叩頭；叩頭頂禮之後，然後你說怎麼樣啊？就哭起來了。這阿難平時哭沒哭，這是經上沒有講，不過這個時候哭了。悲泣，悲就到極點，而泣不成聲；悲從中來，泣不成聲，就哭起來了。為什麼哭起來呢？他就恨怨自己。最好的就是這一個「恨」字，這個「恨」字就是他覺悟的一個表現。如果他若不恨，回來還不坦白，回到到佛住的地方，還像沒有事似的，這麼自己裝模作樣的，這就是假面具了。那麼阿難最好的還

是這一點，他沒有假面具，回來就向佛叩頭，不做假面具。

他就「恨無始來」：這個無始就是在多生多劫以前，不是一生一世，而是生生世世。無始，就是沒有頭；始就是一個開始，就是個頭。這個地方沒有頭，沒有頭你說在什麼地方？就是在最初做人的那個時候。那個時候你說是什麼時候？誰也說不出來，所以叫無始。無始怎麼樣啊？恨無始來，「一向多聞」：生生世世就注重多聞，而忽略了這個定力。因為注重多聞，所以他就記憶力非常好，博聞強記；因為他忽定力，所以就「未全道力」：這個道力就是定力。未全定力，就是定力很薄弱的，定力非常幼稚。那麼現在幸虧釋迦牟尼佛把他救回來了，所以他就五體投地，身心恭敬。

「殷勤啟請」：殷勤就是叩了一次頭，又叩一次；叩了一次頭，又叩一次，就是拜釋迦牟尼佛拜很多次，這就是殷勤，一點也不懶惰了。這個殷勤就是不懶惰。啟請，啟就是啟白，向釋迦牟尼佛說，請求。請求什麼呢？請求「十方如來」：你看這個經文，不要解錯了。這是啟請釋迦牟尼佛，說十方如來得成菩提的那個道理，不是說啟請十方如來，所以這個文要把它分析清楚了。你如果說阿難啟請十方諸佛，那麼要釋迦牟尼佛在那兒幹什麼的？他是釋迦牟尼佛的弟子，為什麼他要捨近求遠，去求十方如來呢？沒有這個道理的。這個就是他向釋迦牟尼佛請求，說一說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得成佛的這個道理。

什麼道理呢？他也不知道用什麼功才能成佛，所以就在平時所聽到的這三種的定，提出來這三種的名稱。這三種名稱是什麼呢？就是「妙奢摩他、三摩、禪那」：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禪那最初的方便。這三種他都加上一個「妙」字，就叫「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禪那」。本來平時釋迦牟尼佛講，就是奢摩他、三摩、禪那，沒有一個「妙」字；現在他加上一個「妙」字，他請問十方如來成佛的這種妙定。

那麼釋迦牟尼佛一聽他這樣講，就知道他是一個外行了。怎麼叫「外行」？就是不懂，就知道他不懂成佛這個定。成佛是什麼定呢？就是這個楞嚴定；本經這個楞嚴定，就是成佛的。那麼知道他不懂得這個楞嚴的法門，所以在後邊才有種種的諍論。

「最初方便」：就是開始的那個方便法門，開始那個容易修的，容易行的那個法門。所以阿難一回來，就向釋迦牟尼佛這樣啟請。這是他知道改悔了，知道錯誤了，知道恨無始來，一向多聞，未全道力。所以後邊他能得證果，就因為他有這個「恨」字。這「恨」就是改悔的意思，知道以前錯了，那麼求佛指示他新的路線。

有的人生出一種偏見，什麼偏見呢？他說：「哦！阿難一向多聞，就將要墮落。這

學多聞是沒有用了，我就專門去修定，不學這個多聞了。」這也叫做偏見。偏見就是不合乎中道；合乎中道這個道理，就要不偏不倚，也不向左，也不向右，也不向前，也不向後，就合乎中道。因為阿難他一向就注重多聞，忽定力，所以他也叫偏見。那麼你要是專注重定力，而忽這個多聞，那也是不會生智慧的。所以你又要學解，又要學行，這叫行解相應。

最初你們到這佛教講堂來，我不是說，我們在此地，研究經典一個時間，就開始打坐，把這個萬緣都放下，也不要想東，也不要想西，也不要想南，也不要想北，就一心一意放到學佛法上，不要把這最寶貴的光陰都空過去了。所以不要說一些個雜話，不要做一些個沒有益處的事情。要怎麼樣子呢？這「不以規矩，不能成方圓」，我今天聽到有好幾個人，在敲了三槌魚子之後，還講話。禪堂的規矩，敲過魚子之後，打三槌魚子，這叫止靜，止靜就任何人也不可以講話的。再一講話呢？那韋陀菩薩就會拿寶杵打你的。說：「那現在韋陀菩薩沒有打我呢？」他還沒有發脾氣呢！你等韋陀菩薩發脾氣，那就不得了了！所以我們切記要遵守這個規矩。要有規矩，才能有相當的成就，所以不要太隨便了。本來人都很守規矩的，不過我恐怕人忘了，那麼我再把它重複提一提。

所以我們在修這個《楞嚴經》，就是一心一意，專一其心來學經，專一其心來坐禪。這麼樣子呢，我保證你一定會相應，一定會有所成就的；不開大悟，一定也開一個小悟，絕對不會耽誤的，不會誤你的功的，不會有錯誤那個「誤」。前幾天我不是講那個「物欲」？白文天以為是錯誤那個「誤」。那麼現在我這講開悟的「悟」，不是錯誤那個「誤」，不是耽誤那個「誤」。不開大悟，一定開小悟的，在這個期間，只要你誠心誠意地來連學帶實行，這一定會有好處的，我不騙你的。如果你不守規矩，那可就是「老禪子看戲白搭功」了。「老禪子看戲白搭功」，這是中國的一個名詞。中國叫蒙古人叫老禪子，老禪子看戲，就是 go to see movie，他看中國的戲，他不知道是講的什麼，這叫白搭功。

那我們在楞嚴法會這個期間，每一個人都不要白搭功。你這麼千里迢迢為法而來，這不是為的旁的，這是為了要學佛法，所以我特別歡喜。我就是辛苦到什麼樣子上，我都不怕的。所以在這個法會，我一定要也研究經典、看經典，盡我的所能，和盤托出給你們講，希望你們每一個人人都得到這個佛法的好處，這是我的意思。

不過我這樣講，聽不聽還是在你，你實在不聽，我也沒有法子。因為我不是你，你也不是我；也可以說你就是我，我就是你。怎麼說呢？Nick 在前幾年聽我講過這個道理，我們現在大家互相喘氣，這都通著的，沒有什麼分別。大家都是一體的，一個的，所以你也不要障礙我，我也不要障礙你，大家我們共同來研究佛法，共同大

家都開悟，有一個不開悟，這也是我沒盡到責任。這個法會很重要的，大家要專心來研究佛法，研究這個經典，不管它深淺，懂我也要研究，不懂我更要研究。我懂一點，就是比不懂好得多。我就懂一個字，現在這個法師講經，這個字以前我不知道怎麼講，現在我知道了，那已經就夠了。你懂得一個字已經是得到好處了，更不要說不止一個字，那個價值是太高了，沒有法子可說的。

阿難他證了初果，為什麼不能對抗這個〈先梵天咒〉呢？因為他過去所修的，是用他這個心識來修這個定。這個心識是有生有滅的，不是徹底的。以心識這種思想來修這種定，這就是天臺修的止觀那種定，這種定是屬於八識的，而不是不生不滅性的。以這個不生滅性，修不生滅的定，這才是真正的定，不會被外面的境界所搖動。所以阿難他盡用這個心了，無論什麼事情他也用心；聽經也是用心他來記著，這佛講的什麼道理，他用強記的這種記憶力來記。這都是一種識，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所以他才遇著這個魔的境界，就認不清楚了。

我們修道的人最要緊的，是能認識環境，能認識這個境界。境界來了，你若認識它了，就不被境界所轉，這個境界它不能搖動你，而你這個定力能把這個境界勝過去。就是善的境界、惡的境界、順境、逆境來了，你都可以如如不動，了了常明，這就是真正定力。如果遇到喜事，你就歡喜了；遇著憂愁的事情，你就發憂愁了，這都叫被境界轉。喜怒哀樂，你隨使用到這個地方，這都叫被境界轉；不被境界轉，就像什麼似的呢？像那個鏡子似的，那個鏡子「事來則映，事去則淨」。那個鏡子裏，你有人一照，它有個影在裏邊；你人走了，它也沒有了，這叫不被外境所轉，那個鏡子本體始終是光明的，不會受染污的。所以我們人若有了定力，不動了，就像那個鏡子似的，有真正的智慧，徹底明瞭了，這是最要緊的。

那麼現在講這個「奢摩他」。奢摩他是印度話，翻譯到中文就叫「寂靜」，意思就是寂然而靜。但是這個寂然而靜，是強制這個心使之它有這種定力不打妄想，不是徹底的定。所以這是小乘修的一種方便法門，不是徹底的定，這是最初釋迦牟尼佛對著二乘人所講的。三摩，三摩叫「觀照」。觀照什麼呢？觀照十二因緣，觀照四諦法。禪那，也是梵語，翻到中文叫「思惟修」，又叫「靜慮」。思惟修就是用這個心總想它，總這麼思惟，常常這麼想，想來想去。好像這個修止觀的，天臺三止三觀，講「空、假、中」——觀空、觀假、觀中，這是天臺所講的。

本來是不錯的，但是要是比較這個楞嚴定，那相差是太遠了。所以這個禪那就是靜慮，我們現在坐禪，是 meditation，這也叫禪那；雖然是禪那，可是有徹底、有不徹底的。小乘人所修的這個，就是用識心，所分別的就是用識心。這個識心是有生滅

的，以有生滅的這個識心來用功修定，這是不能徹底得到這個真正的佛定。

那麼要修什麼？就要修楞嚴定。這個楞嚴定怎麼樣修法呢？向下面那個經文裏邊，一點一點都會告訴你。你把這一部經聽明白了，就知道楞嚴定怎麼定了，就不會發愣了。現在還不知道，就：「喔！怎麼...，從什麼地方下手啊？」現在你就好像人在這個山上，想：「這個山是什麼樣子的？」人在這個山裏頭，樹木是根林得很深很深的，你在這山裏頭不知道這山的面目。古人說，人不知道廬山的真面目，只緣身在廬山中。你不知道廬山是什麼樣子，為什麼呢？因為你身在那個廬山裏邊，所以你看不見；你若走遠了，那個廬山是什麼樣子就看見了。往遠一點看看，就看見了。

所以我們現在鑽到《楞嚴經》裏邊來了，往前走，慢慢看看《楞嚴經》裏邊都什麼樣子。你看清楚了，那時候，喔！你說：「這回我可得到寶物囉！這回可入了寶山囉！」把這個金銀珠寶抓了兩大把，又揣了一懷，帶回家裏去。那你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用不完地用，夠你一生的受用，都受用不完。那麼將來就證到楞嚴的佛果，那你又該教化眾生去了。

於時復有。恆沙菩薩。及諸十方大阿羅漢。辟支佛等。俱願樂聞。退坐默然。承受聖旨。

「於時復有」：於時，就是在這個時候。在什麼時候呢？就是在阿難啟請釋迦牟尼佛，詢問十方如來得成菩提，得成正覺，這個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禪那最初方便這個時候，這叫「於時」。那麼這個時候又有「恆沙菩薩」：前面已經有了恆沙菩薩了，現在又增加了恆河沙數菩薩。這恆河，我本來講過，現在因為有人以前沒有來聽過的，再把它重講一遍。

印度有一條恆河，這條河有四十里那麼寬。恆河裏邊的沙好像麵粉那麼細，非常地柔細，甚至於就和微塵一樣。不過微塵它是有動向的，微塵它是在空中飛來飛去的，忽上忽下，忽高忽低；這個沙是在那恆河裏邊不起來。如果颳大風也會吹起來的，吹得飛沙走石。喔！在那個沙漠的地帶，你若遇著狂風也很危險的。那麼這個沙這

樣細，那四十里這麼寬，你說有多少粒沙？你能算得過來，算不過來？你用現在最高的算學家，算一算那恆河裏有多少沙，算不過來，這就表示沒有數那麼多。有恆河沙數這麼多的菩薩。

菩薩具足叫 Bodhisattva，中國人願意省文，願意簡略，所以就叫菩薩。這 Bodhi 是覺，就是覺悟眾生；Sattva 就是有情，這就是一個覺悟的有情。什麼叫有情？一切眾生都叫有情。也可以說是他已經覺悟了，再去令其他的眾生覺悟，這也是菩薩。又可以有一個說法，說是這是眾生裏邊一個有情而得到覺悟了，這也叫 Bodhisattva。又有一個名稱叫「大道心的眾生」，他的道心最大，誰對他怎麼樣子不好，他也不怨恨，所以他道心非常大，絕對不生煩惱，絕對沒有脾氣，這是大道心，他道心最堅固、最大，這種的眾生，就叫 Bodhisattva。又叫開士，他開開什麼了呢？開開他這種的菩薩心了，開開他這個菩提心了，菩提心打開了，所以這個叫菩薩。

「及諸十方」：諸，是語助詞，就是所有十方。十方就有四維上下，這是六方，再加東南、西南、西北、東北，這是四方。東、西、南、北，這叫四維，加一個上、下，這叫六方。《彌陀經》上有六方諸佛，沒有講十方。十方，就加上東南、西南、西北、東北這四個角落，這合起來叫十方。本來若讓我講，你說怎麼講？我說一方都沒有，是圓的！地球是圓的，那有個方呢？但是這佛經上說是方，我們就講方了。但是我講這個圓的還不成立的，你不要依照我這個講。我認為這個世界都是一圓化，都在這個大光明藏裏邊，在這個如來藏裏邊，哪有一個南北東西、四維上下？沒有的。這是我的見解，或者不對的。這十方什麼呢？「大阿羅漢」：我講得好好笑啊？大阿羅漢不是小阿羅漢，這大阿羅漢，什麼大啊？他的道大，並不是說他長得大，身量高，這叫大阿羅漢。這是他法性大，法力大，道德也大，所以這叫大阿羅漢。

什麼叫阿羅漢呢？阿羅漢也是梵語，有三個意思，你們有人知道阿羅漢這三個意思是什麼嗎？第一個意思是應供。應什麼供呢？應天上的人供，應人間的人供，這叫應供。在比丘，乞士為因；在阿羅漢，應供這就是個果。在因的時候叫乞士，果地的時候就叫應供，這是第一。

第二是什麼呢？有人記得嗎？我忘了。(弟子答：殺賊。)喔！那你想起來了，這真還有一個好徒弟幫我想著，要不然的時候，你說多倒架子，講不出來了。殺賊，說：「喔！那殺賊不犯戒嗎？佛教講的不殺生嗎？那麼他把這個賊若殺了，這不是犯戒嗎？」不是的，這個賊不是外邊的賊，是你裏邊的賊。裏邊什麼賊？裏邊你那個無明賊、煩惱賊。煩惱就是賊，甚至於你眼耳鼻舌身意，這都叫六賊，它盜你的東西，你還不知道呢！你的眼睛一看東西，你這精神散出去了一點。本來你精神很充足的，你看東西看多了，被這個眼睛的賊，把你的寶貝給偷去了；你聽東西聽得多了，把

你這個聞性也都散了，這也給盜去你的精神，消耗你的精神；眼耳鼻舌身意，這都叫六賊。

你不要以為這個眼睛是我的好朋友，耳朵也是幫忙我的，這個鼻子嗅香，舌頭能嚐味，這都是幫助我的。不是的，眼耳鼻舌身意，這叫六賊，偷你的無上珍寶，偷你家裏的法財，你不知道。這個賊和你做鄰居，你不知道，那個東西怪不得被人偷去囉，怪不得啊！這個地方要緊要緊的，你不要忽略，以為我講笑話。如果你不丟這個東西的話，你早成佛囉！所以這個很要緊的，你們要往裏頭參一參，想一想究竟偷你什麼東西了？你覺得沒丟東西，但是我知道你把那個錢買不來的寶貝，你都丟了，你還好得意呢！以為：「喔！這你看我多好，我眼睛看得多遠，比旁人的眼睛都看得清楚！」你以為是好啊，但是你越看得清楚，你散的精神越多。

說：「你這個法師講這個經哪，我一聽就夠了，簡直說得一點理由都沒有！」你等你明白了，你就知道我講的真真有理由；現在你沒明白，當然你說我沒有理由。所以這個大阿羅漢就是殺煩惱賊的，殺六根門頭——眼耳鼻舌身意這種的賊。

還有一個名字叫什麼呢？這回不要你想，我現在想起來了。什麼呢？叫無生。無生就是沒有滅了，不生不滅的，叫無生。他也不生也不死了，這叫證到無生法忍上，再不受生死了，所謂「所作已辦，不受後有。」所作已辦，他所應該辦的事情，已經都辦好了；不受後有，再就不受生死了。所作已辦，不受後有，就不墮落到三界來了。在《四十二章經》裏頭，佛告訴我們人，說：

慎勿信汝意，汝意不可信。

「慎勿信汝意」，你不要信你自己這個意思。「汝意不可信」，你的那個意思不可信。你那個意思為什麼不可信？那就是個妄想。因為是妄想，你若信妄想，那你就有了妄行為了；有了妄行為，就要受這妄生死了。因為你不信那個妄想，不信你那個意，就不會受妄生死了。要到什麼時候，你才可以信你自己的意思呢？說你「證四果阿羅漢，方可信汝意」，你證到四果阿羅漢的時候，那時你才可以信你自己的意思。沒有證到四果阿羅漢，你不要盡聽自己的話，不聽善知識的話；要聽善知識的教導，這才可以。所以這大阿羅漢，就是應供、殺賊、無生，有這三種的意思。

「辟支佛」：就是辟支迦羅，是緣覺，又名獨覺。「等」：等就是很多，不是一個、兩個。「俱願樂聞」：「樂」這個字，有的讀樂（音拉），在此地讀樂（音耀），好樂（音號耀）就是歡喜；不錯，是歡喜，但是不讀樂（音拉），讀樂（音耀）。俱願樂聞，都想要聽一聽。好樂，就是當個「好」字講，好樂就是很歡喜聽的。「退

坐默然」：退，就是好像現在這個 Nick 坐在這兒，這就叫退，退坐到一邊了；默然就是不講話了，聽著我講。這個退坐默然不是聽著我講，是聽釋迦牟尼佛講。「承受聖旨」：就都想承接佛所說的這種法音，聖人這種的妙旨、宗旨，聖人所說這個道理，所以這是大菩薩和阿羅漢都來想要聽法來了。

爾時世尊。在大眾中。舒金色臂。摩阿難頂。告示阿難。及諸大眾。有三摩提。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具足萬行。十方如來。一門超出。妙莊嚴路。汝今諦聽。阿難頂禮。伏受慈旨。

這一段文本來在後邊，這個圓瑛老法師看這一段文，在後邊這個文前後不相合，所以把這一段文移到此地來。那麼我也研究了很多次，這一段文移到此地來也是相應。因為在後邊，它那個前後的文意不貫穿，前後不相同。把這一段文移到這一段來，上下文比較貫穿，氣就接連起來。這一段文和前邊、後邊有連帶的關係，所以這圓瑛老法師把這一段文移到此地來，我都很同意的。

「爾時世尊」：爾時，就是當爾之時。什麼時候呢？就是這十方的大阿羅漢和大恆河沙菩薩，大家聚會到一起，要承受聖旨的時候。也就是阿難啟請釋迦牟尼佛，說一說這十方的佛最初成佛這妙奢摩他、妙三摩、妙禪那這種修行的方便法門。所以當爾之時，世尊「在大眾中」：在這個法會大眾裏邊，「舒金色臂」：世尊伸出來他那個金手臂。佛的臂是金色的，不是說貼上金才是金色，他本來就是金色的。舒金色臂，舒就是伸開，伸開他這個金色臂幹什麼呢？「摩阿難頂」：摩阿難這個頭頂。在佛教裏頭，這摩頂表示一種什麼呢？表示一種慈悲愛護眾生。

佛也講愛護，也講愛，可是這個愛與一般的愛不同，這個愛是慈悲而愛護眾生，是保護著眾生，令眾生一切的魔障都沒有了，不是像一般人所講的這個情愛。所以這個地方，我們人要特別用一番功來研究這個道理。你不要說：「佛也講愛啊！」佛那個愛，不是我們這個私愛，不是我們這個情愛，是很普遍地對一切眾生都如自己的子女一樣。世界上最愛的就是父母愛子女，這可以說是最愛惜了。你看！那父親、母親生出一個兒子，這個兒子對父親、母親怎麼樣不好，這父親、母親都原諒他，說：「哦！他小孩子不懂事情。」都很原諒他的。甚至於那小孩子小的時候，打父親、罵母親，這父母看得哈哈笑，也不覺得他不對。為什麼這樣子呢？就因為對他太愛了，愛得太厲害了。這父母對子女這種的愛，比這個夫婦間的愛更甚、更厲害。

那麼在美國人，這一樣我還很佩服的，子女十八歲就自己去獨立去了。父母有的時候就不管他了，這個也是很好的，養成子女沒有一種依賴父母的性。好像白文天十五歲就跑到臺灣去，闖世界去，這都是獨立，有一種獨立的精神。可是獨立的精神，

年紀太輕，未免有的時候見事情見得不圓滿，因為經驗少，所以有的時候就很容易誤入歧途的，很容易就被這些個不正當的朋友拖到水裏去；拖到水裏，就不容易自拔的。幸虧這個白文天還有善根，所以現在又學佛了。

那麼美國這個家庭，子女到十八歲就自立了，我本來很同意的。但是也未免他沒有經驗，有的時候到外邊就容易被這個世風吹倒了。世風，世界社會這個風潮，很容易吹倒的。所以現在美國很多青年人，也不知道什麼叫一個國？也不知道什麼叫做家？甚至於連他自己的本身都不知道是怎麼回事了？一天到晚吃 LSD（迷幻藥），或者吃 marijuana（大麻菸），或者還有用很多種的麻醉品；麻醉得頭腦什麼也不清楚了，一天到晚迷迷糊糊的，過一天算一天。你問他說：「你對國家怎麼樣？」「哼！我管它去。」你問他：「你對家庭觀念怎麼樣？」「這我……沒有家了。」你說他是個出家人嗎？又不是；你說他不是出家人嗎？他又沒有家了。你說這個未免……，這叫做半天吊，在這個半天上，上不上、下不下，你看這樣，這我看得很可憐的！

那麼佛愛護一切眾生，他對一切眾生比父母愛護子女更厲害，所以他這個摩頂，就表示他一種深愛的這種意思。所以佛講摩頂，在佛教裏頭的摩頂，就表示對你有一種愛護的意思。摩頂又可以說是他用佛光來注照你；用手給你摩頂，就好像給你注射清血藥針似的。這打什麼針？他用這個手一摩你這個頂，那佛手上就放光，把你內裏邊的黑暗都給照除了。照除你的黑暗，就令你諸惡消滅，善根增長。諸惡，什麼惡都消滅了，善根增長。

說：「哎呀！那我可錯過機會了。我若生到佛的時候，也叫佛摩一摩我的頂，我也諸惡消滅了，善根增長了。」誰不叫你生在佛出世的時候來著？誰叫你生在現在的時候來著？這不能怨人家，也不能說是後悔；也不要後悔，也不要怨人，也不要怨天，也不要怨佛。我們現在生在這個時候，就在這個時候學佛法。我們現在如果誠心，感動了佛也會來摩我們的頂，也是這樣愛護我們。佛雖然入涅槃了，佛還在一切處，清淨法身遍滿一切處。你不要認為佛離開我們了，佛時時都和我們同在的，佛時時都和我們在一起的，不過我們看不見佛。我們這一天行住坐臥、吃飯、穿衣服，都在佛這個法身裏邊呢！沒有超出佛法身之外的。所以我們和佛是常常在一起，不過自己看不見佛，肉眼沒有那麼大神通，那就沒有辦法了。

摩阿難頂，「告示阿難」：佛指示阿難，不單指示阿難，就「及諸大眾」：還有在這個法會一切的大眾。都有什麼人哪？就有大比丘、大菩薩、長者、居士，以及這國王，都在這兒一起了。告訴大眾什麼呢？說「有三摩提」：有一個定的名字，三

摩提就是定。有這一個定的名字，叫什麼呢？「名大佛頂首楞嚴王」：它這個名字就叫大佛頂首楞嚴王。這個定的名字就叫楞嚴王定，這就是究竟堅固定的一個王。

「具足萬行」：具足就是包括的意思；包括萬行，萬種的行門它都包括了，就是包括無量無邊萬行這麼多的三昧，這一些個定都包括在內了。「十方如來」：所有十方的佛。「一門超出」：都是從這個首楞嚴王定，這一門超出去的。這是「妙莊嚴路」：這一個路真是一個妙莊嚴路，這個路是特別莊嚴而微妙的。

「汝今諦聽」：說是你現在審諦而聽。諦聽，就是你注意，你不要馬馬虎虎地聽我講經。我現在講經，你要注意聽，你要審諦而聽，要把你那個精神貫注到耳朵上來聽，不打妄想，不要在這兒聽經，跑到街上去看東西，就這樣子，這叫諦聽。「阿難頂禮，伏受慈旨」：阿難聽佛這樣一講，於是乎就又起身頂禮，向佛來叩頭；伏受聖旨，就趴到地下那兒聽著佛講經，聽著佛講這種楞嚴王的定。向下邊這個文，就快要到正文裏了。這個正文就是正宗分，現在這還在這個別序裏邊。

佛告阿難。汝我同氣。情均天倫。當初發心。於我法中。見何勝相。頓捨世間。深重恩愛。

阿難伏承聖旨，就等著佛給他說法，佛就先徵問他出家的原因。「佛告阿難」：釋迦牟尼佛告訴阿難，說「汝我同氣」：汝就是阿難，我就是佛自稱。怎麼叫同氣呢？因為阿難和佛是堂兄弟，所以這有一種親戚的關係，有一種血統的關係，所以這叫同氣。「情均天倫」：情，就是這一種情份，就是這一種親情；均，是平均。天倫，就是說你我好像親兄弟一樣。

中國不是說有天倫之樂，敘天倫之樂事？怎麼叫天倫呢？就是天然的倫常。按照世間法來講，這是一種最應該的一件事，這就是天；天以自然為義，天就是自自然然的，說這個自自然然地有這麼一種倫常。倫，也就可以當輪迴那個「輪」講，這個兄弟父母祖，總這麼輪，有兄弟，有父母，有祖父，又有子女，再有孫，這輪著。你做完了子女，將來又做父親；做父親，又做祖父、祖母，這輪著來的，所以互相遞償。所以中國人講孝道，也就是你現在若孝順父母，將來你的子女也孝順你；如果你不孝順父母，你的子女也不孝順你。

所以在中國講孝道，尤其最重視這個孝道，在中國有一句俗語說：「百行孝為先，萬惡淫為首。」百行孝為先，一百種的善事，以孝順父母這是最根本的善，最根本的道理，所以在中國講有二十四孝。那二十四孝有「唐湘哭瓜」；唐湘是人的名字，姓唐叫湘，他父親、母親有病，想要吃瓜。這個瓜是甜瓜，很甜的，在中國北方有那種甜的瓜。他父親、母親想這個東西吃，這冬天根本就沒有的。冬天下雪怎麼會

有瓜？所以他就用一粒瓜籽，種到地下，他就趴在那個地方搗著瓜，就在那個地方哭，說：「這瓜快點生出來，要結了瓜，給我父親、母親好吃啊！」他這麼一哭，你說很奇怪的，哈！這也不知道是菩薩的感應啊，是佛的感應，也不知道是鬼神的感應；總而言之，這個瓜就生出來，就開花，就結果，就結了瓜，他拿回去就給他父親、母親吃了。這個就是因為他一念的孝心，為他父親、母親這一點的真心，就有這種的感應。

還有那個「孟宗哭竹生筍」；孟宗也是個人的名字，他父親、母親想要吃竹筍，這個竹有那個筍，想吃這個東西。他也在那兒一哭，這個竹子就生筍了。所以這個事情很奇怪的，你不能以思想來了解它。還有那個「王祥臥魚」；王祥他父親、母親想魚吃，你說怎麼辦呢？他也沒有錢買魚，這又是冬天。他就把衣服都打開來，趴到那個冰上。冬天北方那個冰都凍得很厚，他不穿衣服在那兒躺到冰上，來臥這個冰。臥冰幹什麼呢？求鯉，想得到一條鯉魚。在這個時候，把冰溶化了，果然就得到鯉魚。等他回去到了家裏給他父親、母親一講這個道理，他父親、母親說：「那不要吃這個魚囉！這個魚大約是龍王送出來的，這是龍子龍孫哪！」於是乎他父親、母親沒有吃這個魚，病也就好了。

這就是說孝順父母有這種感應，孝感動天。大舜因為孝順，所以感得象為之耕，鳥為之耘，有這種感應。這個為人子的，一定要對這個孝道特別注意的，所以這是天倫，天倫最注重的就是孝道。

「當初發心」：說在最初你發心出家的時候，「於我法中」：你在我這個佛法的裏邊，「見何勝相」：你見到什麼殊勝的這種相好呢？就是你見到什麼好的境界，你才發心呢？「頓捨世間」：你即刻就把這個世間的恩愛都捨離了。究竟你是為的什麼呢？這問阿難。世間，就是這個世上所有的。「深重恩愛」：這個世間父親、母親這種恩就非常地深，夫婦間這個愛就特別重。你要是能以把夫婦間這種的愛心，用來愛惜佛法，學習佛法，那可就沒有不成佛的。可惜就不能把這種夫婦相愛這種的心，轉換來聽經、研究佛法；能轉變過來愛惜這個佛法，那可就不可思議了。

那麼阿難呢，他最初就把這個思想轉變了，能以也不愛他的太太了，也不愛他的父母了；父母的深恩也不管了，太太的情愛也不管了，什麼都不管了，就去跟著佛出家去了。所以現在佛就問他，你最初見到什麼好的勝相。勝相，就是不同的，非常殊勝；勝就是和平時不同的，就是勝過平時那種相好。這一段文是佛問阿難為什麼出的家？你為什麼能就捨下了，就把一切都放下了呢？就問阿難。下邊這段文就是阿難答覆他的。

阿難白佛。我見如來三十二相。勝妙殊絕。形體映徹。猶如琉璃。

佛問阿難，為什麼這個深重恩愛你都能捨了呢？並且你能頓捨世間深重恩愛呢？你看見我，你就把這個家裏的太太也不要了，父母也不管了，這你到底為什麼啊？就這麼問他。你快告訴我，快講啊！不要想，你就直心答我，你不要想是怎麼回事？現在你最初怎麼樣發心，就怎麼樣對我講。

所以「阿難白佛」：阿難對佛也就說了。這就要坦白囉！坦白怎麼樣講呢？說「我見如來」：最初我一看見佛，「三十二相」：你有三十二種相好莊嚴——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這個三十二相，頭上有無見頂相，腳下有平滿相。這三十二相若要知道，看看《佛教大辭典》，那說得很詳細，可以大家共同研究一下。現在我若講這三十二相，那講的時間更久了。

「勝妙殊絕」：這三十二種的相好太好了，我從來就沒有看見這樣子相好的。勝妙，勝就殊勝了，妙就妙好了；絕，就是任何人也不能比了，這世間沒有再能比佛你的相好莊嚴了。「形體映徹」：你這個形體，就是身體，身形這個體，這都是佛的報身。佛的報身映徹，映就是透明的，好像在外邊就能看到裏邊似的，這光明皎潔，「猶如琉璃」：就好像琉璃體那麼樣好，那麼樣地美滿。這是阿難答覆佛，說見到佛的相好是這樣子。

常自思惟。此相非是欲愛所生。何以故。欲氣麤濁。腥臊交邁。膿血雜亂。不能發生。勝淨妙明。紫金光聚。是以渴仰。從佛剃落。

因為我見著佛的身體，好像青色琉璃那樣子地美滿妙好，所以我就「常自思惟」：很多的時候，常常自己思惟。我自己就想，用心裏就想。這個想就是個識心，他見到佛這個相好莊嚴，這也是個心識，都是個生滅心，也就是生滅的。他就思惟「此相非是欲愛所生」：說是佛這種三十二相，我相信這不是由情欲和愛念所生出來的。

「何以故」：為什麼我這樣想呢？「欲氣麤濁」：這個欲氣，這就言其男女這種的淫欲，男女淫欲這種的氣氛、這種的情形麤濁啊！這是很不潔淨的。麤就是很粗的，濁就是不乾淨，總而言之，這種的情形就是很不潔淨的。怎麼說不潔淨呢？「腥臊交邁」：因為它腥，男女這種的問題有一股腥味，有一股臊味。交邁，男女交媾的時候，以為是好，其實這個氣味非常之腥臊臭的。「膿血雜亂」：這個裏邊又有膿，又有血，雜亂而不潔淨，不潔淨就是污濁。「不能發生」：要是以這種愛欲，這父精母血所造成的身體，這個不能發生「勝淨妙明」：不能發生這樣殊勝妙好而清淨光明的，不能發生這種的形相。「紫金光聚」：這個身上總有一種紫金光，好像那

個山似的聚到一起。紫金光這光非常之大，常常聚到佛的身上。

「是以渴仰」：是，是因為；以，是所以。因為這個，什麼呢？就因為上邊所說這個相好，和父母交邁這種的情形，我看見紫金光聚這種好處，是以渴仰，因為這個，所以我就好像要喝水那麼渴——渴仰，仰慕佛這種相好。這種的仰慕，也是一種愛心，這叫捨愛從愛，捨去了一個愛，又拿起一個愛。捨愛捨愛，把這個愛放下了，把那個愛又拿起來了。愛什麼呢？愛這個佛的相好。「從佛剃落」：因為這個，所以我就渴仰佛，跟著佛就剃髮出家了，我就因為這個出家的。剃，就把這個鬚髮都剃落了。

其實阿難也就因為這個地方錯了。為什麼錯了呢？他不是真正想要修道才出家的，所以他出家之後只注重多聞，也就是因為這一點錯了。他就歡喜佛這個相好，也就把他愛家庭這種的愛心，拿來愛佛這個相好。這雖然不屬於那種情欲，但是還有一種愛心。我方才說，你要把夫婦這個愛變成愛佛法，你不是單單愛，就可以了生死。你要怎麼樣呢？你要真正實行去，就念茲在茲地、念念不忘地，這麼總要行持佛法，一時一刻也不要忘了它。你朝於斯，夕於斯，早晨也是參禪打坐，研究《楞嚴經》；晚間也是參禪打坐，研究《楞嚴經》，聽講《楞嚴經》，不要打其他的妄想，也不要盡說一些個用不著的話。你說一些個用不著的話，對你研究經典和坐禪上，都不會有幫助的。我們修行，在這幾十天要拼命用功，要犧牲一切來研究這個佛學。我們把佛學研究明白了，那個時候我們才是真正有了智慧了，是真正聰明了。

所以現在阿難就是因為單知道愛佛，而不知道去修定。他仗著什麼呢？他以為佛是我的哥哥，我不要修行，到時候佛就給我定力了。後邊就講了，他以為如來能惠他三昧，能給他定力。誰不知身心本不相代，這個身心誰也不能替代誰，所以他這是錯誤。那麼阿難很聰明的，比你我現在的人大約都聰明，但是他聰明反被聰明誤。為什麼呢？就注重多聞了，不注重定力；不去實行去，單學口頭禪。你看！說，他什麼都會說的，佛所說的法他都記得，怎麼樣說，一字都不錯的；但是可就沒有定力，所以就受摩登伽女的〈先梵天咒〉這種束縛了。

阿難雖然把家庭之愛放下了，對佛又生出一種愛心，這還是和愛家庭那種愛心是一樣的。他看見佛相好莊嚴出家了，他看不見佛的這種智慧，這種的覺悟，這種的道德；他不學佛這個道德和覺悟的這種智慧，就想學佛這個相好。那麼為什麼他想學佛這個相好呢？因為阿難大約在過去生中盡著相；盡著相，所以專門在這個皮毛上用功夫，一看見佛，他不管佛的智慧，他雖然說是記得佛所講的經，但是他不太注意的，就這麼看佛這個相好，認為一天能看見佛，這就滿足他這種欲望，滿足他這

種心了。所以這種心和愛家庭那個愛，是一樣的，沒有分別，所以他沒有定力。

為什麼沒有定力？就因為愛欲心太重了。你們誰若想得到真正的定，把這個愛心要先放下了。愛心放下，那麼你憎了，說是：「我不愛一切，我討厭一切，見到誰我都討厭，你離我遠遠的，我要一個人，我要自己修行。」這又錯了！你討厭人，這又錯了，也不能得定的。你要還憎人、也不愛人這樣子，對人都好像是人和我是一樣的，大家平等平等的。既然平等，人我是一個了，你又愛誰啊？又憎誰啊？對誰能會生出一個愛心？對於哪一個又會生出一個討厭的心呢？沒有。

說是：「這樣我辦不到。」有人用英文對我講，說：「hard work（難做）！」hard work，你要 work（做），才能得到真的東西嘛！hard work，你就不 work 了，那你就得不到的。你若想得嗎？想得就要照著我所說的去做，不要聽著你自己的思想去做去。也無憎、又無愛，這就是平常心是道，這個心就是合乎道了。

佛言。善哉阿難。汝等當知。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生死相續。皆由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

阿難因為歡喜佛的相好莊嚴，於是乎就捨離世間的深重恩愛，而把鬚髮都剃去，落髮出家了，所以從佛剃落。當時佛住世的時候，所有的比丘落髮，不要用刀子這麼落髮，佛只要說：「善男子！汝今捨俗出家，鬚髮自落，袈裟著身。」佛只要這麼講幾句，這個出家的人這鬚髮就落了。為什麼呢？這佛的神通給他落髮，所以也不要像現在去受戒去了。因為佛一給他說幾句話，這樣子他就有了戒體了，也就袈裟著身，就有了袈裟了。

以後佛入涅槃了，我們人再要出家，就要用剃刀子來剃落鬚髮了，要到戒壇上去受戒去了。中國的戒壇本來以前受戒要三年的期間。那麼三年因為時間太久了，這也就想出一種科學的辦法，也要快一點，於是乎這受戒就五十三天。那麼以後到現在，有的地方受戒不是五十三天，是多少呢？十八天，就受戒了。又有更快的地方，一個禮拜就受戒了。又有很普通、很化學的；這個科學完了，接著就化學了，什麼都變成化學了。怎麼樣？三天就受戒了，就有這樣的地方。在香港大嶼山，有的地方傳戒就是三天，這也傳一次戒。其實三天這個戒法，不如法的。這是佛入涅槃之後，出家人要受戒的。

「佛言，善哉阿難」：那麼佛聽阿難說他出家的這種因緣，是因為看見佛三十二相、八十種隨形好，才出家了，佛就很讚歎。佛言：善哉！善哉！這個善哉就是讚歎之辭，就說你真好啊！你真好啊！怎麼樣好法呢？你真是個大丈夫，你能以捨俗出家，

你真是最好了。可是好是好，現在我還要問一問你，所以前邊那兒說情均天倫，那意思就是說，你問我，我本來即刻就應該答覆你；不要說我們這是自己家裏人，就是其他的人來請問我，我也都歡喜答覆他的問題。那麼現在我先要徵詢你出家的因緣是怎麼回事。所以阿難也就說，我因為看見佛的相好光明，我就發生了一種愛慕而渴仰的心，所以常自思惟，說佛的身不是欲愛所成。他大約想了好多次，於是乎他也決心出家了，這一出家，就盡學了多聞了。

他說善哉阿難，你真好啊！你是一個很好的發心的比丘。可是「汝等」：汝就是你們大眾；大眾等，就包括當時大比丘、大羅漢、大菩薩，在法會這一切的人。汝等怎麼樣呢？「當知」：你應該知道；知道什麼呢？「一切眾生，從無始來」：從最初做人那個時候到現在。「生死相續」：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死死生，脫白骨如山，脫的那骨頭有山那麼高了。你每一個人脫的骨頭，都有山那麼高，所以生死相續，就是接連不斷，死了又生，生了又死；今生又有來生，來生又有來生，所以相續不斷，接接連連地總也不能斷。斷什麼呢？生死。就是生了又死，死了又生，生了又死，死了又生。從什麼地方生？到什麼地方去呢？不知道。這被你的業緣所牽，業障所牽。你生到什麼地方？你從什麼地方來的？生從何來不知道，死從何去又不知道。

為什麼有這個生死呢？我現在告訴你，「皆由不知常住真心」：為什麼有了生死啊？就因為不明白、不知道什麼呢？常住真心。這個常住的真心，它是不動不搖，不生不滅的，不垢不淨，不增不減的。這個常住真心，因為它不動搖，所以叫常住；不增減，所以叫真心。光知道這個真心了還不算，況且沒知道；還有「性淨明體」：這性就是你的自性。你這個自性是清清淨淨的、光明遍照的這個體。你這個法性，你這個自性，是光明遍照的，可是你不知道，你把它忘了。

猶如什麼呢？好像衣裏的明珠。在《法華經》上說，有一個很有錢的人，他有個兒子，這個兒子不歡喜在家裏，跑出去了。在他臨走的時候，他父親、母親恐怕他到外邊流落街頭，沒有錢用，於是乎就把一粒如意珠，給他藏到衣服裏邊，用線給縫上了，可是也沒有告訴他這個兒子。他兒子就跑出外邊去了，到處去過流浪的生活，他也不知道衣裏邊有一個無價寶珠。所以雖有無價寶珠，他自己不知道，也不能利用這個無價寶珠。我們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也就等於這個無價寶珠是一樣的，但是你不知道，你就沒能利用它。

那麼你用什麼呢？「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你所用的就是這個生滅心，不是那個不生滅的真心。這個生滅的心就是一種識，你那一種識把你支配得顛顛倒倒、昏昏迷迷的。因為你盡用這個妄想來用事，這個妄想不真，所以也就故有輪轉，

也就在這個生死輪迴裏頭轉來轉去而不休息。這個輪轉，就轉來轉去，轉過來轉過去，轉過來轉過去，總在這裏邊轉。在什麼裏轉呢？就在這個生死輪迴裏頭轉，轉來轉去，轉來轉去，喔！不知道轉到什麼時候為止？

為什麼你有這個輪迴呢？就因為有妄想；你妄想如果去盡了，不生妄想，你的生死也就停止了。我們生死輪迴沒有停止，就因為妄想用事；妄想就是這個識——心意識，用這個心意識，所以就把自己陷住了，陷到這個泥濘的泥土裏，在這兒不能自拔，自己拔不出腿去了。這是佛向阿難說所以受生死的原因，就因為不認識這個真心；如果你認識真心了，生死就很容易了了。

汝今欲研無上菩提。真發明性。應當直心。酬我所問。十方如來。同一道故。出離生死。皆以直心。心言直故。如是乃至。終始地位。中間永無諸委曲相。

「汝今欲研無上菩提」：佛又問阿難，說你現在是想要研究、追求明白這無上菩提嗎？「真發明性」：你要真正地發明那個根源，就是這個菩提性發明的那個來源，也就是怎麼成的菩提，你想要知道嗎？你若真想知道，「應當直心，酬我所問」：你應該用直心，不要用彎彎心，不要用那個委曲的心，要直心。在《維摩詰經》上說：「直心是道場。」所以現在就要用這個直心來酬我所問。

酬就是酬答，就是你答覆我這個問題。我問你什麼，你要直心來答我，不要再用那個妄想，想一想：是怎麼回事啊？我要怎麼答才對啊？好像兩個人作戰似的，我要用一手什麼功夫，才能把你勝了？像那個武術家，你來一拳，我應該是用一腳，是怎麼樣啊？你這樣一想，就不對了。你要用你的直心，我問你什麼，你就照直著來答覆我，這叫應當直心，酬我所問。

直心就是道心，直心是道場。為什麼直心是道場呢？你這一念沒動這個時候，就是你的真心；你若一動念了，一打妄想，那就不是真心了。你沒想，這叫第一念；第一念，那就是真心所發出來的；等你落第二念，就第二義了。你想什麼就說什麼，不要想太多，我想到這兒，就說到這兒，這就是用你真心說話。你要是一想：「啊！我得不要這麼講，這麼講是不對的，我要那麼樣講。」那麼樣講，一想，又轉一個方針，又要變，這就是第二念。第二念就是人心了；第一念就是個道心，就是道場，你用第一念，所以第一念也叫第一義諦。沒有講話的時候就是第一義諦；等你講出了，那就落第二念了。

這個直心道場，就是不要你用這種人心來思想、答覆我，你要用你這個直心。我問你什麼，即刻就說，不要想的，不要思前想後；你思前想後，就不是直心了，所以

現在你要用直心來答覆我。

為什麼我叫你用直心來答覆我呢？因為「十方如來，同一道故」：所有這一切十方的如來，都是用直心才能成佛的。你不要用彎彎心，不要像那個「心」字似的，那個「心」字就是最不好的一個東西。你看中國這個「心」字，

**三點如星佈，彎鉤似月牙，
披毛從此起，作佛也由它。**

「三點如星佈」，三點就好像星星在天上那麼排布著似的；「彎鉤似月牙」，那心字這一彎鉤，像個月牙似的，初三那個月牙就像心那一筆似的；「披毛從此起」，披毛戴角做畜生，都是由你心造成的。所以我早不是講十法界不出一念心嗎？「作佛也由它」，你若成佛，也由你這一念心。不是說做畜生就由你心造成的，作佛也是由心造成的。不單作佛，你就做鬼也是由心造成的，做畜生也是由心造成的，你生到天上也是由心造成的，你證阿羅漢果也是從你心去造的，你行菩薩道也是從心造的。

好像你們現在要學佛法，研究這個《楞嚴經》，這都是由你那個先天裏邊一念心，你先天種下這個金剛種子了，所以現在才：「我一定要去學這個《楞嚴經》！我不怕有任何的困苦艱難，怎麼樣我都到那兒去學去！」這就是你無量劫種的這個金剛種子，這種菩提種種下來了，所以今天來學佛法，來學《楞嚴經》，這都是由這一念真心所成就的。也有的就由這個識心來幫助的，想來想去：「是去啊？是不去啊？」這麼來回拉鋸；來回拉鋸，推過來又推過去，拉距拉了一個時期，把這個東西割斷了：「喔！還是去！」到這兒來聽經這個問題，和這個是一樣的。

所以你要用直心來答覆我，為什麼要用直心？就因為十方如來他成佛，都是用直心成的，沒有用彎曲心成的。十方的如來同一道故，都是用直心這個道，因為這個，所以才能「出離生死」：才能了生脫死，把生死相續這個輪轉的問題截斷了。「皆以直心」：皆，就當個「全」字講，統統的，完全都是用這個直心成的佛。

「心言直故」：因為他用直心的緣故。「如是」：就是指的這個直心，你不要又以為是「如是我聞」那個「如是」了。這個「如是」和那個「如是」，是一樣的字，一樣的音，但是意思就不是前邊那個意思，這是單單指的這個直心。如是，像這樣子，「乃至終始地位」：終就是到妙覺，到佛的果位上；始是從乾慧地這兒開始。乾慧地，「乾」字在這兒讀乾（音甘），這是十地的一個初地，這到後邊都有講。

地位，由初地到妙覺的位置上，這叫地位。從初地到妙覺這個位上，「中間永無諸委曲相」：中間，由乾慧地到佛的果位上，那經過很長的時間，那修行很長，那個果位——初地、二地、三地、四地、五地、六地、七地、八地、九地，到十地，十地然後就等覺，等覺再來就是妙覺，相距一個很長的時間。這個很長的時間，也一點委曲相都沒有，中間永無諸委曲相，那麼一點的委曲相都沒有，完全是用這個直心，所以他成佛了。

這是釋迦牟尼佛恐怕他問阿難，阿難不用直心答覆他，亂講亂說的，就研究不出真理來了，所以他先要和阿難講清楚了，要用直心來答覆我，你不要馬馬虎虎的。我現在同你講正經的法門，講這個成佛的真發明性，那個最初成佛的道理，所以你不能隨隨便便，馬馬虎虎的，想來想去這麼答覆我，你一定要用你那個直心來答覆我。

阿難。我今問汝。當汝發心。緣於如來三十二相。將何所見。誰為愛樂。

這個「樂」字，一般不懂學問的人，就讀成樂（音勒），愛樂（音勒）。本來這個字應該讀成一個樂（音耀）字，這個樂就是好樂（音耀）。好樂就是很歡喜的樣子，也有這個樂（音勒）的成份在裏頭，但是還讀（音耀），應該讀這個去聲。

那麼佛這又問阿難，說「阿難，我今問汝」：我現在再問一問你。問你什麼呢？「當汝發心」：當，就是當在那個時候。當汝發心，當你發心那個時候，「緣於如來」：緣就是一種攀緣心，就是他那個識心想著佛的相好，這都是屬於攀緣，一種攀緣的識心。緣於如來「三十二相」：你攀緣如來這三十二相。「將何所見」：你用什麼看見的？「誰為愛樂」：誰愛如來這個三十二相呢？誰好這個呢？你現在要答覆我。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是愛樂。用我心目。由目觀見。如來勝相。心生愛樂。故我發心。願捨生死。

「阿難白佛言」：阿難就對著佛說了，說「世尊，如是愛樂」：像我這種愛樂的情形，你不是問誰為愛樂嗎？我現在用直心來告訴佛。「用我心目」：我是用我的心和目這兩種看見的。照著一般人所說，這是對的，用心和目看見佛，這是對了；可是後邊這個經上你就會知道他這是錯誤。

「由目觀見」：我用我這個眼睛看見的。看見什麼呢？看見「如來勝相」：我看見佛這種相好莊嚴，這種三十二相、八十種好，我是用我眼睛看見的。「心生愛樂」：我眼睛看見了，我心裏就生出一種愛樂的心了。愛樂什麼呢？我看佛的相好莊嚴，太清淨了，不像欲愛所生的那個身體那麼污濁，那有一種染污的性。我現在歡喜佛

這種清淨的身體，「故我發心」：故，當「所以」講。因為這個，所以我才發我這個心，「願捨生死」：我才願意從佛出家，跟著佛出家修道呢！我這種出家的來源就是這樣子，這是他答覆釋迦牟尼佛的所問。

佛告阿難。如汝所說。真所愛樂。因於心目。若不識知。心目所在。則不能得。降伏塵勞。

「佛告阿難」：那麼阿難說他所見的佛相好，是用眼睛看見的，心裏就生出一種愛樂的心了，他這樣子答覆佛。因為這個，所以他就願意捨離這個生死，發心出家。說完了這話之後，佛就告訴他了，又對他講話了，「如汝所說」：像你所說的「真所愛樂」：你是用這個心和目而有一種真心愛樂如來的相好，你真真地愛和好樂，「因於心目」：因為你的心和你的眼睛。可是有一樣，你知不知道你心在什麼地方？你知不知道你眼睛能不能看呢？你知不知道你眼睛又在什麼地方呢？你說！這話也問得簡直沒有道理了！眼睛就在面上長著呢，心在這個腔子裏邊，誰都知道的。可是這不是你的真心，也不是你真正那個見。

所以「若不識知」：假如你不知道，你不真正認識，你不明白，什麼呢？「心目所在」：不明白心和目所在，它們兩個在什麼地方？你的眼睛在什麼地方？你的心在什麼地方？這突然聽起來，這個問法簡直就是不講道理了，但是在後邊那兒佛所問他的，有佛的這種智慧，所以我們一般人不能有佛這種的智慧，現在看這個文就覺得這佛是橫不講道理的。

「則不能得，降伏塵勞」：你如果不知道你心和目的所在，你就不能有這種的力量來降伏塵勞。塵，是以染污為義，很不潔淨；勞，是擾亂的意思，擾亂你的心，擾亂你的性。這個塵，也就是染污你的心性。你不能降伏，就是不能把他變化過來，變化怎麼樣呢？不能把這個妄想變成真心，不能降伏。怎麼叫降伏？好像兩軍作戰，這一方面打敗仗，投降了，這叫降伏了。那麼你不能降伏這個塵勞，也就是塵勞勝了，你敗了；那麼你降伏了呢？就是塵勞敗了，你勝了，所以這叫降伏。這是佛問阿難，這個心目在什麼地方？

譬如國王。為賊所侵。發兵討除。是兵要當。知賊所在。

釋迦牟尼佛說完了上邊這一段經文，說是你如果不知道這心目所在的地方，你這生死就不能了的。降伏塵勞，也就是了生死，把生死路斷了；如果你不能降伏塵勞，你就雖然出家也不能了生死。因為這個，所以你要知道這個心目在什麼地方？

「譬如國王」：舉出一個比喻來。譬如有這麼一個國王，「為賊所侵」：這個國家就被賊來給侵佔了。那麼侵佔國家這種的領土，你就要「發兵討除」：去發兵討除這個賊，使令他不能再侵佔你的領土。「是兵要當知賊所在」：這個兵應該知道這個賊在什麼地方，才可以討除他；若不知道這個賊在什麼地方呢？你就不能討除這個賊。所以現在無始劫以來的生死不能了，就因為你不知道你的心目所在；你若想了生死，必須要把這個心目的問題研究清楚了，你這個生死才能了呢！

使汝流轉。心目為咎。吾今問汝。唯心與目。今何所在。

這佛越講越不講道理了。我今再問你，「使汝流轉」：我再對你講，你為什麼有生死？你為什麼生死不了？使汝流轉，就是流轉生死，在六道輪迴裏頭，流來流去這麼輾轉不停止，為什麼呢？「心目為咎」：都是因為你這個心和你這個目它們的過錯啊！你這個心和目的過錯，所以就令你受生死，令你不能得到解脫，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所以我現在要再問你，「吾今問汝」：我問問你，「唯心與目」：你這個心和你這個目，「今何所在」：在什麼地方？快點講！這是佛來問他的心和他的目到底在什麼地方？

阿難白佛言。世尊。一切世間。十種異生。同將識心。居在身內。縱觀如來。青蓮華眼。亦在佛面。

阿難這一段文就不是直心答出來的，這是彎曲心。怎麼說呢？阿難被佛這麼一問，說心在什麼地方？眼睛在什麼地方？啊！他手足無措，這時候他就不知怎麼答好了？但是不知怎麼答好，也就照著這個現在狀況來講囉！於是，「阿難白佛言」：對佛說了，說「世尊，一切世間」：相信這時候阿難說話這聲音是很小的，不會很大的。為什麼呢？他自己沒有把握，他不知道是對不對？不過他就知道這麼樣子，就照這麼樣答，好像又想要說又不敢說的這樣子。你想一想這個情景，當時一定是這樣子的。

他說那話的聲音很小的，說世尊哪，這世界，一切世間，「十種異生」：這十種異生在後邊都有講的，現在先不要管它，就是胎、卵、溼、化、有想、無想、非有想、非無想...，這《金剛經》上說的。本來是十二類的眾生，那麼現在就單單講這十類異生，十類不同的眾生，這在後邊那兒分析得很清楚，所以現在就這麼講一講。因為現在要是在此地把它講了，到後邊那個文上，就沒有話講了。

「同將識心」：一起用這個識心。什麼叫識心？就是生滅心，就是分別心；分別計度，這是一種識心。「居在身內」：說這十類的異生，十種的眾生，它的心都在它身裏邊。這他不說他自己，而說十類眾生，因為他說他自己，恐怕和其他眾生若不同呢？這十類的眾生都是這樣子嘛，不是單單我阿難一個人。這裏邊就包藏著一種狡辯的性質，說：「這不是誰都知道嗎？這個心就在身內嘛！」

「縱觀如來」：我現在詳細看一看，我把頭伸起來望一望，這叫縱觀，就是縱目遠眺，往遠了看一看。我現在看看世尊你啊，「青蓮華眼」：你的眼睛是青蓮華眼。佛的眼睛生得光明修廣，很長的，好像青蓮華似的，所以叫青蓮華眼。縱觀如來青蓮華眼，「亦在佛面」：你這個眼睛也在佛的臉上，這怎麼你還要問我呢？這無形中就是駁嘴呢！就是說這都現成在這兒，你怎麼還問我呢？但是他沒敢正式公開這麼講，就說縱觀如來青蓮華眼，亦在佛面，在佛的臉上呢！這眼睛在臉上嘛，心就在這個身裏邊嘛，這是阿難答覆的。

我今觀此浮根四塵。祇在我面。如是識心。實居身內。

阿難說是世尊你的青蓮華眼，也在你的面上，「我今觀此浮根四塵」：阿難說，我阿難現在觀看此。此就是這個，這個什麼呢？浮根四塵。怎麼叫浮根？浮根四塵就是眼、耳、鼻、舌這四種。浮根是在外邊，在這個面上，很顯明的可以看見，所以叫浮根四塵。「祇在我面」：眼、耳、鼻、舌這四種東西都是在我面上。

「如是識心」：我現在再想一想，我這個分別的識心，能知道好醜善惡這個識心，「實居身內」：實實在在地它住在我身的裏邊。這是阿難這麼樣答覆佛所問。

佛告阿難。汝今現坐。如來講堂。觀祇陀林。今何所在。世尊。此大重閣。清淨講堂。在給孤園。今祇陀林。實在堂外

「佛告阿難」：佛聽阿難說是他的心在身裏邊，眼睛就在面上，佛先不答覆他這個問題，佛又告訴阿難，又問他了，問他什麼呢？「汝今現坐如來講堂」：你現在坐的如來講堂，你在佛的講堂裏邊坐著，「觀祇陀林」：你看一看戰勝太子這個樹林子，「今何所在」：現在在什麼地方啊？

佛不答覆他心在內在外，這對不對，反而又來徵問他，這是佛設的問難來更正阿難的思想。今何所在，現在在什麼地方？

阿難聽佛這樣問他，就答覆了，說「世尊，此大重閣」：說是這個大的重閣。怎麼叫重閣呢？就是重樓；重樓曰閣，就是在房裏頭再加上一層。廣東話叫閣仔，正式

的文言就叫重樓、重閣。此大重閣，佛的這個「清淨講堂」：這麼乾淨的這個大講堂，「在給孤園」：在給孤獨長者這個園裏邊。「今祇陀林」：現在你所說祇陀太子這個樹林子，「實在堂外」：在這個講堂的外邊。佛問他說，祇陀林在什麼地方？你在這個講堂裏邊坐著，那麼你看一看祇陀林在什麼地方啊？阿難就答覆他說，這個清淨講堂，我們大家住的這個地方，在給孤獨園裏邊，祇陀太子這個林是在這個講堂外邊。

阿難。汝今堂中。先何所見。世尊。我在堂中。先見如來。次觀大眾。如是外望。方矚林園。

釋迦牟尼佛聽見阿難說他的浮根四塵，眼、耳、鼻、舌這四根，生出色、聲、香、味這四塵，由這個浮根——在外邊浮的這個根生出這個塵，證明他這個識心在身裏邊。佛就問他，你現在坐在這個講堂裏邊，這個祇陀林在什麼地方？那麼阿難就告訴他，說是這個祇陀林在講堂外邊。佛就又對他講，說「阿難，汝今堂中」：你現在在這個堂裏邊，「先何所見」：在這個講堂裏邊，你首先看見什麼？這是問他。因為他說心在身內，然後佛就問他，在這個堂裏邊先看見什麼？

阿難就答覆佛說了，「世尊，我在堂中，先見如來」：我在這個講堂裏邊，我首先看見的就是佛，就世尊你。「次觀大眾」：我其次又看見大菩薩、大阿羅漢這些個聽眾，我看見這個。「如是外望」：我像這樣地看，我先看裏邊，然後再向外邊一看，「方矚林園」：這個矚就是望，也就是看見，看見外邊這個祇陀林和給孤獨園。阿難是這樣答佛的所問，佛也就又說了。

阿難。汝矚林園。因何有見。世尊。此大講堂。戶牖開豁。故我在堂。得遠瞻見。

「阿難，汝矚林園」：佛問阿難，說你矚園林，你看見這個祇陀林和給孤獨園，「因何有見」：你怎麼看見的？你因為什麼你看見的？問阿難。你說這佛一趟比一趟好像不講道理似的，但是這裏頭有深意啊，我們若往深的一研究就知道了。因何有見哪？

「世尊」：阿難又答覆佛說了，「此大講堂」：這個大講堂「戶牖開豁」：這有窗戶、有門；戶就是門戶，牖就是窗，開就是開開了，豁就是豁然通達。因為戶牖開豁，我在這個堂裏邊，這門也開著，窗戶也開著，「故我在堂，得遠瞻見」：所以我在這個堂裏邊，也就看見外邊的東西，看見這個祇陀林和給孤獨園。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身在講堂。戶牖開豁。遠矚園林。亦有眾生。在此堂中。不

見如來。見堂外者。阿難答言。世尊。在堂不見如來。能見林泉。無有是處。

這一段就是佛來設一個問答，來反問阿難。「佛告阿難」：佛告訴阿難說，「如汝所言」：你說的很對的！假如就像你所說的這話這樣子，「身在講堂」：這個身子在講堂裏邊，「戶牖開豁，遠矚林園」：你身在裏邊才能看見這個祇陀林和給孤獨園。「亦有眾生」：亦有就是也有。也有一種的眾生，「在此堂中」：他在這個講堂裏邊，「不見如來」：他看不見如來，「見堂外者」：單單就見到堂外邊這個林園，有沒有這麼個道理呢？這問阿難。

「阿難答言」：阿難就說了，說「世尊，在堂不見如來，能見林泉，無有是處」：說如果有人在這個堂裏邊，不見如來，看不見世尊，而單單見堂外邊這個林泉——樹林子和泉井，無有是處，沒有這樣子的，不會的。他若身在這個裏邊，一定就會看見佛的；看不見佛而看外邊，這個是不對的，沒有這個道理。這很決定地就答覆了。

阿難。汝亦如是。汝之心靈。一切明了。若汝現前。所明了心。實在身內。爾時先合。了知內身。頗有眾生。先見身中。後觀外物。

阿難這麼樣答，說這不對的；佛就告訴他了，說「阿難」你啊，你就是像這個眾生似的，在這個堂裏邊看不見佛，只看到外邊，「汝亦如是」：你就是這樣子。「汝之心靈，一切明了」：你的心靈，一切明了。說人為萬物之靈，這心為人的萬物之靈。汝之心靈，這個心靈還是那個識心，一切明了。「若汝現前，所明了心」：假如你現在所明了這個心，「實在身內」：實實在在地你說它在身內的話。「爾時先合了知內身」：你先應該知道你身子裏邊都怎麼樣子。你先合了知內身，內身就是身內，你身子裏邊。

「頗有眾生」：可有這樣的眾生，頗有就是能不能有這樣的眾生呢？什麼樣呢？「先見身中，後觀外物」：先看身裏邊的東西，然後再看外邊的東西，有沒有這樣的眾生呢？這又問阿難了。這佛說，汝亦如是，知道阿難還沒領會到，還沒有知道這個真心的本體是什麼樣子，還是在這個妄想心、這個識心上用功夫呢！所以佛就又說這一段文。

縱不能見。心肝脾胃。爪生髮長。筋轉脈搖。誠合明了。如何不知。必不內知。云何知外。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內。無有是處。

「縱不能見，心肝脾胃」：你說你這個心在身內，見在眼睛上。你應該眼睛看見，

心裏就知道，你心在身內，就應該知道你的心肝脾胃是怎麼樣子的，你應該看得見。你既然看不見，裏邊的東西——心肝脾胃你看不見，那麼外邊這個「爪生」：爪就是這個指甲，指爪；生，它每一秒鐘生多少，你應該看得見的。「髮長」：這個頭髮每一秒鐘長多少，你也應該知道的。甚至於「筋轉」：你這個筋，它轉動；「脈搖」：這個脈動彈，你都應該明白。「誠合明了」：你都應該知道的。「如何不知」：為什麼不知道呢？為什麼你裏邊也看不見？外邊你也看不見？你為什麼不知呢？

「必不內知，云何知外」：你一定說是裏邊不知道，那麼你的心在裏邊，裏邊的事情都不知道，你怎麼又知道這外邊的事情呢？「是故應知」：是，就是因為這個；故，是所以。因為這個，所以應知，你應該知道。知道什麼呢？「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你說能覺察、分別、思量、能知這個心，「住在身內，無有是處」：你說這個心在裏邊，是不對的，你這個理論是立不住的。佛現在才正式答覆，他這個心在內是不對的了。這用種種的比喻、種種的理論來形容，然後再說出他這個心在內是不對的。

阿難稽首。而白佛言。我聞如來。如是法音。悟知我心。實居身外。

阿難所立的心在身內這個理論不成立了，被釋迦牟尼佛給一個當頭棒喝，把他所立的這個見解、這個宗旨給破了，不能成立了，心在身內這個理論不成立了。「阿難」也很明理的，於是乎就「稽首」：稽首也就是叩頭。「而白佛言」：就向佛又說了，說「我聞如來，如是法音」：說我現在聽見如來像上邊所說這個理論、這種的道理，如是法音，這種法的音聲。「悟知我心」：我明白了。明白什麼呢？明白我的心，知道我的心，「實居身外」：我這個心不在身裏邊了，跑到外邊去了，一定是在外邊呢！他的心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跑到外邊去了，他現在突然間就說到外邊去了。

所以者何。譬如燈光。然於室中。是燈必能。先照室內。從其室門。後及庭際。一切眾生。不見身中。獨見身外。亦如燈光。居在室外。不能照室。

「所以者何」：什麼道理我說我的心跑到外邊去了呢？「譬如燈光，然於室中」：好像這個燈光，就在這個房子裏邊點著了。「是燈必能，先照室內」：這個燈如果在裏邊，一定這個房子裏邊會光明的，先照室內。「從其室門，後及庭際」：從這個房的門口，然後才能照到院子裏邊。

「一切眾生，不見身中」：這一切的眾生，自己看不見身中的情形，「獨見身外」：就單單能看見身外邊的東西，「亦如燈光」：就好像那個燈光似的。「居在室外，不能照室」：這個燈光若在室外邊，就不能照這個房子裏邊。佛說看不見自己心肝

脾胃，所以這個心在外邊，就好像那個燈在外邊一樣，在外邊它就不能看見裏邊的東西。

是義必明。將無所惑。同佛了義。得無妄耶。

「是義必明」：義，就是義理。我說這個理論、這個道理，必明，一定是對的。「將無所惑」：這個絕對沒有什麼疑問的。他自己下決定詞，先下一個判辭。「同佛了義，得無妄耶」：和佛所說這個了義的道理，大約是不會錯的了。我說這個道理和佛這個了義是一樣的，得無妄耶？妄，就是不會錯了吧？不會假了吧？不會不對了吧？一定是對的。我現在立這個理論，一定我相信佛是同意我這個說法了。這還是有一個詢問辭：「這相信是不會不對了吧？」

佛告阿難。是諸比丘。適來從我。室羅筏城。循乞搏食。歸祇陀林。我已宿齋。汝觀比丘。一人食時。諸人飽不。阿難答言。不也。世尊。何以故。是諸比丘。雖阿羅漢。軀命不同。云何一人。能令眾飽。

阿難以為他心跑到外邊去，用這個燈光來做比喻，這佛一定是印可的了，一定說他這一次是對了，誰不知佛也不講他這個。「佛告阿難」：佛告阿難說，「是諸比丘」：說現在在這講堂裏，這一切的大比丘，「適來從我」：這方才跟著我。「室羅筏城」：在室羅筏城「循乞搏食」：循，當「順」字講，順著一家一家的次第，這就叫循；循乞，去乞食去。搏食，在印度吃飯用手這麼抓著吃的，這叫搏食。現在緬甸出家人吃飯用那個鉢，還是用手抓著吃，也不用調羹，也不用筷子，就用手抓著飯這麼轉一轉，然後再吃。他說這樣吃香，有飯味，究竟是不是有飯味？我是沒有試過，因為沒有這種習慣。所以他們這叫搏食。這佛當初回來也是用手來抓著吃飯的，菜飯都用手抓著那麼吃的，沒有筷子，沒有調羹的，No chopstick, no spoon.

「歸祇陀林」：去化緣化回來了，回到祇陀林，就到祇陀太子布施的這個樹林子。「我已宿齋」：我已經不吃了，現在我已經停止了。宿齋就是停止了，已經吃飽了。現在我已經吃飽了，「汝觀比丘」：你看一看這一切的人，現在還有沒吃完的呢！「一人食時，諸人飽不」：一個人吃飯的時候，大家是不是會飽呢？問阿難。你若不明白這個道理，明天可以我一個人吃飯，你們大家都看著我，試試你們飽不飽？那就證明經典這個意思了，哈！

「阿難答言」：阿難聽佛這樣問他，就說了，「不也」。這個「不」字讀「否」，也當「不」字講，就是不會飽的。怎麼說呢？「世尊，何以故」：阿難恐怕佛不明白，他又給佛下了一個註解，就說：「世尊，何以故？」為什麼緣故我說他不會飽

呢？「是諸比丘」：這一切的大比丘，「雖阿羅漢」：雖然都是證果成阿羅漢了，都有了神通了。但是「軀命不同」：他這個身體都不一樣的，面貌都不一樣的，各有各人的軀命，各人有各人的身體不同，不是一個的。如果是一個，一個人吃飯，這一切的人就都飽了；但是他不是一個，有分別的。有分別的，所以「云何一人，能令眾飽」：有什麼理由可以說，一個人吃飯，這大家都飽了呢？所以我說這是沒有這個道理的。

釋迦牟尼佛聽見阿難這樣回答，說是一人吃飯眾人不能飽。「佛告阿難」：佛告訴阿難又說了，「若汝覺了知見之心」：假如你這個覺察、分別、知見這個心，「實在身外」：實實在在地它在身外。「身心相外」：身是身，心是心，「自不相干」：互相它沒有一種連帶的關係。你身，是你的身；你心，在身的外邊，互不相干的，你也不管我的事，我也不關你的事，已經分開家了，身和心不在一起了。「則心所知，身不能覺」：你心所知道的，你這個身就不能覺，不能有所感覺。覺就是感覺，身不能覺察到，沒有感覺。「覺在身際，心不能知」：為什麼這樣說呢？因為覺在你身上，你心也不知道；就是互相離開了，分家了，身和心分開家了。

我今示汝。兜羅綿手。汝眼見時。心分別不。阿難答言。如是世尊。

「我今示汝」：我現在告訴你，告訴你什麼呢？「兜羅綿手」：我舉起我這個兜羅綿手。佛的手非常地細軟，又滑又軟，像棉花似的，手軟如綿。我現在我告訴你們一個相法——相人的法，誰的手你摸他的手好像棉花那麼軟，這個人將來會出貴的，這個人是有貴相的，「手軟如綿，富貴已攀」。普通的人手都很硬的，我自己知道我手好像木頭那麼硬，不像棉花那麼軟。誰的手好像棉花那麼軟，這個人將來還會有點辦法。不過不單是手軟，若單因為手軟，你說他將來做大事，會做轟轟烈烈的事，這也不一定。你還要看看他這個相，這個相是不是一個英雄？是不是一個豪傑？是不是一個大丈夫相？如果他手軟軟的，有一些個女人手也軟軟的；女人的手多數比男人軟得多，你若不相信，有的時候你同女人握手，你會覺得出來的。

我以前遇著兩個人，他手非常軟的。但是這兩個人，在我知道的時候，都沒有什麼大的發達。為什麼呢？就因為他相貌不配，其貌不揚。有一個是我的皈依弟子，叫王盼，他手非常軟，一生沒有做什麼辛苦的工，但是也很平常的。還有我一個同學，也是親戚，手也非常軟的，但是在我沒有到內地以前，我知道他沒有做什麼事情；我到香港和美國之後，也不知道他現在是不是想要反共啊？是想做什麼？我也不知道了。總而言之，人這個手軟，也就是一個貴相。

佛這個手是兜羅綿手，佛告訴阿難，說我今示汝，我現在指示你、告訴你，我這個

兜羅綿手，「汝眼見時，心分別不」：你眼睛看見我這個兜羅綿手的時候，你心裏分別、不分別我這個手是兜羅綿手呢？「阿難答言」：阿難答覆就說了，「如是世尊」：他說是的！我眼睛看見，心裏就分別。阿難說，是我知道我眼睛看見，心裏就分別，是這樣子。如是，就是是這樣子；是什麼樣子？就是佛所說的這個道理。這個如是，也就是對了。世尊，隨著他又叫了一聲佛。

佛告阿難。若相知者。云何在外。

「佛告阿難」：佛又告訴阿難了，說「若相知者」：你這個心知道你眼見，「云何在外」：你怎麼說你這個心是在外邊呢？但是佛也沒有說他心在裏邊。前邊不是已經說，他心在裏邊是不對了。那麼現在阿難的心又跑到外邊去了，佛說它在外邊也是不對的。因為你若心在外邊，你眼所見的，心裏就不應該知道；它在外邊嘛，你怎麼會知道呢？所以現在說，我示你兜羅綿手，你眼睛看見，你心裏生不生分別？阿難說，我生分別。對的，我眼睛看見這兜羅綿手，心裏就想：「啊！佛這個兜羅綿手是最好，這也是三十二相之一。」這是我心裏生出一種分別心，生這一種愛樂的心，是這樣的，世尊。

佛告阿難，若相知者，說假設你眼睛看，心裏就知道，你怎麼說這個心在身外邊呢？云何在外，你有什麼理由可以說你的心在外邊呢？快講！有這麼個語氣。

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住在身外。無有是處。

上邊阿難既然說心在身裏邊，這個理論立不住了，不能成立了，於是乎就又轉計，就說這個心在身的內邊。那麼世尊就再用種種的比喻來開導他，可惜阿難只知道用生滅的這個識心，來推測佛法，而不知道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所以佛又用這個兜羅綿手，說你眼睛看見的時候，心裏分別不分別呢？阿難說，是！我心裏分別。於是佛又告阿難，說是若相知者，你若身心相知，這個心就不應該在外邊。所以這後邊又給他批，他這個是錯誤了。

所以佛說「是故應知」：因為這個，你就應該知道。知道什麼呢？「汝言覺了能知之心」：你所說的，你能以覺察而明白的這種能知之心，「住在身外，無有是處」：在你的身外邊，是不對的！你明白嗎？現在是你的不對，你那個是錯了！

阿難白佛言。世尊。如佛所言。不見內故。不居身內。身心相知。不相離故。不在身外。我今思惟。知在一處。

他又思惟，就是用這個思惟，就用錯了！他常用這個思惟，「常自思惟」，現在又

「我今思惟」。

「阿難白佛言」：阿難對佛說了，說「世尊，如佛所言」：說我跟著佛出家，是聽佛教化，現在好像佛你所說的這個道理、這種的法音，就是上邊那個法音，所言也就是那個法音。「不見內故」：因為如果心在裏邊，就應該看見心肝脾肺腎這五臟的臟腑。因為它不在內了，所以「不居身內」：它因為看不見裏邊這個五臟六腑，所以它就不在身內，故不居身內。

「身心相知」：為什麼呢？心和這個身這互相知道的，「不相離故」：為什麼它互相相知呢？因為身和心不能分家。現在佛說不在外邊，那麼也「不在身外」。「我今思惟」：我現在又想了：「喔！外邊也不對，內邊又不對，裏外都不對。」我現在想了：「喔！在一個地方。」他說在一個地方，「知在一處」：我知道它在有一個地方；總而言之，你不是在內，不是在外，大約是有一個地方它在的。

佛言。處今何在。阿難言。此了知心。既不知內。而能見外。如我思忖。潛伏根裏。

他說在什麼地方呢？「佛言，處今何在」：佛就問了，你說在一個地方，你這個心在什麼地方啊？處今何在，你那個地方，現在在什麼地方？就這麼問他。你說有個地方啊？有個地方在什麼地方？快講啦！

「阿難言，此了知心」：說我能分別明了的這個心。「既不知內」：我不知道內，看不見心肝脾肺腎，這證明是不在內了。「而能見外」：我能看見外邊。「如我思忖」：像我想啊。你看！前邊又說是「我今思惟」，這個地方又說「如我思忖」。忖就是這麼想一想，還是那個識心，思惟和思忖都是用識心——那個生滅心。所以我今思忖怎麼樣啊？

「潛伏根裏」：喔！這個心它潛伏著，在這個根裏邊哪！根，就是這個眼根，或者耳根，它潛伏在這個地方，它藏到這個地方。潛伏，中國的俗話叫密起來，密到那個地方，就是不叫人看見，這叫潛伏。潛伏到那個地方了，潛伏到什麼地方呢？潛伏到那根裏邊。什麼根呢？眼根，這個心潛伏在眼根裏邊了。

現在這都是不能答覆的，往後這個經文，就這麼叫你不知道。我今天聽這個 Grace 說是她不懂。不要說妳，阿難都不懂呢！妳現在要聽了了，才能懂得；沒有聽了，怎麼會懂得呢？當然不懂了。所以你現在為什麼要聽經？就因為不懂，我才要聽的。不是說，喔！我聽不懂就不聽了，聽不懂才要聽呢！

猶如有人。取琉璃碗。合其兩眼。雖有物合。而不留礙。彼根隨見。隨即分別。

阿難說這個心潛伏在這根裏邊，好像什麼似的呢？我舉出一個比喻來，舉出一個例子。「猶如有人」：就假設有這麼一個人，這個人本來是沒有的，他說有這麼一個人。有這麼一個人怎麼樣啊？「取琉璃碗」：那時候叫琉璃碗，現在叫眼鏡，就是戴上眼鏡。「合其兩眼」：把眼睛閉上。「雖有物合」：這一閉上眼睛，雖然有這麼一個物在眼睛外邊，和這個物是相合，「而不留礙」：也互相沒有一種障礙，也不留痕跡。「彼根隨見」：這個根合上這個眼鏡，這個眼根就比方戴上眼鏡這樣，這個心就潛伏在眼根裏邊。所以彼根隨見，那個根隨著那個見而有「隨即分別」：你看見，它就有分別了。這是在這根裏邊，所以你一見，心裏也就知道了。

「我想啊」，這是阿難說：「我說這個道理，這回沒有錯了，這回是一定對的！」這還自己認為：「喔！你看我多聰明！佛問我，我一定會答得出的。」為什麼阿難他盡弄錯了？這我們人聽經要知道這一點，就因為他用生滅心，什麼事情盡用他那個思想去想、思惟，左思惟、右思惟，現在這一部經前邊已經有三、四個思惟了。他這思惟，就是一種識，用識去想，認這個識就是真心了。他不知道這個真心是無在、無不在的，這個真心也就是個「性」。但是阿難當時就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他越跑越遠，越跑越遠。好像走錯路了，越走越遠，越走越有岔路，越岔路他越岔，他以為這條路是對的，走來走去越走越遠，所以現在他舉出這麼一個比喻，來請佛給判斷。

然我覺了能知之心。不見內者。為在根故。分明矚外。無障礙者。潛根內故。

「然我覺了能知之心」：然，他又反過來說了，像上邊我所說這個道理。能知之心，「不見內者，為在根故」：我為什麼看不見裏邊呢？就因為這個心在眼根那兒。「分明矚外」：外邊的可以看得見，「無障礙者，潛根內故」：為什麼看不見裏邊而能看見外邊呢？就因為我這個心，也就是這個見，潛在這個眼根裏邊。所以我就往裏看，看不見；往外看，我看得清楚，向外沒有障礙，無障礙。所以我說潛根內故，這個心和這個見是藏到眼根這個地方。佛問他在什麼地方？他說在眼根，這個心在根裏。究竟對不對？下文便知。

佛告阿難。如汝所言。潛根內者。猶如琉璃。彼人當以琉璃籠眼。當見山河。見琉璃不。如是世尊。是人當以琉璃籠眼。實見琉璃。

「佛告阿難」：佛聽阿難這樣講，說是好像戴個眼鏡就能看見外邊，也沒有障礙，這個比喻。佛就又告訴阿難，「如汝所言」：像你這麼樣講，好像你這樣說。「潛

根內者」：這個心潛在根內，「猶如琉璃」：好像戴上了眼鏡這樣子。可是「彼人當以琉璃籠眼，當見山河」：那麼這個人，他戴上眼鏡看東西，他看這個山河大地。

「見琉璃不」：他看見這個眼鏡、看不見這個眼鏡呢？「如是」：阿難說，是這樣子。「世尊，是人當以琉璃籠眼」：這個人哪，他用這個眼鏡的時候，「實見琉璃」：他看山河大地，也看見這個眼鏡了。這是佛問阿難。

佛告阿難。汝心若同琉璃合者。當見山河。何不見眼。

說是你戴上眼鏡能看見山河大地，也看見這個眼鏡了。那麼你這個心在這根裏頭，那個眼鏡就好像眼睛似的；那麼你這個心，山河大地你都看見了，你為什麼看不見自己的眼睛是什麼樣子啊？有的人說我看見我的眼睛；我也看見我的眼睛，但那是要照鏡子才看得見。沒有照鏡子時候，你能迴光返照，自己看見自己的眼睛嗎？那佛問阿難這個道理也不成立了。因為我們每一個人這個肉眼，不能反觀其目，不能自己看自己的眼睛，所以阿難也是這樣子。阿難雖然證了初果，他這個肉眼也是不能看見自己的眼睛。

所以「佛告阿難」：佛告訴阿難，「汝心若同琉璃合者」：就是和那個琉璃合成一個了，合一樣了。你拿琉璃做比喻嘛，你那個心好像琉璃在眼根那兒藏著。那麼你「當見山河，何不見眼」：這個琉璃，你眼可以看得見，那麼你現在怎麼看不見你自己的眼睛呢？這是佛問他的。

若見眼者。眼即同境。不得成隨。若不能見。云何說言。此了知心。潛在根內。如琉璃合。

釋迦牟尼佛又問他，說你「若見眼者」：你若自己能看見自己的眼睛，「眼即同境」：你這個眼睛就是外邊的一種境界了，不是你自己身上的了。他前邊說不能見眼，佛又恐怕阿難亂講亂說，說他能看見眼睛。所以又說，假如你若說你能看見自己的眼睛，眼即同境，你那個眼睛就到外邊去了，不是你自己的了，這是個境了。「不得成隨」：你又不能說是隨見隨就有分別了。你若說隨時見了，隨時就分別，這也不對了，又錯了！

「若不能見」：假設你若不能看見自己的眼睛，「云何說言，此了知心，潛在根內」：為什麼你說這個了知的心潛在根內，藏到眼根這個地方呢？「如琉璃合」：好像戴上一個眼鏡這樣子呢？你說戴眼鏡，你能看見山河大地，還能看見這個眼鏡。那麼你這個心能看見外邊山河大地，為什麼你自己不能看見眼睛呢？所以你用這個琉璃

的比喻，這也是不成立的，也是不對的，所以後邊這一段文就說了。

是故應知。汝言覺了能知之心。潛伏根裏。如琉璃合。無有是處。

「是故應知」：所以你就應該知道。是故，因為上邊這個道理，你就應該知道，「汝言」：你所說的「覺了能知之心，潛伏根裏」：藏到眼根這個地方，「如琉璃合」：好像和琉璃合上這個樣子。「無有是處」：你這個道理不對的，你又錯了。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是眾生身。腑臟在中。竅穴居外。有藏則暗。有竅則明。

阿難被佛給批了，他就又做一種理論，來答覆佛的問難了。「阿難白佛言」：對佛又講話了，說「世尊」，「我今又作如是思惟」：我現在又有這樣一個想法。什麼想法呢？

「是眾生身」：說是這個眾生的身——怎麼叫眾生呢？前邊哪講了好多，我又覺得沒有講。這個眾生就是眾緣和合而生的，眾緣也就是眾業和合而生的。每一個人不是一種業，有好多種業，很多種緣，生成這一個人。就好像我們種田吧！種到地裏頭，不是單單有這麼一個種籽就可以，又要有泥土，又要太陽曬，又要有天上下雨，要灌溉滋潤它，才能生的。我們人也是有種種的因緣，才能生這一個人，所以叫眾緣和合而生，故名眾生。

眾生怎麼樣啊？「腑臟在中」：腑臟，就是我們身上這個五腑六臟。心、肝、脾、肺、腎，這是五腑；六臟，有大腸、小腸、三焦、膀胱，這叫腑。這個腑就是藏這個臟的，這不要細講它了，總而言之是肚裏頭這些個東西。肚裏頭，腸子啊，什麼東西都有了，這叫腑臟。這個臟字，又可以說當個「藏」字講，藏起來的藏。因為在裏邊我們看不見，所以這叫藏起來了。也可以說當個「髒」字講，怎麼髒呢？就是不乾淨的。因為肚裏頭，不是屎就是尿，這些個東西都是不乾淨的，所以叫髒，也可以這麼講。

「竅穴居外」：這個身上有竅。什麼又叫竅？什麼叫穴？好像那個眼睛，這就是眼竅；耳朵，這有耳竅，耳朵又有耳朵窟窿，這叫耳穴；鼻子叫鼻竅，鼻子也有兩個窟窿，這又叫穴，就好像洞似的。中國講這個洞穴，這個穴就是一個窟窿，言其眼睛也有窟窿，耳朵也有窟窿，鼻子也有窟窿。尤其嘴這個窟窿，怎麼也填不滿，你一天吃飽了，明天又餓了；你給它填上一些個東西，到明天它又餓了，又搬出去了。啊！它裏邊總有這個新陳代謝，總搬家，所以給人添了不知幾多麻煩！就是這個吃

東西就添麻煩了。你看！一天我們要不是吃三餐佔去三個鐘頭，我們這三個鐘頭就可以或者講經，或者是坐禪，都可以的。就因為吃這三餐哪，一天忙忙呵呵的，為了填這個窟窿，填這個穴，但是也填不滿，始終也填不滿的，所以這就叫穴。

竅穴居外，這個竅穴在外邊。「有藏則暗」：因為在裏邊有臟腑，它潛伏在這裏邊，這裏邊沒有光明，所以就暗。「有竅則明」：外邊東西他怎麼知道的呢？就因為它有個竅，則明。現在他又不用那眼鏡來做比喻了，他用竅，所以這個阿難真聰明，聰明絕頂了。哈！

今我對佛。開眼見明。名為見外。閉眼見暗。名為見內。是義云何。

我說阿難聰明，他是比我們都聰明。我們現在都想不出來這麼多的辦法來答覆，你說他想出來多少辦法啊！左一條見解，右一條見解，佛問他這麼多，他都有話講。恐怕佛要是問我們現在這些個人哪，我們都不一定能有這麼巧妙的答覆。

「今我對佛」：阿難他這個理論很多。他自己因為博聞，多聞第一啊，所以他知見是很廣博的。什麼知見？就是思惟，就是想，能想東西；沒有理的，他都想出個理由。我相信阿難如果做律師的話，那是第一流的律師。為什麼呢？沒有道理他會講出道理來。今我對佛，「開眼見明」：我睜開眼睛就看見明了，「名為見外」：我看見明，這就是見了外邊。「閉眼見暗」：我閉上眼睛，就看見黑暗了，「名為見內」：我這就叫見內。我看見明的，就是見外；暗的，我就是見內了，「是義云何」：這個道理你說怎麼樣啊？

佛言阿難。汝當閉眼。見暗之時。此暗境界。為與眼對。為不對眼。若與眼對。暗在眼前。何成在內。

阿難問佛，這個道理你說怎麼樣子啊？你說對不對呢？這是請問佛，佛也不答他對不對。「佛告阿難」，「汝當閉眼，見暗之時」：汝當，就是當你。當你閉著眼睛，你說你看見暗了，這個時候，「此暗境界」：這個暗的情形、暗的境界，「為與眼對」：是和眼對著呢？「為不對眼」：是和眼不對著呢？你說啊！現在你告訴我啊！

「若與眼對」：假設你說這個暗和眼對著，「暗在眼前」：這個暗在眼的前邊，「何成在內」：你怎麼說是見內呢？你講一講我聽聽。

若成內者。居暗室中。無日月燈。此室暗中。皆汝焦腑。若不對者。云何成見。

「若成內者」：假如你「在內」這個理由成立了。「居暗室中，無日月燈」：你在暗室裏邊，沒有這個日月燈光。「此室暗中」：這間房子——沒有日月的燈光這個

暗室裏邊，「皆汝焦腑」：都成你的三焦和臟腑了，這個房子裏邊都變成你的臟腑了。為什麼？你看不見嘛，那都是裝屎尿這些個東西。

三焦有上焦、中焦、下焦。人這個三焦是很重要的，如果三焦有了病了，就不容易治的。「若不對者」：假設你說不是在眼前面，「云何成見」：那你又怎麼看見的呢？你看都是看眼前的東西，眼睛後邊的東西你怎麼能看見呢？啊？所以啊，這個你說怎麼辦？阿難下文不知又用什麼理由來和佛講了，等一等我們講到下邊就知道了。

若離外見。內對所成。合眼見暗。名為身中。開眼見明。何不見面。

佛又問他了，說「若離外見，內對所成」：你離開這個外見，你能以看見內，和內裏邊對著，這成了一個見。「合眼見暗」：你合起來眼睛就可以看見暗，「名為身中」：這是看見身中了。你「開眼見明」：你睜開眼睛就見明，「何不見面」：你怎麼看不見自己的臉呢？你睜開眼睛，怎麼自己看不見自己的臉呢？好像我方才說那個比喻，有人說我看見了我的眼睛，那你要照鏡子；你看見你的面，你的相貌什麼樣子，也要照鏡子。那時候大約沒有鏡子，所以阿難也沒有說我看見我臉了，我照照鏡子就看見了嘛，沒有這麼樣子來答覆佛。

所以現在佛就問，你閉上眼睛見暗，這你叫在身中，你可以見到裏邊了；那麼你睜開眼睛見到外邊了，你為什麼又不能自己看一看自己的臉是什麼樣子呢？為何不見面呢？

若不見面。內對不成。見面若成。此了知心。及與眼根。乃在虛空。何成在內。

「若不見面，內對不成」：我現在問你，你睜開眼睛不能看見自己的面，這是你沒有話講了。假如真是看不見自己的面，你內對就不成了。你自己看不見自己的面，你怎麼能閉上眼睛看見裏邊呢？你能看見裏邊又看見外邊，你外邊為什麼又不能看見裏邊呢？又不能迴光返照看看自己的面呢？你既然能看裏邊，為什麼你面都看不見呢？你看不見面，就內對不成；你說我這個見對著內，能有所見，這也不成立了。

「見面若成」：假設你若說，喔！我可以看見我自己的臉。「此了知心，及與眼根」：你分別了知這個心和你的眼根，「乃在虛空」：是在虛空裏頭，不是在你的面上了；要是在你面上，你就看不見你的面。你能看見你面，你這個眼睛和你這個心在虛空裏呢！「何成在內」：那你怎麼能說你這個心和這個見在裏邊呢？這又來問他。

若在虛空。自非汝體。即應如來。今見汝面。亦是汝身。

「若在虛空」：假如你這個眼根和這個心在虛空裏邊，「自非汝體」：虛空不是你的身體，和你沒關係。假如要是和你有關係的話，「即應如來，今見汝面」：如來我，現在看見你的面，「亦是汝身」：也就是你的身體，如來和你變成沒有什麼分別了。假如你說這個眼和心在虛空裏頭，和你自己的身體就不是一個了，自非汝體；如果你說是你的話，那麼我現在看見你的面，亦是汝身，我也就是你了，我變成是你了。有這個道理嗎？

汝眼已知。身合非覺。必汝執言。身眼兩覺。應有二知。即汝一身。應成兩佛。

「汝眼已知，身合非覺」：你這個眼睛可知道了，但是你身有沒有感覺呢？「必汝執言」：假如你固執，你一定說「身眼兩覺」：你一定固執你的這種理由成立，你說身也有一種覺，這個眼也有一種覺，有兩種的感覺，它是相合的。「應有二知」：你就應該有兩個知——你眼也有知，身也有知。「即汝一身，應成兩佛」：就現在在你一個人的身上，就應該成兩個佛。為什麼呢？成佛只有一個知見，沒有兩個；現在你有兩個知見，那就應該成兩個佛。你一個人可以成兩個佛嗎？佛又問他。

是故應知。汝言見暗。名見內者。無有是處。

「是故應知」：因為上面這種種的道理，所以你應該知道「汝言」：你所說的「見暗，名見內者」：你看見暗的時候，就說是看見內裏了，「無有是處」：這也不對的。

阿難言。我嘗聞佛。開示四眾。由心生故。種種法生。由法生故。種種心生。

「阿難言」：阿難又啟請於佛說了，「我嘗聞佛，開示四眾」：以前都是阿難用他自己的意思，來想這個心和見在什麼地方，被佛都給他破了。那麼現在他不說他自己說的了，他說是佛說的。他說我阿難，常常在過去聽見佛開示四眾——四眾就是比丘、比丘尼、優婆塞、優婆夷。比丘、比丘尼就是出家的二眾，出家的兩種人；優婆塞、優婆夷，是在家的兩種人。優婆塞、優婆夷，就是在家受過五戒的，這叫居士，男的就叫優婆塞，女的就叫優婆夷，合起來，這叫四眾，所以說開示四眾。

「由心生故」：他說因為你有這個心，他所說這個心還是識心。「種種法生」：這種種法，就是在這個識裏邊所現的這一切的境界，所以說種種的法生。因為你這個心生了，所以就有法生。法沒有自性，法因緣起，因為這個緣，才有這個法。「由法生故，種種心生」：因為有這個因緣法生出來了，就種種的心也生出來了。這是

以前佛你講的啊！世尊講的這個道理，大約不會錯的。我現在根據世尊這個道理，我有一個見解。什麼見解呢？我今思惟，他現在又想了，想什麼呢？

我今思惟。即思惟體。實我心性。隨所合處。心則隨有。亦非內外中間三處。

「我今思惟」：我因為聽見世尊所說的這個法——因心生而法生，因法生而心生，我現在又往深了一層想。「即思惟體」：就是我思想這個體，「實我心性」：這就是我的覺了能知之心，這就是我那個心性。阿難講的這個性，也不是自性那個性，這還是一種識性。

「隨所合處」：這個心，它遇著什麼因緣，隨著這個因緣合起來了，「心則隨有」：有所合，就有了心了；若無所合呢，就沒有心了。「亦非內外中間三處」：這個也不是內、也不是外、也不是中間這三個地方。就是在任何地方，它遇著因緣能合起來，就有心了；若沒有緣，大約就沒有心了。阿難這個講的還是似是而非，還是沒認清楚。

佛告阿難。汝今說言。由法生故。種種心生。隨所合處。心隨有者。是心無體。則無所合。若無有體。而能合者。則十九界。因七塵合。是義不然。

佛聽阿難這樣子講，隨所合處，他就有心了。所以「佛告阿難」：告阿難說，「汝今說言，由法生故，種種心生」：你現在說因為由這個法生的緣故，而種種心也就生出來了。「隨所合處」：因為你這有所合了，「心隨有者」：你有所合處，心就有；若無所合呢，心當然就沒有了。你是這樣子講的了。可是「是心無體」：你所說這個心，究竟有體、沒有體啊？你這個心若沒有一個體，沒有一個體相，也沒有一個形相，「則無所合」：你形相都沒有，你和誰合？「若無有體，而能合者」：假設沒有體，你又說它能合，你硬拿不是當理講，沒有體你說它也可以合。「則十九界」：那這個十八界會變成十九界的，多出來一界，多出來你這個心這一界是怎麼樣生出來的？

怎麼叫十八界呢？十八界在後邊文裏頭都會講的，就是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觸法，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眼耳鼻舌身意，這是六根；色身香味觸法，這就叫六塵；六根對著六塵，中間就生出來一種分別心，這就叫六識。六根、六塵、六識，這合起來叫十八界；單單六根和對著六塵，這叫十二處，又叫十二入。那麼加上六識——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這合起來叫十八界。

說你要是這個心沒有體又能合，這應該是十九界了，第十九界。「因七塵合，是義

不然」：本來是六塵——眼耳鼻舌身意，這是六塵，你現在又有一個心隨所合處，這就應該又有一個塵，應該有七塵了。沒有這個道理的，是義不然，你所說這個道理，這又是不對的。

若有體者。如汝以手。自捏其體。汝所知心。為復內出。為從外入。若復內出。還見身中。若從外來。先合見面。

佛又對阿難說，為什麼我說你說這個道理不對呢？「若有體者」：假設你這個心有個身體，你心有個心的身體。「如汝以手，自捏其體」：捏，就是捏。比方說，你自己用手來捏你自己的身體，你捏，它知道痛啦！「汝所知心」：你知道怎麼樣捏的，這是用你這個心知道的，「為復內出」：這個心是不是又從裏邊出來的啊？「為從外入」：是從外邊進來的呢？

「若復內出」：假設你說它又是從裏邊出來的。因為以前你說你那個心在裏邊，現在你說裏邊也不在，外邊也不在，中間也不在，三處都不在了，究竟你這個心是從什麼地方來的？你一捏你這個身體，你就知道了。你這個知道的心，是從外邊來的？是從裏邊出來的？若復內出，假如你說，喔！我一捏它就知道了，它是從裏邊出來的。從裏邊出來的，「還見身中」：它既然從你身裏邊出來的，它應該先看見你身裏邊的東西。

「若從外來，先合見面」：你說不在三個地方，隨所合處而有你這個心。現在我叫你捏你這個身體，這是合了。那麼合，你說是從裏邊出來？是從外邊出來的？從外邊來的，它就應該先合見面，就應該先看見你自己的臉面。那你這個心，有沒有看見你自己的臉面呢？阿難這回也有一點發火了，對佛發火了。

阿難言。見是其眼。心知非眼。為見非義。

阿難這回想：「啊！佛說的太沒有道理了。」所以他即刻就駁嘴，和佛正式辯論起來了。「阿難言」，「見是其眼，心知非眼」：說這個見，是眼睛看見的，心是知道。「為見非義」：你說這個見，是心見到，這就不對了，這也不合道理的！佛說阿難前邊那是「是義不然」，他現在也說佛說的這個「為見非義」了。說佛你說這個心，若從外邊來的就見到面，心只是知道，它看不見的，能看見的是眼睛，他的意思是這樣。他越跑越遠了，你看！他說能看見的是眼睛，能知道的才是心，所以他說佛說的這個道理不對的。

佛言。若眼能見。汝在室中。門能見不。則諸已死。尚有眼存。應皆見物。若見物

者。云何名死。

「佛言」：佛聽他這樣講，就說了，「若眼能見」：假設你說你這個眼睛能看見的話。「汝在室中」：你在這個房子裏邊，「門能見不」：你這個房子的門能不能看見東西呢？「則諸已死，尚有眼存」：說是你這個身體已經死了，這眼睛還在這兒，「應皆見物」：你說眼睛能見，這人死了這眼睛還存在著，這也還應該能看見物。「若見物者，云何名死」：假設這個眼睛還能看見東西的話，怎麼叫一個死呢？你說你這個眼睛能看，那死了，你這眼睛怎麼不能看東西了呢？假設你說死了，那個眼睛還可以看東西，那又怎麼叫死呢？所以這經典上現在講的這個道理，就是眼睛不能見。

我們現在人死了，有把眼睛存到眼庫裏，還可以用的，這證明這個眼睛可以見的。不過眼睛可以見是可以見，還要藉著你自性那種靈性才能見。如果單單那個眼睛，它是沒有知覺的，也不能見的。你必須要假借人這種的靈明覺性，才能看見的。眼睛就好像那個窗門似的，它是透明體，是做為一個窗戶在那兒，才能看見東西。所以你若說眼睛能見，那人死了，眼睛它怎麼又不能見了呢？又假如你說，人死了還能看見東西，那就不叫死了。

阿難。又汝覺了能知之心。若必有體。為復一體。為有多體。今在汝身。為復遍體。為不遍體。

佛講前面的道理講完了，又叫了一聲「阿難」！「又汝覺了能知之心」：你這個能覺察到、了知一切這個心，「若必有體」：你若一定說它有體的話。「為復一體，為有多體」：你這個心是一個身體？還是有多個身體呢？「今在汝身」：現在在你身上這個心，「為復遍體，為不遍體」：是周遍你這個身體上啊？是不周遍你這個身體上呢？你講啊！

若一體者。則汝以手。捏一支時。四支應覺。若咸覺者。捏應無在。若捏有所。則汝一體。自不能成。

「若一體者」：假設你說這個心是一個體的話，「則汝以手，捏一支時」：你用手捏你一個四肢——四肢就是兩個腿，兩隻胳膊，這叫四肢。你用手捏捏你那一個肢的時候，「四支應覺」：你那四肢都應該有所感覺。為什麼呢？它是一個體嘛！一個體，那你捏一個肢的時候，為什麼只有一個肢這個地方痛，其餘的那三肢就不痛，它就沒有覺察得到？「若咸覺者」：假如你說你捏一條腿，那兩個胳膊和另一條腿也都有所感覺，都知道的。「捏應無在」：那你這個捏的地方，就不應該是一個地

方了。你捏一個地方，就等於捏這四肢一樣的，你捏的這個地方，就不存在了。「若捏有所」：假如你說這捏的有一個所在，有一個地方，「則汝一體，自不能成」：你這個一體，也就不能成立了。

若多體者。則成多人。何體為汝。

你要是說這個心有多體，所以這四肢捏一枝，其餘那三枝都不知道，因為它有多體。

「若多體者，則成多人」：要是這個心有多體的話，有很多心的身體，這就應該成多人，不是一個人。既然成多人，「何體為汝」：哪一個心的體是你的心的體呢？佛問阿難。

若遍體者。同前所捏。若不遍者。當汝觸頭。亦觸其足。頭有所覺。足應無知。今汝不然。

「若遍體者」：假如你說這個心的體是周遍的，它是一體但是周遍的，「同前所捏」：若周遍的，那你捏這一個地方，周身都應該痛的。「若不遍者」：假設你說這個心的體，它不是周遍的，「當汝觸頭，亦觸其足」：你碰頭的時候，那個足也就有所感觸了。「頭有所覺，足應無知」：那麼你說不遍，你頭有所覺，你足應無知，你足就不應該知道這頭有所觸，可是現在你也知道。「今汝不然」：現在你是頭上觸碰到任何的境界，足也有所感覺，所以你若說它是不遍的，你這個道理也是不對的。

是故應知。隨所合處。心則隨有。無有是處。

「是故應知，隨所合處」：因為這個，你說隨所合處就是這個心，「心則隨有」：你隨所合處就有你的心，「無有是處」：你這個也是不對的。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亦聞佛。與文殊等諸法王子。談實相時。世尊亦言。心不在內。亦不在外。

現在阿難就想把佛所說的話拿來做憑據、做證據，證明他自己這個見解是不錯的。這是你講的，不是我說的，你說這樣子嘛！你看！阿難這個膽子也真不小的！「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亦聞佛」：我在以前聽見佛你說過。你看！這一口咬定就把佛給鎮住了。「與文殊等」：文殊就是妙吉祥菩薩，這個妙德的菩薩。等，還有其他觀世音、大勢至這一些個大菩薩。「諸法王子」：佛為法王，菩薩叫法王之子，菩薩就是法王的子。「談實相時」：講這個實相的時候。

什麼叫實相呢？「實相者，無相也」，什麼也沒有，這就是實相；「無所不相也」，

你說它什麼都沒有嗎？又什麼都有，什麼都在這個實相裏頭生出來的。實相者，無相也，無所不相也。實相，什麼叫實相？沒有相！但是無所不相，還沒有不是在這裏邊生出來的。這也就是所說那個真空、妙有、真如，都是這個，也就是實相。真空裏邊又有妙有，妙有裏邊又有真空，所以說真空不礙妙有，妙有不礙真空；空到極處就該有了，有到極處又該沒有了，這是實相。

所以佛和法王之子談這個實相的時候，「世尊亦言」：世尊你說過「心不在內，亦不在外」。意思間就是，這是世尊你以前說的，怎麼現在我說的，你又說不對呢？有這麼個意思。

如我思惟。內無所見。外不相知。內無知故。在內不成。身心相知。在外非義。今相知故。復內無見。當在中間。

「如我思惟」：像現在我這麼又想一想。「內無所見」：你若說它在裏邊，它看不見東西，「外不相知」：你外邊和裏邊互不相知；外邊也不知道裏邊，裏邊也不知道外邊。「內無知故，在內不成」：因為裏邊不知道，這個心在內也不成了。「身心相知」：我們這個身和這個心，它互相知道的，好像佛說你觸頭，腳就知道。「在外非義」：要是這個心在身外邊，它互不相知了；因為身和心互相知道，所以若說心在這個身外邊，這也不對了。

「今相知故」：現在我知道這個身心互相知道，「復內無見」：在裏邊又不見，「當在中間」：這個心哪，我知道了！在中間。這中間也不知道是哪個中間，是身裏邊的中間呢？是身外邊的中間？所以後邊佛又來問他。

佛言。汝言中間。中必不迷。非無所在。今汝推中。中何為在。為復在處。為當在身。

阿難說在中間，「佛言，汝言中間」：阿難，現在你說是在中間。「中必不迷」：在中，這不能迷亂的，不能沒有一定的。不迷，就是不能沒有一定的，一定要有一定。「非無所在」：這個中一定要有一個地方，究竟在什麼地方？哪個地方是中呢？

「今汝推中」：現在你推求你所說的中間，「中何為在」：這個中在什麼地方？又問他。「為復在處，為當在身」：你這個中，是在外邊處所啊？是在你身上呢？在什麼地方啊？

若在身者。在邊非中。在中同內。若在處者。為有所表。為無所表。無表同無。表則無定。

「若在身者」：你說這個中在你的身上，「在邊非中」：你說在你這個皮毛上，在你身的邊上，在邊非中，這就不是中了。你說在身上，在什麼地方啊？「在中同內」：你若說在你身的中間，那就是在裏邊啊！還是你以前說那個在內啊！

「若在處者」：假設你說它另外有一個地方是中，「為有所表，為無所表」：你不能把它指出來在什麼地方呢？它有什麼表現沒有呢？有什麼一定的表法嗎？「無表同無」：你若沒有所表現，不能說出一定的處所來，不能表現出來，無表同無，你不能表現就是沒有，還是沒有中。「表則無定」：你若有所表現，你這個中就沒有一定。

何以故。如人以表。表為中時。東看則西。南觀成北。表體既混。心應雜亂。

怎麼說沒有一定呢？「何以故」呢？「如人以表」：假如有一個人用這麼一個標誌；表就是個標誌，釘一個樁子，說這個地方是個中。「表為中時」：這個標誌，你做這麼一個記號，說這個地方就是個中。「東看則西」：你這個地方是中，在這個中的東邊看，你這個中就變成西了，就不中了。「南觀成北」：在這個中的南邊看，這個中就變成北了，也不是中了。就好像我前幾天不是說十方？根本就沒有個十方。你說這是南邊，你到這個南邊的南邊，這又變成北邊了；你說這是北邊，你再走到北邊的北邊，那個又變成南邊了。所以沒有什麼一定的，這也就是這個道理。

「表體既混」：這個表體根本就表達不出來的，沒有一定的，你說哪個是中啊？「心應雜亂」：你既然沒有所表，你這個心就應該雜亂了。究竟哪個地方是中？沒有一個中的地方啊！所以你說這個中間，大約也是個錯誤。

阿難言。我所說中。非此二種。如世尊言。眼色為緣。生於眼識。眼有分別。色塵無知。識生其中。則為心在。

在前邊這一段文，阿難立出一個中來，那麼佛就把他這個中也給破了；問他究竟這個中是在什麼地方？中要不迷，才可以算個中，要有一定的。那麼現在舉出這種種的道理，來問他這個中在什麼地方？阿難聽世尊這樣問他，隨著就又答覆世尊。

「阿難言，我所說中」：我所說的那個中間，「非此二種」：不是世尊你說的是裏邊哪，或者外邊，不是這兩種。那麼是什麼呢？「如世尊言」：就像世尊你以前所講過的。開始他拿出世尊以前所說的話來做證據。「眼色為緣」：世尊你說的什麼呢？你說眼根對這個色塵，中間「生於眼識」：眼看色，這是一種緣，可是在這種緣裏邊就生出一種眼識來了。「眼有分別」：為什麼眼睛和這個色塵有一種緣呢？

因為這個眼有分別，「色塵無知」：這個色塵它自己本身沒有知覺的。可是在這個眼接觸到這個色上，中間有一種分別心生出來了，所以說「識生其中」：識就在這個中間生出來了。「則為心在」：這個識生在其中，這個識大約就是個心吧？這個心就在這個地方。我說這個中，是眼和色塵相接觸為緣，而生出這個識，這就是個心。

佛言。汝心若在根塵之中。此之心體。為復兼二。為不兼二。

「佛言」：佛聽到阿難這樣來辨別他這種理論，對阿難就說了，「汝心若在根塵之中」：說你這個心，假如在根、塵之中間。根就是眼根；塵就是色塵；之中，在它中間。你認為這是中間了，這就是你的心。「此之心體，為復兼二，為不兼二」：這個心的體，它是兩個，還是一個呢？這樣問。

若兼二者。物體雜亂。物非體知。成敵兩立。云何為中。兼二不成。非知不知。即無體性。中何為相。

「若兼二者」：假設你說在中間這個心，要是兩個——一個心有兩個體，「物體雜亂」：究竟哪個是你心的體啊？哪個又是物的體呢？你能不能分別出來？心體、物體，如果你分別不出，這就叫物體雜亂；物的體和你心的體，就亂了，雜亂而無章了。「物非體知」：那個物它不知，物的體它不會知道的，它沒有知覺的。你在根這兒有一個心體，在物那兒又有個心體，這若一比較起來，「成敵兩立」：一個是有知的，一個無知的，相比對之下，這變成敵對了，成敵兩立。「云何為中」：那麼你這個心和這個物體變成兩立了，你這個心是知道的，那個物的體它不知道，究竟你這個中在什麼地方？到底是你這個心和根這兒是中啊？還是和色塵那兒是中呢？

「兼二不成」：如果你這個心不是兩個的話，「非知不知」：那個物體它不會有所知的。「即無體性」：既然無所知道，它也沒有一個知覺性，沒有一個體性。「中何為相」：你這個中到底在什麼地方？你這個中究竟在什麼地方？

是故應知。當在中間。無有是處。

「是故應知」：阿難！因為這個，所以你要知道，你說這個心，「當在中間，無有是處」：你這個理論也是立不住的，沒有這個道理的。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昔見佛。與大目連、須菩提、富樓那、舍利弗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常言覺知分別心性。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俱無所在。一切無

著。名之為心。則我無著。名為心不。

阿難聽見釋迦牟尼佛把他這種的理論都給破了，於是乎他大約也真著急了，也是智窮力盡了。這時候，逃也沒有地方逃，跑也沒有地方跑了，於是乎又把佛以前所講這個道理搬出來，救他自己這種的失敗。

「阿難白佛言」：對佛又講了，說「世尊」，「我昔見佛，與大目連、須菩提、富樓那、舍利弗」：我阿難在以前見著佛同大目連——采菽氏，空生——須菩提，滿慈子——富樓那，和舍利子「四大弟子」：他們四個人是四大弟子。「共轉法輪」：共就是一起，大家在一起轉法輪。

怎麼叫轉法輪呢？佛說法就是轉法輪；轉法輪就是說法教化眾生，就說過來說過去，說過來說過去。好像我們現在講《楞嚴經》這個理，講過來講過去，講過來講過去，這就叫輪著來顯它這個理。這個輪就是摧滅天魔外道的，一切的外道遇著這個輪就會摧毀了；摧毀就是沒有了，就給它破了。

「常言」：常常地說，在《阿含經》上、《方等經》上說了好多次。說什麼呢？說「覺知分別心性」：那個能覺察、知道、分別的這個心性，「既不在內，亦不在外，不在中間」：既然不在裏邊，可也不在外邊；那麼裏邊不在，外邊不在，應該在這個裏外的中間吧？也不是，也不在這個裏外的中間，「俱無所在」：什麼地方都不在。「一切無著，名之為心」：這個覺知的心是一切無著，什麼地方都不著，沒有著落，沒有落腳處；因為沒有落腳處，沒有著落的地方，這個就叫一個心。「則我無著，名為心不」：現在我也無著，我所說的這個心也是無著，但是不知道這個名字叫、不叫心呢？

他以為這一問，佛一定印可他，他這一定是心了，因為佛當初都這麼講嘛！佛當初這麼講是為的隨順世法，隨順這一般人講的。小乘人他不懂大乘的法，你若即刻給他講出真心，他不相信的，所以就講這個識心，那是隨順世間法。那麼現在阿難也要拿世間一般人這個識心做他的心了；那麼做他的心，這對不對呢？本來若照一般人說，也可以的；但是佛所說這個心，不是這個心，是那個常住真心，不是這個妄想心。所以他現在又認賊做子了，又以為這個妄想心就是他的真心。

佛告阿難。汝言覺知分別心性。俱無在者。世間虛空。水陸飛行。諸所物象。名為一切。汝不著者。為在為無。

「佛告阿難」：佛聽見阿難這樣講，就告訴阿難說了，又問他，「汝言覺知分別心

性」：你現在說這個覺知分別心性，有分別的這個心性，「俱無在者」：什麼地方也不在，無著嘛！無著就是無在，沒有著落，沒有落腳處。可是「世間」：世間，有有情世間、器世間，這兩種世間。眾生就是有情世間；一切山河大地、房廊屋舍，這叫器世間。那麼「虛空」：這個虛空。「水」：有水的地方，「陸」：就是陸地。「飛行」：飛的東西，就是禽鳥；行，就是這一切在陸地上行走的有情。

「諸所物象」：這個山河大地、房廊屋舍、虛空萬物，這叫諸所物象。這一切的依報、正報，這都叫物象。什麼叫依報呢？就是山河大地、房廊屋舍，這都叫依報。什麼叫正報呢？我們這個身體，這就叫正報，這個世界就是依正二報所成就的。「名為一切」：所有我說的這些個有情、東西，和虛空，這都叫一切。「汝不著者」：現在你說你不著住的，「為在為無」：你不著到什麼地方啊？為有所在？為無所在呢？是有個地方不著，是沒有個地方不著呢？

無則同於龜毛兔角。云何不著。

「無則同於龜毛兔角」：你要是沒有一個所在；沒有所在，根本就沒有，就好像龜毛兔角似的。幾時你看見龜生過毛？你幾時看見兔子生過犄角？這根本就是沒有的。

「云何不著」：你既然沒有，你又著個什麼？根本就沒有，你怎麼說出個「著」字來呢？你到底著什麼？你怎麼能說不著呢？

有不著者。不可名無。無相則無。非無則相。相有則在。云何無著。

「有不著者」：你若說有一個「不著」在這個地方，你無著。「不可名無」：這就不能說沒有，你還是有個東西，你才說不著。若沒有，你為什麼要給它起個名出來，叫不著呢？這真是頭上安頭，你有個頭，你又安出一個頭出來；騎驢覓驢，你騎在毛驢子身上去找驢去。你說無著，你若有一個無著，有不著者，不可名無，你就不能說是沒有。

「無相則無」：你要是沒有所著了，這就是沒有了。「非無則相」：如果不是沒有，這就有相，有個形相。「相有則在」：你這個心若有個形相的話，則在，就有所在了。「云何無著」：你怎麼又可以說無著呢？

是故應知。一切無著。名覺知心。無有是處。

「是故應知」：因為你上邊所講這個道理，所以你應該知道，你說這「一切無著，名覺知心」：這個叫做一個覺知的心，「無有是處」：這個又是不對了，你這又錯

了。

爾時阿難。在大眾中。即從座起。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合掌恭敬。而白佛言。

就在世尊和阿難問答的時候，阿難轉了這麼多的圈子，也跑不出去這個圈子。轉來轉去，也找不著一個正經的路，所以還是在這個地方來亂跑，用他這種分別的識心，以為是真實的，所以始終也不能入選，始終也不合格，也沒考上。於是乎，「爾時阿難，在大眾中，即從座起」：本來當時在法會有大比丘、大阿羅漢、大菩薩，阿難在那地方坐著，他即刻就站起來了。站起來幹什麼呢？

「偏袒右肩」：怎麼叫袒？袒就是露出來；偏袒，把這邊這個肩露出來。好像現在我著這個袍，搭這個衣，這麼樣搭，這也就表示偏袒右肩。在中國的風俗，露出來肩是不恭敬的；在印度的風俗，偏袒右肩是一種恭敬；尤其在佛教裏頭，偏袒右肩就是最恭敬的一種禮貌。所以阿難就偏袒右肩，「右膝著地」：右膝跪到地下。這偏袒右肩，右膝著地，這叫身業清淨，身不會造業了。「合掌恭敬」：這是一種意業清淨。

「而白佛言」：對佛講話，這叫口業清淨。這表示三業清淨，向佛來請法，所以而白佛言。

我是如來。最小之弟。蒙佛慈愛。雖今出家。猶恃憍憐。所以多聞。未得無漏。不能折伏。娑毘羅咒。為彼所轉。溺於婬舍。當由不知真際所詣。

現在阿難就自己回憶出家到現在這一些個經過，所以說我阿難——這是阿難自稱。

「我是如來，最小之弟」：那麼在釋迦牟尼佛的家族，有四王八子；他的祖父生了四位，每一個人有兩個兒子，這叫四王八子。阿難就是其中最小的一個，還有一個叫孫陀羅難陀。這個也叫難陀，阿難又叫難陀；那個難陀是孫陀羅的難陀，孫陀羅是他太太的名字。講起來這個孫陀羅，今天時間不知夠不夠，等以後有機會再講這個孫陀羅了。最小之弟，是最小的一個堂兄弟。「蒙佛慈愛」：我承蒙佛你慈悲而愛護，對我是很愛護的。「雖今出家」：現在雖然我從佛出家了。

這出家，有出無明家、出三界家、出煩惱家、出世俗家，這出家也有好多種。出世俗家，就是把世間這個家庭出去了；出無明家，無明也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家，好像家一樣的；又出煩惱家；又出三界家，三界——欲界、色界、無色界，這都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家。出家有出這麼多種家。阿難出了世俗家，可是這種情感心還沒有斷，還沒有出無明和煩惱家，也沒有出三界家。他證到初果阿羅漢，還沒有一定能超出

三界呢！

「由恃憍憐」：我因為是佛最小的一個小弟弟，所以我在佛的面前還有所仗侍。仗侍什麼呢？仗侍我是一個小弟弟，於是乎有的時候也不守規矩，有的時候就和佛好像撒嬌似的，好像一個小孩子，故意頑皮，故意不守規矩，叫佛好憐愛他、憐憫他。

「所以多聞」：所以我只知道學多聞，而忽略定力。「未得無漏」：我沒得到無漏。證初果還沒有到無漏，到四果就無漏了，四果就是把生死了了，不漏到三界上來了，初果還談不到無漏。

「不能折伏」：我沒有本領折服這「娑毘羅咒」：我沒有辦法來對治黃髮外道這先梵天咒；這種旁門外道這種邪法，我沒有力量來對治它。「為彼所轉」：我竟被這個先梵天咒把我迷住了。「溺於婬舍」：就好像被水泡上了。溺就是淹溺，也就是被水淹上的樣子。好像人跳到海裏去淹死了，淹死也可以說是溺死，溺死也就是淹死。又有一個解法，我們這個小便，在中國叫尿，尿也叫溺，叫便溺，言其就是受一種迷糊，不潔淨了。溺於婬舍，就是在那個不乾淨的屋子裏邊，那個婬舍——賣婬的女人那個房舍裏頭，在那個地方，好像在那個泥和水陷住了，拔不出腿來了，這就叫溺，溺於婬舍。

如果不是佛用〈楞嚴咒〉去把他救回來，這阿難就不用希望有結集經藏這個機會了。大約佛的經藏就是結集，也是其他人結集了，阿難沒有份了。幸虧釋迦牟尼佛用這個〈楞嚴咒〉把他救回來，所以他才能又結集這個《楞嚴經》，說出以往的這種因緣。

「當由不知真際所詣」：為什麼我溺於這個婬舍呢？就因為我不知道這個真心，這種的過失也就是從我不知道真際所詣——真際，這個根本的真心；所詣，在什麼地方，也就是這個真心在什麼地方——我不知道真心在什麼地方？他到現在還要找地方，還要問究竟真心在什麼地方？你看！這個阿難聰明一世，懵懂一時，這麼聰明的一個人，就是在這兒打轉轉，轉來轉去，入了迷魂陣了，不知道出去。

惟願世尊。大慈哀愍。開示我等。奢摩他路。令諸闍提。墮彌戾車。

「惟願世尊，大慈哀愍」：現在我只有一個希望，我願意世尊大發慈悲，大慈大悲，救我的苦，給我的樂，又憐憫——哀愍也就是哀憐而愍念，哀憐我們。「開示我等」：世尊你指示我等，不單我阿難，而且這在會的大眾，都得法獲益。開示我等什麼呢？

「奢摩他路」：修定的這個道路，修寂靜的法門這個道路，開示我，我現在不明白，請佛來指示我。「令諸闍提」：令，就是使令；闍提，是印度話，翻到中文叫「信

不具」。什麼叫信不具？就是沒有信心，信心不完具；信心不完具就是沒有信心。又有一個翻譯，叫什麼呢？叫「焚燒善根」，焚，就是用火把他焚了，用火把它燒了。燒了什麼呢？善根。他的善根燒了，那麼剩下的是什麼呢？剩下的就是惡根了，所以信不具。

這個闡提，在《涅槃經》上有提到。道生法師以前講《涅槃經》，那時候《涅槃經》還不全，他講《涅槃經》的前半部，後半部還沒有來。他講前半部，那個經上講闡提無佛性，闡提不能成佛。這一般的法師講，都說闡提不能成佛。但是在後半部呢，就說闡提也可以成佛。但是他那時候，沒有後半部的經，他講經的時候就不依照這個經文講，那個經文上說闡提不能成佛，他講經就說闡提也可以成佛。

因為這樣子講，一般的法師就都反對他，就都妒忌他，說他別開生面，認為他這個講法是與人不同的。那麼道生法師遭人妒忌，也就沒有人聽他經了；他再講經就沒有人聽，人人都不聽他講經了。為什麼呢？說他講的不對，與經旨不相合，違背經義，這個經上說是闡提不能成佛，他硬說這個闡提可以成佛。佛所說的經典，他都認為佛說的不對了。其實他並不是說得不對，也不是說佛說的不對，是他明白那種道理了，所以雖然沒有見到後半部經，他已經悟出佛不會這樣說法的。

那沒人聽經了，他就跑到蘇州，中國上海有蘇州，蘇州那兒有一個虎丘山，到那山上對著那一些個石頭講，給這些個石頭講《涅槃經》。講講，講到這個闡提無佛性這兒，他就問這個石頭，說是：「我說這個闡提也有佛性，你們說對不對？」這山上這一些個石頭就都點頭。所以說「道生說法，頑石點頭」，也就在這個地方來的。那個石頭本來是不會動彈的，都同意他這個講法，所以說「頑石點頭」。中國說「頑石點頭」，這石頭本來是無知的東西，他講經講到這個地方，那個頑石都向他點頭了，說他講的對。

那麼這裏邊又有一個道理，當時道生法師講《涅槃經》，為什麼頑石點頭啊？我相信這個頑石的上邊，都有鬼神在那頑石裏邊聽經呢！或者坐到那個石頭上，或者是躺到那個石頭上——不會躺的，因為聽經要坐著，不會躺著的。那麼等到道生法師一問的時候，這一些鬼神就都同意他，所以就令那個石頭搖動起來了，這石頭也點頭了，這是一個意思。那麼或者這一些個石頭，在過去生的時候也都有靈性的，在這個石頭上附著，所以它也就同意道生法師這個講法，這叫「生公說法，頑石點頭」，這是闡提。

闡提是最不容易度的，怎麼不容易度呢？你和他講道理，他總有一種不信心：「哎！這個簡直的，哪有這個道理呢？」他也不相信。你講得怎麼好，他也不信，就好像

那個俱絺羅，他以不受為宗，你講什麼他也不聽，他也不接受，這就叫闍提。「墮彌戾車」：墮，就是墮落到那裏邊去。彌戾車叫什麼呢？叫「樂垢穢」。怎麼叫樂（音垃）？就是歡喜。這個樂也可以讀樂（音耀），樂（音耀）垢穢。他就歡喜這個不潔淨的地方。垢穢，就是非常地骯髒，非常不乾淨的地方，他歡喜，歡喜這個不乾淨。所以我們人一定要清潔一點，不要專門歡喜這個骯髒。那麼這種墮彌戾車，他就歡喜這個不乾淨的地方。什麼樣人墮落到這兒呢？就是這個闍提。令諸闍提，墮彌戾車，令這一切的闍提，墮落到這不乾淨的地方，免得有這樣子的毛病。

作是語已。五體投地。及諸大眾。傾渴翹佇。欽聞示誨。

阿難說完了這個話，「作是語已」：就是說完了以上所說這個話。說的什麼話呢？就說不要令這個闍提墮到彌戾車的地方。彌戾車也叫樂垢穢，就是歡喜這不乾淨的地方。又有一個翻譯法叫什麼呢？叫「惡知見」。人家知見都是善的，他這種知見是個惡知見，專門出壞主意，專門流毒水。流毒水意思就是不單對他自己不好，而且影響其他的人也都不好了。

說是語已，說完了上邊這個話之後，「五體投地」：怎麼叫五體呢？五體就是兩個手，再加兩個足，再加一個頭，這叫五體。五體投地，就是這五體都接觸到地上，這叫五體投地。在佛教裏，五體投地，這是一種最恭敬的禮貌。阿難是最恭敬佛的，所以就五體投地。「及諸大眾」：不單阿難這麼拜釋迦牟尼佛，這一切的大眾，也有隨著拜的。

拜了，然後「傾渴翹佇」：傾，就是這麼傾耳靜聽，用耳朵來注意聽佛講話，就等著聽佛給開示，所謂摘著耳朵聽，就是這個耳朵注意這麼聽，這叫傾聽。渴，又好像人沒有飲水，非常地乾渴枯燥，渴得不得了。這個是對於什麼渴呢？對於釋迦牟尼佛所說的法。阿難所請的這個定的道理，等著釋迦牟尼佛給說這個法，就好像口乾得不得了，正需要水來飲；這一些個人的法身慧命也都乾枯得不得了，等著佛用法水來給灌溉，用法水來給灌一灌，滋潤他的法身慧命。翹，怎麼叫翹呢？這都是一種表示，這是結集經藏的人用這個字眼，來表示這個人都歡喜聽。翹，本來是在後邊坐著恐怕聽不見，就站起來，把這個腳翹起來站的這麼樣子，來等著聽。佇，佇也就是起來，大約離佛遠的地方也望不見佛，所以就把腳翹起來這麼看著，連等著佛說法都這麼看著佛。

為什麼他看佛呢？因為人人都歡喜佛這個相好莊嚴。佛有三十二相、八十種好，人人都歡喜見佛這個相好。我相信當時在這個法會裏邊，有些個大菩薩、大阿羅漢、大比丘，也有在家的人，都歡喜看佛這個相好，和阿難這個見解都差不多的。阿難

因為佛三十二相而出家，這一些個人大約因為佛三十二相而來聽法。這王公大臣哪、長者居士啊，都站著來聽佛要講這種定的道理。「欽聞示誨」：欽，就是很恭敬的。這都是形容這聽法的人這種恭敬。欽聞，很恭恭敬敬地要聽聞佛來指示，來開導，來教誨。這誨是教誨，令佛來教誨他們。

爾時世尊。從其面門。放種種光。其光晃耀。如百千日。

「爾時」：當爾之時，當什麼時候？就是阿難五體投地，大眾都傾渴翹佇，欽聞示誨這個時候。「世尊」，「從其面門」：什麼叫面門？這個面上就叫面門，你不要在面上再找門。一般普通的中國字說面門，就是這個臉就叫面門。你不要到佛的臉上再去另找一個門，說：「喔！佛的臉上還有個門吧！」佛臉上沒有門，有窗戶，眼睛就是窗戶；這個鼻子孔是兩個洞，大約有人可以在裏邊修行打坐都可以的。不但佛的鼻孔可以，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的。若說是門呢？這口可以說是門，但是這不必這樣子鑽這個字義去，面門就是面就是了。

「放種種光」：佛在這個面上放出種種的光。這種種光就不是一種了，而多種了。有多少種呢？總而言之，有五色的光；那五色裏邊又分別出很多的顏色。總而言之，就很多顏色這種光。「其光晃耀」：這光比那個下雨天打閃（閃電）的光都大，比我們這個電的光都大。晃耀，晃來晃去的，就好像什麼呢？「如百千日」：如百千個太陽這麼大的光。你看！現在我們所住的這個世界，這個太陽的光是很大了，但是佛放出這個光比一百個、一千個太陽那個光度都強。好像我們這個電燈膽有一百度、兩百度，一千度的比一百度就光得多。佛的光比這個太陽加過一千倍那麼樣子，所以你說這個光有多光呢？這是阿難結集經藏的時候這樣地講，這是他身歷其境，他見過的，所以他這樣講。

普佛世界。六種震動。如是十方。微塵國土。一時開現。

「普佛世界」：怎麼叫普佛世界呢？就所有普遍百千萬世界，凡是有佛的地方，這都叫普佛世界。「六種震動」：不是單單一個娑婆世界有這六種震動，到什麼地方都有這個六種震動。

講起這個六種震動，怎麼叫六種震動呢？有三種是屬於形的，三種是屬於聲的。屬於形就是動、湧、起。動，好像我們這個地動了、地震了，這是地動；湧，地湧就是來回晃；起，地往上飄浮了，往上起了，這是三種屬於形的。動也是屬於形。湧，這個湧，經上註解是寫那個「衝」字，不是那個「衝」，是三點水搞個勇猛精進的那個「勇」字，就是勇敢的那個「勇」字加上三點水。湧，往上湧了，猶如湧泉，

好像水在井裏往上冒水，這叫湧泉。中國鼓山有湧泉寺，就是那個湧。這個湧，言其這個地就往上湧了。起，這個湧，它是這麼往上起，又有一點落；又往上起，又往下落，不是一起往上起。這個起呢，起就是我們站起來這個起，這個起是往上起，它不停地往上起。所以我們這個地有的時候會拔高，有的時候又會降低。現在我們這個地球轉變了，這都屬於六種震動的關係。這是動、湧、起，屬於形的。

震、吼、擊——震就是震動的震，地震了。那個地動和震不同，地動它是單單那麼動；這個地震，說：「哦！這個地震盪。」震盪，有一種好像這個地將要破了、要裂開的樣子。有的時候地震，這個地都爆裂開來，這叫震。好像那個炸彈一爆炸，說把這個房子都震動了，這是震。吼，就是怎麼樣？吼叫，它有一種吼叫的聲音，在地裏頭就出一種不知道是什麼叫的聲，世界沒有這麼一種聲，這個地它有這種聲，就叫。擊，這個地和地的方面，它爆開了，兩個又互相這麼衝擊。這叫震、吼、擊、動、湧、起，這是大地六變震動的樣子。

那麼講起來地震，我以前在我們打禪七的時候，大略講過這個地震的道理。為什麼有六種震動呢？因為這個世界有人成佛了，這也會有六種震動；或者有人開悟了，開悟而沒成佛，證果了，這也會有六種震動的。又有一種是什麼呢？是魔王他想來擾亂這個世界的人心，他也可以使令這個地有六種震動。所以這個地震也有好的，還有不好的。

好的時候，在佛成道和有修道的人證果，這雖然有六種震動，但是它對人不會有害處的，不會有大的震盪；就是震盪怎麼大，也不會傷人的，也不會損壞於我們這個世間人的。要是魔王他來想實行他這種的魔力，擾亂世界人心，它就會傷人，損害財產。好像有某一個國家地震，死了多少人；又某一個地方地震，死了多少人，這都是魔王想擴張他的勢力、伸張他的勢力，向這個世界人來示威。他也示威，現在到處講示威嗎？這個魔王也向我們人間的人來示威，他說：「你看！我這個魔力多大？我可以令大地天翻地覆。」這樣子。所以魔王也有這種的力量，因為這個，我們每一個人在所有一切一切的境界上，都要分別出來是好的境界，是不好的境界；是善的境界，是惡的境界，這種種不同的。

說起這個地震，我記得我母親死了之後，我在我母親墳上守孝的時候，那時候經過一次地震。在晚間，我正在那兒坐禪呢！這兒坐禪正在這個無人無我，什麼都空了，啊！忽然間就覺得動了，怎麼這麼樣晃晃悠悠地晃起來了。我自己就想：「哦！這是什麼魔？他可以把我這個身體都搖動起來了，這個魔的力量是不小。」就這樣子，也不知道是地震。等第二天有人來告訴我，說：「喔！這是地震了。」我才知道是地震。那麼那個地震很奇怪的，這井裏本來是應該往上冒水的，那次地震，我那地

方有一個井，這井裏就往上出火，井裏會冒火的。說火山會冒火，這個井並不是火山，它也冒火，所以這世界奇奇怪怪的事情很多的。我相信有人想：「喔！那一定是那個井底下有琉璜，也是火山的脈，所以往外冒火。」或者也許是這樣子。

「如是十方，微塵國土，一時開現」：像這個樣子，有六種震動。這六種震動了之後，這十方微塵——有微塵微塵那麼多，微塵是有多少呢？沒有數量。可是微塵雖然沒有數量，這個國土現出來，就有微塵那麼多國土。一時開現，在同時，就這一個時候，都顯現出來了，這一些個大阿羅漢，和這菩薩、大比丘、長者、居士、國王、大臣，同時都看見有這麼多的國土。你說這是一種什麼境界呢？

佛之威神。令諸世界。合成一界。

「佛之威神」：釋迦牟尼佛以他這種威神的力量，以他這種神通的力量，「令諸世界」：使令這所有微塵國土，微塵微塵那麼多的國土，這麼多的世界，「合成一界」：都合成到一界了。雖然有這麼多的國土，但是都合成到一起了。就好像我們現在影相（照相），這個影相影一個很小的相片，又可以放得很大。你說這是不是神通？那個很大的相片又可以縮小，所以我們現在影像又可以放大，又可以縮小，都有這個本領。

釋迦牟尼佛把這整個三千大千世界、微塵國土都縮到一起，合成一個。可是雖然合成一個，而每一個國家、每一個國土裏面，它的那個情景宛然，還不攙雜。我想這大約就是好像用縮小相片那種的辦法，把遠的地方能縮到近的地方。這是以釋迦牟尼佛這種神力而成就這樣子的境界。

其世界中。所有一切。諸大菩薩。皆住本國。合掌承聽。

釋迦牟尼佛為什麼把這麼多的國土世界，都縮成到一起啊？因為他想叫每一個人人都聽這個楞嚴大定，叫每一個國的菩薩都能明白這種道理。所以他在面門上放大光明，其光晃耀，如百千日，像百千個太陽一樣，所以每一個國土都照見了。所以「其世界中」：每一個國土、每一個世界裏邊，「所有一切，諸大菩薩」：每一個世界都有菩薩，一切就是很多很多的，諸大菩薩，「皆住本國」：都住在他自己原來住的那國土裏邊，「合掌承聽」：在那合起掌來聽著釋迦牟尼佛講經說法，來說這《楞嚴經》。

佛告阿難。一切眾生。從無始來。種種顛倒。業種自然。如惡叉聚。

佛把所有微塵微塵這麼多的世界，都縮到一個世界；但是縮到一個世界，還不相混

雜，有條不紊的，還是每一個國家在它每一個國家那個位置上。縮到一起，應該雜亂了，它也不雜亂，還是這樣子。意思就是把這麼多的世界，縮小成一個世界，我們每一個人都能看得見的。然後這一切大菩薩都渴仰，都好像阿難那麼渴得不得了，想要藉著釋迦牟尼佛這個法水來滋潤。

你們每一個人或者都會有這種經驗，我們人餓了還可以維持一個時期，覺得不太嚴重；如果要是渴了，你吃東西吃鹹了，然後渴了，沒有水喝，那可真難受的。這十方諸大菩薩也都渴得不得了，怎麼這麼渴呢？他們都吃這個煩惱的鹽吃得太多了，煩惱就比方鹽。好像阿難只知道學多聞，而忽略定力，也可以說吃這個多聞的鹽吃得太多了，就要得到這種定的水來滋潤一下，所以都這麼渴仰了，真是乾渴得不得了。我現在講話，喉嚨都覺得乾了，我這個乾是說話說的。這一些個大菩薩乾，是因為沒有得到這個法、這種定水來培植他們，灌溉他們，所以現在都要聽釋迦牟尼佛說楞嚴大定這種妙法，這種妙不可言的道理。

所以你們有的不明白，說是：「我聽了不懂。」你能知道你不懂，那就是懂了；你若是真不懂，連你不懂都不知道，在這兒也不知道是懂、沒懂？你現在知道說：「我現在聽這個經，聽得不太懂。」那你就是懂了，你就有懂的希望，有明白的那一天。你現在要是就明白了，那得了！那我這個法師沒有飯吃了。我一講，你就懂了，那將來還要我幹什麼？要我都沒有用了嘛！不要等講完，你把這個經就懂了，你說！那你還來聽法，又要磕頭，又要聽這個法師講，坐這個地方兩個鐘頭，這也都坐得很辛苦的！你如果那麼快就懂了，那沒有那個道理的，世間的事情沒有說我這一天就把什麼都學會了，我用一天的時間把什麼都懂了，沒有的。你一定要有一個時間，你聽得多了，自然就懂了。為什麼不懂？聽得少；聽得少就不懂。

「佛告阿難」：聽著啊！這佛告阿難，也就是我現在告訴你們，但是我不是佛，你們也不是阿難，不過我講阿難這個公案給你聽。「一切眾生」：就是若卵生、若胎生、若溼生、若化生、若有色、若無色、若有想、若無想、若非有想、非無想，這一切的眾生，「從無始來」：你看！佛講經也是不能把這個道理完全都講出來，他說從無始來——無始就是沒有頭；始是開始，這是無始，你說是什麼時候？

要是你研究道理，會說這是糊塗，講得糊塗！其實我們人，你沒有法子講出個頭來，你說哪個是頭？就拿我們一家的人來講，你說：「喔！我是我父親的兒子。」你父親是誰的兒子？你父親是你祖父的兒子。你祖父又是誰的兒子？往上追、追、追，追來追去，追得追不出來了。說是我家裏有族譜，有我最初的始祖是誰。你始祖，他的始祖又是誰？啊？你追啦，你去找去！找不出來的。

我們說人是猴子變的；猴子是什麼變的？那猴子可以變人，你焉知道人不能變猴子呢？你又怎麼知道人就完全都是猴子變的呢？就不會有豬變的？狗變的？牛變的呢？猴子既然會變人，那麼其他這一切的眾生都可以變了，都可以互相來 transfer（變化）了嘛！所以你追，追來追去沒有始，追不出來那個頭。

說是：「現在科學發明，哲學又發明，知道多少千年以前的事情，多少萬年以前的事情，又是哪個地方刨出人骨頭，幾萬年、幾百萬年以前的。」那又能怎麼樣子呢？你說這就是個證據嗎？談不到的，這個不足為憑的！那不足為憑，為什麼國家用了錢，又要研究，又要考察？這就是在這個世界上胡鬧嘛！沒有事情幹了，來找事情幹嘛！他若不幹這些個糊塗事，那麼這個世界怎麼能有一些個消耗者呢？這世界的東西怎麼會消耗？這些金錢怎麼會消耗？人哪，你若真明白了，這個世界，你說哪個是真的？什麼東西是真的？你找出一樣真的來，我看看！都是醉生夢死。說是：哦！治理國家，又是怎麼怎麼樣子的。這些個都是糊塗人做糊塗事，他自己以為是聰明，實際上都是自己騙自己呢！

這一切的眾生從無始來，這個始，找不著哪個是個始？找不著。你不要說我們這個人的生命沒有一個開始，沒有一個末終，就家庭裏頭也沒有開始末終，找不出來的。就我們這個生命，你說哪個是個開始？說我今生這是開始。你若就是這麼長一段時間，那沒有什麼問題的，就怕不是這麼長的一段時間，所以這個就有了問題了。

無始來怎麼樣子呢？「種種顛倒」：方才我說這胡鬧就是顛倒，這顛倒就是胡鬧，醉生夢死。說是給這個身體吃點好東西，穿件好衣服，那又怎麼樣子呢？究竟怎麼樣子？這都是顛倒，我告訴你。我前幾天不是講，就等於用那個美麗的衣服，給那個廁所穿上一樣的，有什麼不得了的呢？

這種種的顛倒，就是沒有事情來找事情幹，自己清淨本體他不認識，在這個妄想上用功夫，說：「某一個人哪，真好！」真好，又怎麼樣子？說：「有一個人真壞！」真壞，又怎麼樣子？你若往深了一層研究，這些事情都沒有的嘛！哪有一個好、一個壞？這在眾生眼睛上看，分好分壞，分善分惡，分是分非，你在如來藏裏邊，沒有這些個問題的，什麼都沒有的，如來藏裏邊是乾乾淨淨的。我們人眼看這山河大地，森羅萬象，所有的東西，這都是一種識，唯識所現；如果你真明白那個不生滅的法，這根本什麼都沒有的。不過這個道理講出來是不容易領會得到，要慢慢地體驗。

「業種自然」：他造出種種的業，因為他顛倒；這個顛倒，就是那個無明造成的。因為種種顛倒，有了無明，又造出種種的業；有種種業就受種種的報。這造業、受

報，業種自然，「如惡叉聚」：我前幾天不是寫到黑板上這個起惑、造業、受報。受報又可以說受苦，起惑就是無明。

為什麼人造惡？就因為他有無明，他不明白了；不明白了，就去造種種的惡業；造了惡業，然後就受苦報，所以這又叫惑業苦。這個惑業苦像什麼呢？就像惡叉聚這種果實一樣。這種果實，就在這個尾巴上生了三個果，這叫惡叉聚。在印度有這種果，我也沒看見，不過看見、不看見，你一看這個經，相信這也就明白了，不會 don't understand（不明白）的。這叫惡叉聚，一個蒂上生了三個果——那麼這三個果就表示這惑、業、苦，惑和業和苦，這是輪轉的——都在這一個蒂上結著。那麼這造種種業，受種種報，由無明生出來，這就都像惡叉聚這種果一樣的，它都有連帶的關係的。

由這個，所以這個無始，你說什麼地方是個始？沒有個始，它是輪轉的，在六道輪迴裏頭輪來輪去。我們人生在這個世界上，可以有一個比喻。比喻一個什麼呢？我們在這個世界就像一粒微塵似的，這麼忽高忽低，忽上忽下。你做善功德的事情，就往上升了，就高了；你造罪孽過的事情，又往下降了。因為這個，我們人才應該做善功德的事情，不要造罪孽過的事情。因為這個世界有一種因果，有一種業，業種自然。這種業就是行業，這種行業，你就造什麼業，就受什麼果報。

這個「業」和那個「因」又不同。那個因，說種什麼因，結什麼果。這個業是你天天造的；那個因是你偶爾暫時間做這麼一次，這種因了，將來結這果。好像春天裏，下種子下到地裏頭，不是說這個種子種到地下，它就成了，要等一年的時間。由種上到這個結果，這叫種因結果。

這個業，就是從春天到秋天這麼長的一個時間，這中間經過的時間，這叫業。那麼你種什麼因就結什麼果，種善因就結善果，種惡因就結惡果。這個業呢？你平時做的什麼業多，種善業就善業多，種惡業就惡業多，這是業。所以現在這個業就像這個惡叉聚似的，這個業由什麼造出來？由最初那一念的無明，造出來這種業；造了業，然後就受了報了，這三種像惡叉聚似的，這也是講明了這種業感的關係，先告訴阿難。

業，是一種常常有的；因，就是暫時的。好像你做什麼生意，這叫商業；你做什麼事情，這叫職業。這個業就是你所做什麼，這就叫業，所以它也有善的、有惡的。好像你若做這個屠戶，就是個殺業；你若作賊，這就叫盜業；你若盡做男女不正當的事情，這就是一個姪業；你盡說假話，這又叫一個妄語業。這個業就是你常常做什麼，這就叫一個業。那個做生意的，買賣東西，做那個事情，那就是商業。所以

這個業和因是不同的；因是暫時的，業是你總做這件事，這就叫業。那麼你總做什麼事，你做善就是善業，做惡就是惡業。

說：「那可以說做因。」不可以說做因的，你那因，是種因，不是做因。因為什麼呢？因為那個因就是一時的，不是天天的，這個業是天天的。這個因，你要說種因，不是說做因；這個業是做業，你做業，做善業，做惡業。這個業沒有說果，所以和那個因又不同了。這個業，你隨時做隨時可能就受報的，可能就有這種的報，所以這個業和因有這樣的分別。

諸修行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及成外道。諸天魔王。及魔眷屬。

前邊說這種種的業，起惑、造業、受苦，好像惡叉聚這樣子。現在又說這一切的修行人，「諸修行人」：諸修行人包括所有的外道和佛教的人，「不能得成無上菩提」：這一切修道的人，本來他都希望得道，希望有所成就。成什麼？得個什麼？希望成就這個無上的覺道，希望得到無上這種覺果。

菩提就是佛果，佛果菩提。有上的就是菩薩，菩薩叫有上士，在他上邊還有佛；佛叫無上士，這無上菩提就是佛的果位。那麼既然不能成佛了，可以成其他的果位啊！

「乃至別成聲聞緣覺」：別是特別，就是與佛果有分別。不單不能成佛，乃至別成聲聞——聲聞就是聞佛聲音而悟道的，他是修四諦法；十二因緣就是緣覺——緣覺和聲聞這種的果位，他也不能成。

「及成外道」：那麼佛的果位，他不能成了，他可以成外道的果位嗎？什麼叫外道？講了很多次外道，說是外道外道，到底什麼叫外道？我現在告訴你，心外求法，名曰外道——在心外邊去找法，故名外道。所有的人也都可以說是在道外邊，因為沒有證果，沒有成佛，這都在道外邊。

「諸天」：天有很多種，有四王天、忉利天、夜摩天。我們最接近的這個天，就叫四天王天。四天王天在須彌山的四邊——東、南、西、北這四面；四王天在須彌山的半山，他們住在半山區，最接近我們這個地面。有增長天王、多聞天王、廣目天王、持國天王，這是四大天王的名字。四王天的天人壽命是五百歲。他這五百歲，以人間五十年做為四王天一晝夜，我們人間的五十年就是四王天一晝夜，這是四王天。那忉利天呢？忉利天就是在四王天上面，他那個天上的天人壽命有多長呢？一千歲，他有一千歲的壽命，以人間一百年做為忉利天的一晝夜。忉利是梵語，翻到中文就叫「三十三」，就是三十三天。忉利天它也在東有八天，西有八天，南有八

天，北有八天，這四八三十二天，加上一個忉利天，這是三十三天。

那麼這三十三天的天主，天的主人，他最初是個女人，她看見在一個廟裏頭有這麼一個佛像，這個廟漏雨了，她就發心做一個發起人，把這個廟重新給修起來，不叫它漏雨來淋溼了這個佛像。那麼這個女人本來也是沒有什麼錢的，也是一個很普通的窮人，可是她認識很多人，她一聯合就有了三十二個人同她一起來修這個廟，令這個佛像不被雨淋。以修廟保護佛像的功德，這三十三個人就生到天上去做三十三天的天主，做天上的皇帝。現在我們這個〈楞嚴咒〉裏頭有一句，說「南無因陀囉耶」，那個「因陀囉耶」就是這三十三天的天主。那麼以三十三個人造廟修佛像這種的功德，臨終的時候就生到這三十三天，做為三十三天的天主。這個諸天要說起來也太多了，現在就大略說這個意思，這是諸天。

在諸天，又有「魔王」：這魔王住在六欲天，六欲天這個天上住的是魔王。魔王不是單單就是魔王，還有魔民，又有魔女，又有魔子魔孫，他們也有一大堆的魔。魔王的眷屬是很多的，所以魔王他也就獨霸一方，在六欲天那個地方他稱王稱帝。「及魔眷屬」：魔的眷屬就是魔的兄弟囉、父母啊，這魔的眷屬，魔也有夫妻。那麼外道所修這個法，多數就做魔王——上等的就做魔王，中等的就做魔民，下等的這個外道的修道人，就做魔女。

魔女她都生得很美麗的，所以她有一種誘惑性，無論你是什麼人，差不離一般的人，好像阿難這個樣子的，證初果，定力不多的，見到魔女就不得了了，見著魔女大約就躍躍欲試，心裏就動彈了。所以這個魔女是很厲害的，你修道的人，切記不要被魔把你叼去。怎麼叫被魔把你叼去了呢？啊！你若是定力不夠，有這種境界來了，你就定不住了，就被這個魔所轉，跟著這個魔女就去了。跟著魔女到什麼地方去呢？到那個魔的窟窿裏去。到那個魔的窟窿（麥克風突然震動，聲音很小，不清楚）……，魔聽我講這話，他又顯了神通了，他說：「啊！你說這麼多做什麼？我們這一點毛病都被你給講出來了。」所以這個魔不要講那麼多，你們總而言之，小心一點，把你們定力修足足的就不怕了。這是我給你們一個最妙的 suggestion（建議）。

皆由不知。二種根本。錯亂修習。猶如煮沙。欲成嘉饌。縱經塵劫。終不能得。

為什麼不能成佛，乃至這個魔王也不能成呢？為什麼？我告訴你，「皆由不知，二種根本」：就因為他們不知道有兩種的根本。這兩種的根本是最要緊的，是什麼呢？這兩種根本在後邊會講的，現在還不要著急，我現在要是把這兩種根本講了，後面那個文就沒有話講了。所以這也就是好像今天我說那個小說，下回才能分解，這沒

到下回不能解釋的。

「錯亂修習」：錯就是弄錯了，這兒是修錯了。修錯了，所以就亂修，也不知道怎麼用功，這叫錯亂修習。好像印度有那種外道修苦行，睡釘子床，把床釘得都是釘子，他在釘子上睡覺，說能受得這種痛，這就有功德了。這有什麼功德？你說這有什麼功德？你在釘子上睡覺；你就在刀子上睡覺，也不能成功的。還有印度有持牛狗戒的，他看牛就學那個牛，看見狗就學那個狗。為什麼呢？他也就是因為錯亂修習，不懂得。他認為他這是個真正修道的人，這叫行無益的苦行。無益的苦行是沒有結果的，你怎麼樣修也沒有結果的。

「猶如煮沙」：好像什麼似的呢？我現在再給你舉出一個比喻來，就好像煮沙子似的。煮沙子幹什麼呢？「欲成嘉餚」：為什麼要煮沙呢？他以為沙可以煮成飯，煮成好的飲食。「縱經塵劫」：這樣子去修，雖然經過塵沙那麼多的劫數，就言其時間長；塵沙這麼多劫，這個時間是特別長的。「終不能得」：你就經過塵沙那麼長的時間，也不能煮成飯，這個沙還是沙，不會變成飯的。不懂這兩種的根本，而錯亂修習，也就和這個煮沙成飯一樣的。

一者生死

云何二種。阿難。一者無始生死根本。則汝今者。與諸眾生。用攀緣心。為自性者。

現在是講這二種的根本，「云何二種」：這兩種是什麼呢？我現在告訴你，「阿難」：現在要告訴阿難這兩種的根本，我相信每一個人都想知道這兩種的根本，但是現在我先不講它，我講什麼呢？我講講阿難陀他有個哥哥，因為我講這個阿難講得好多了，現在把他哥哥給介紹出來。

他的哥哥叫孫陀羅難陀，怎麼叫孫陀羅難陀呢？這就分別出不是阿難陀，是另外一個，這個難陀是孫陀羅的。孫陀羅又是誰呢？孫陀羅就是難陀的太太，說這個難陀就是孫陀羅的難陀。怎麼叫孫陀羅的難陀呢？因為這孫陀羅難陀和他的太太孫陀羅感情最好，這夫婦簡直地如膠似漆，一天到晚都粘到一起，這麼樣好。

那麼有一次佛就去度這個孫陀羅難陀，佛拿著鉢就到他家裏去乞食，孫陀羅難陀一看佛來了，就把他太太往一邊一推，說你等一等，我去供養佛去。他太太說：「你去供養佛，你快點回來啊！你不要去了就不回來。」他說：「當然我會快回來。」那麼這個孫陀羅就吐了一口唾沫——廣東人叫口水，就口裏吐出來這個唾沫，吐到地下，大約當時地下都是泥土的地。她說我不准你等我這個唾沫乾了，你才回來；

它不乾以前，你就要回來。這就表示叫他快一點回來，如果這個唾沫乾了，你才回來，那時候我就不准你上床了。就下這樣的命令給這個孫陀羅難陀。

孫陀羅難陀就依著命令去做，說我一定快回來，就拿著這個菜和飯就要給佛裝鉢去，往佛這個鉢裏頭給添鉢。誰不知佛也很古怪，怎麼樣呢？用起來神通了。他往前走一步，佛就往後，這個難陀總跟不上佛，佛就往後退，他就往前追，一追就追到祇樹給孤獨園去了。從他家裏那兒追到祇樹給孤獨園，大約也都有很遠的路程。到那地方，釋迦牟尼佛說你不要回去了，你在我這兒出家啦！孫陀羅難陀就發了毛了，就驚起來了，說：「這不行啊！我不能在這兒，孫陀羅等著我呢！我不能在這兒出家的。」佛說：「你不能出家？我給你看點東西，你試一試。」佛就用神通帶著孫陀羅難陀走到一個地方，看見這個地方有很多猴子。

佛就問孫陀羅難陀說：「你看這個猴子長得美麗啊？還是你的太太孫陀羅長得美麗呢？」孫陀羅難陀說：「當然是孫陀羅長得美麗嘛！孫陀羅怎麼能和這個猴子來比呢？」佛說：「喔！那你這個見解是很對的。」

於是乎，佛又帶他到天上去，到天上看見一個天宮裏邊有很多的宮人在那兒收拾地方。這個天宮裏面有五百個天女，這天女當然生得美麗得不得了。孫陀羅難陀就問這一些個做工的人，說：「你們在這兒做工，是做什么啊？」這些宮人就說：「因為佛有個兄弟叫孫陀羅難陀，我們這個地方是給他預備的，等到他修行成了之後，將來他就到這個天上來享福，這五百個天女就都是給阿孫陀羅難陀做太太的。」孫陀羅難陀一聽，高興得不得了，非常高興。完了，佛就問他，說：「你看這天女和孫陀羅比較，是哪一個美麗啊？」孫陀羅難陀說：「當然那個天女美麗了嘛！這天女比孫陀羅，孫陀羅就等於猴子那麼醜怪了，這天女是相貌長得好。」說：「那好！將來這個地方就是給你預備的。」

在這個地方看完了，佛又帶他到地獄裏去。到地獄裏一看，那兒有兩個鬼在那兒燒油鍋呢！燒油鍋，一個鬼在那兒睡覺，一個鬼就在那兒，雖然沒有睡，也還睜不開眼睛。難陀一看，說：「你燒油鍋，一點都不肯實實在在來做工，這鬼也這麼懶惰。」他心裏這樣想。於是乎他就來多事，問一問，說：「你們在這兒燒油鍋幹什麼啊？」睜不開眼睛這個小鬼，把眼睛一睜，一瞪眼睛，說：「你問它幹什麼？」

「我問，我想知道嘛！」這孫陀羅難陀說他想知道。「啊！你想知道啊，那我告訴你，因為佛有個堂弟，他修人天的福報，生到天上去享五百年的天福，然後會墮落，又會掉下來；掉下來就下地獄，我們燒這油鍋就是給他預備著，將來預備用油鍋把他活炸了。」

啊！這孫陀羅難陀一聽，毛骨悚然，這回可真知道了，生到天上又要墮落，又要到油鍋裏被油來炸。於是乎一想，哦！這天女那麼美貌，我在天上五百年之後，還要用油鍋來炸我，啊！沒有什麼意思喲！回去還跟著佛出家做和尚好了。於是乎，也不想孫陀羅難陀了，就跟著佛出家了。這是佛的一個堂弟，有這種的因緣。

那麼這個阿難呢？阿難陀就是這孫陀羅難陀的一個弟弟。你看！佛度孫陀羅難陀費了這麼大的精神，帶著他到天上，又到地獄裏去，才把他度了。現在度這個阿難呢？也更不容易度，左講一個道理，他也不明白，右講一個道理，他也不明白；講來講去，講了這麼多道理，他還不明白。所以現在，把這兩種錯亂修習的根本給指明了；指明這兩種的根本，好令阿難知道去處，知道這修道怎麼樣修，將來怎麼樣成佛。

「一者無始生死根本」：第一就是由無始劫以來，這個生生死死，死死生生，生死相續這種的根本，這是第一種根本。什麼叫生死相續的根本呢？前邊我本來對你講了，說是：「皆因不知常住真心，性淨明體，用諸妄想，此想不真，故有輪轉。」那麼現在又把這生死的根本給它指破了，說是「則汝今者，與諸眾生」：就是你現在，和所有的一切眾生，不是單單你一個人，「用攀緣心」：攀緣心也就是妄想。

什麼叫攀緣？攀緣就是盡打妄想。譬如讀書，也有攀緣心。怎麼攀緣呢？我和這個教授要拉攏社會關係，中國話叫「拖大腳」，我要儘量諂媚這個教授，恭維他，和他講好話。為什麼呢？就希望他給我高一點的分數。他明明給我八十分，我對他好，回頭我給他送一點禮囉，或者送一點什麼東西，這個教授就可以給我多兩分，我無形中就得到好處，這都叫攀緣心。還有好像國家要選總統、選省長、選議員，這都是一種攀緣心，去拉攏票，叫：「你投我一票啦！」對朋友：「老友你投我一票啦！」這都叫攀緣心，都不自然的。若自然的你應該做總統，你不應該去拉攏，你應該叫大家看你是道德夠了，所謂眾望所歸，你不去拉攏他，不去攀緣他，他自然推舉你出來做總統，那才叫真的，那不是攀緣心。

在中國，你們學中文，有這麼一段故事。唐堯，就是帝堯，當時他年紀老了，想要把天下讓賢，讓給賢而有德的人。你看！現在的人是巴結去想做總統，巴結去想作官，這都是用攀緣的心去做去。這個帝堯，那時候他做皇帝不願意做了，就願意讓給其他的賢人——賢人就是有德行的人。

他聽說有巢父、許由這兩個人是很有道德的，於是乎他就想去把天下讓給巢父。怎麼叫巢父呢？他住的地方很古怪的，像那個鳥窩似的，在樹上他窩那麼一個窩，他就住到那個窩裏頭。他喝水也就用手捧著水來飲，有人看他沒有東西飲水，就送給他一個瓢，一個喝水的東西。他掛到那個樹上，風吹這個瓢，咚咚咚咚一響，

他把這個瓢拿了掉（丟）到一邊去，不要了，嫌它麻煩。所以帝堯聽見他這麼清高，就想把天下讓給他。到那兒和他一講，說是我現在年紀老了，你應該出來做皇帝，我把這個皇帝的位置讓給你了。巢父一聽，望望掩耳去，就是看看你，你和我講這麼個話，真是！我真不願意聽，你把我耳朵都給弄髒了，你和我講這種話把我耳朵都給髒了，於是乎就跑到那個河裏頭洗耳朵去。

去洗耳朵，偏偏這兒有一個許由牽著牛在這兒飲牛，就問他，說：「你洗耳朵幹什麼啊？」他說：「你看這個帝堯，啊！真討厭！想把國家交給我，叫我做皇帝，把我耳朵都給聽得污了，污了我耳朵了，所以我要洗乾淨了它。」許由一聽：「喔！那你這個洗耳朵的水，我這牛不能飲的，我這個牛不能喝這個污濁水。」於是乎把牛牽到上流去飲那個乾淨水。你看！給他皇帝都不做，他說把耳朵給污濁了。現在是說：「你選我做總統。」「你選我做省長啊！」到各處去交際聯絡，喔！又請人吃飯，又叫人家給他拿錢，他也給人家錢，花錢買票，你投一票給我，有這種情形，這都是屬於攀緣心。那麼什麼是沒有攀緣心？好像巢父、許由這樣，是沒有攀緣心，這真是清高到極點，最清高了，沒有攀緣心。

所以你有這種攀緣心，你拿這個攀緣心，「為自性者」：你就認為是自性了。因為這樣子，所以你就生死不了，你沒有認清楚，你認賊作子了。這下文，佛直接就說你認賊作子了，你認那個土匪做你兒子，將來你家裏的珍寶都會被他給盜劫去。這個以攀緣心來修道，以為可以成功的，其實這是一種妄想。那麼究竟怎麼樣辦呢？那有另一種，現在說的是這一種。那一種，今天時間不夠，講不完；並且那一種也非常有價值，我不想今天一起令你們吃這麼多的法味。等到禮拜天，我們再繼續來研究第二種，今天就講這麼多了。

二者菩提涅槃

二者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則汝今者。識精元明。能生諸緣。緣所遺者。

在前邊這個攀緣心，阿難他認為是自性，這是一個錯誤。「二者」：那麼第二種是「無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那麼這個菩提在前邊講過很多了，涅槃也講過。一般的人認為涅槃就是死後，這叫涅槃；其實涅槃不一定是死後，而是證得一種理，證得的一種道理。

前邊曾經講過這個無始，你說哪一個是開始呢？這開始，追究不出來所以然的，所以就說無始，沒有一個開始。在沒有開始那個時候，就是沒有開始那個時候，就是比那個開始還再以前，在那個開始以前，這個就叫做無始。那個開始還沒有來呢！

那個時候叫無始——無始菩提涅槃，這個菩提和涅槃，菩提是梵語，涅槃也是梵語。菩提翻譯成中文就叫「覺道」，覺悟的覺，道理的道，就是一個覺悟的道理。那麼這有三種，三種是什麼呢？

第一個是真性菩提。這個真性菩提就是我們本有的那個佛性，每一個人根本就有的這個佛性，這叫真性菩提。第二叫實智菩提，實就是實實在在那個實。實實在在這個實的智慧，這也叫菩提；真性也叫菩提，這個實智也叫菩提。第三就叫方便菩提。方便菩提就是人成了佛之後，方便權巧而教化眾生，這叫方便菩提。

這三種菩提也可以說是一種，也可以說是三種，所謂三而一，一而三；分之則三，合之則一，合起來就是一個真性菩提。那麼在真性菩提又生出來實智菩提，言其這個智慧是真實不虛的智慧；又生出來一個方便菩提，所以這三而一，一而三。那麼這個菩提究竟它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這個菩提什麼地方也沒有來，它什麼地方也沒有去；我們每一個人自己都有一份，每一個人是無欠無餘的，不增不減，不生不滅，不垢不淨，這都是這個菩提。

這涅槃呢？涅槃是梵語，翻到中文就叫「不生不滅」，到那個沒有生死的地方上，就叫涅槃。不是說佛死了叫涅槃，不是的；佛死了，不過是入了涅槃了，證到涅槃那個理——常樂我淨，這涅槃並不是個死。所以有一些個對佛學沒有研究清楚的，就認為涅槃就是死，這是一種不明白佛理的見解。那麼涅槃既然不生不滅，你到涅槃這個境界上就沒有生死，生死就了了。由無始來，這個菩提涅槃，元清淨體，「元」是當「本來」講，本來它是清淨的一個體，也不垢不淨的；元清淨體，本來它是一個清淨的，也不增也不減的。

「則汝今者」：就是你現在。「則汝」就是說的阿難，說阿難你現在「識精元明」：你那個識——這個識不是八識的識，不是眼識、耳識、鼻識、舌識、身識、意識、阿賴耶識和末那識，不是這八識。這個識是「識精」，識的精，這也就是菩提涅槃的一別名。因為在這下一段不能再說「菩提涅槃」了，所以就說「識精元明」。這個識精元明就是這個識的最精妙的處。識的最精妙處元明，它本來是一個光明遍照的。這說來說去就是什麼呢？就是本有的那個佛性，也就是那個常住的真心。

「能生諸緣」：在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上，它又可以生出來一切諸緣。這個緣就是所有一切的因緣。「緣所遺者」：因為生出這種種的因緣，你生出緣了，就好像你跑路跑遠了似的，越跑越遠，前邊我不是講阿難和佛的問答越答越遠？那麼現在這個識精元明，能生諸緣，這個諸緣是由識精元明這裏頭化現出來的；可是這個

緣，久而久之就好像丟了似的。

丟了什麼呢？什麼也沒有丟；好像丟了而沒有丟。丟的是什麼？丟了這個識精元明，可是好像丟了，但是沒有丟。所以說「緣所遺者」，也就是這一點，就是這個識精元明、菩提涅槃、元清淨體。這個東西是你自己家裏的珍寶，本來在你自己這兒，可是你不曉得利用它，你不會用它，所以就好像丟了似的。也就好像我們本來有一種最寶貴的東西，可是藏起來了，藏得時間久了，這個地方藏得太秘密了，久而久之自己也忘了；忘了，所以也就沒有用它，雖然就窮困，也不曉得把它拿出來利用它。這就好像緣所遺者，就好像丟了似的，實際上是沒有丟，似失非失，似遺非遺。

那麼在這個期間，你不曉得用它，所以也就等於沒有一樣。那你曉得用的是什麼呢？你曉得用的就是這個妄想、攀緣心。因為你盡用這個攀緣心，就把真心也就忘了；忘了，就好像丟了一樣。我們所以不成佛，就因為沒有找著自己的真心；若找著自己的真心，就不受生死的束縛了。

由諸眾生。遺此本明。雖終日行。而不自覺。枉入諸趣。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願出生死。今復問汝。即時如來。舉金色臂。屈五輪指。語阿難言。汝今見不。阿難言見。

「由諸眾生」：因為眾生對於常住真心、性淨明體這種根性，「遺此本明」：失落去了本來這種元明，識精元明失去了。實際上沒有失，在眾生的份上，它好像失了似的。「雖終日行」：雖一天到晚都用常住真心這種根性，「而不自覺」：我們眾生天天都用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就是這個妄想心、攀緣心它的根本也是由真心這兒生出來。可是我們這個真心沒有丟，眾生就以為丟了，根本就知道了，所以雖終日行，一天到晚都是這個真心來幫助你，一切時、一切處都是這個真心的表現，而你不知道，就知道用這個妄想攀緣心。

什麼是真心呢？見聞覺知——見聞嗅嚐覺知，這種的知，這種的性，這就是你真心的表現。有人問：「什麼叫佛性啊？」釋迦牟尼佛就答覆這個人說：「什麼叫佛性啊？在眼曰見」，在眼睛就叫見性；「在耳曰聞」，在耳朵就叫聞性；「在鼻嗅香」，在鼻子就是嗅香這個知；「在舌嚐味，在手指捉」，我們這個手怎麼能拿東西呢？怎麼它自自然然就能拿東西呢？「在足運奔」，在足，它就走路，好像你想要走路，這足就往前邁步了。這無形中都是真心的這種表現，不過我們人就不知道，不知道這個地方就是真心。所以阿難還不明白，現在佛又用種種的比喻來告訴他。

這雖終日行，而不自覺，自己不覺悟到，所以就「枉入諸趣」：因為你不知道這個

真心的本體，而用這個攀緣心，所以就枉入諸趣了。枉，就是冤枉，好冤枉的！就是不直。諸趣，就是所有的六道輪迴裏頭，這叫諸趣。諸趣有善趣、有惡趣；善趣就是三善道，惡趣就是四惡趣。這個「趣」，怎麼叫「趣」呢？趣就是趨向，就是向那兒走去，向前面走去。走到什麼地方去？走到天上去，走到阿修羅裏邊去，走到地獄裏邊去，走到餓鬼裏邊去，走到畜生裏邊去，又走到人道裏邊來，這枉入諸趣，就是你造什麼業就受什麼果報。枉入諸趣，這個「枉」字，心裏還有點不甘服，就是心裏不明不白就走到那個道裏去了，不一定是自己願意的，可是就墮落到那個裏邊去了，這叫「枉」。

那麼講起這個惡趣，就有四種，有地獄、餓鬼、畜生，還有阿修羅，這叫四惡趣。今天把阿修羅講一講。這個阿修羅最歡喜就是打架，最歡喜就是和人鬥爭，他鬥爭堅固。阿修羅也是梵語，翻到中文叫「無酒」，又有一個名字叫「無端正」。無酒，因為在天上這種的修羅他很好喝酒的，但是他沒有酒飲，所以叫無酒。又叫無端正，這個阿修羅的男人生得相貌非常醜陋，喔！豬嘴獠牙，那個樣子是最難看了；可是修羅女就生得最美貌。

那麼玉帝就看見修羅王這個女生得很美貌，於是乎他就娶她做太太。玉帝，就是帝釋，這個帝釋有的時候歡喜去聽經，走到這個世界上來，他也變化一個人去聽經。可是他歡喜聽經，他這個修羅女的太太就喝醋了。什麼叫喝醋呢？就是妒忌；這修羅女生出一種妒忌心。怎麼妒忌心呢？她說：「喔！你天天都到世間上去，不知又是有什麼妖精、狐狸精把你迷住了，你去找這個狐狸精去。」就是另外找其他的女人。不光我們人間的女人專門妒忌丈夫去找其他的女人，天上連玉帝的太太都這樣子。

她生出一種妒忌，於是乎她就要跟著玉帝去，查一查他，好像現在找一個私家偵探去跟著，她大約沒有私家偵探，她自己去探這個玉帝去做什麼？走到這個法會上了，玉帝到這個法會，向法師叩頭頂禮的，恭敬這個法師，然後大約也就和聽眾坐到一起了。偏偏這天他旁邊就左邊、右邊都是女人，這玉帝兩邊都是女人，於是乎這個修羅女就受不了了，就現身了，說：「喔！難怪你天天都跑這兒來，這個地方這麼多女人來陪著你啊！」她這麼樣一說，玉帝也就發火了，說：「我到這兒來聽經，你來攪鬧道場，你這真是罪過！」於是乎就打她一個耳光。打了一個耳光，這修羅女就哭起來了，就跑回去見她父親去囉，就和玉帝鬧離婚，不回去了。

啊！和玉帝鬧離婚，於是乎她爸爸就來給她做靠山，她爸爸說：「好！我去打玉帝去，我把玉帝的寶座爭過來，我去做玉皇大帝，不要緊的！」於是乎，這修羅王就和玉帝天天作戰、鬥爭，去鬥爭這玉皇大帝。玉皇大帝有天兵、天將，可是這修羅

王也有他修羅的兵將。一作戰，這個玉帝就屢戰屢敗，節節不利。這玉帝是信佛的，於是乎就走到佛的面前去請佛給他想辦法。佛就把袈裟給他，說是你把我這個袈裟拿回去，把它撕成一條一條的，你每一個兵、將官就戴著一條。你念什麼呢？你每一個天兵、天將就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

這麼樣子，回去這玉帝就這樣做，每一個天兵、天將就都念「摩訶般若波羅蜜多」。這一個「摩訶般若波羅蜜多」一念哪，把這個修羅，這回一作戰就給打敗了，也不知道這天兵、天將怎麼就來了這麼大的力量，就把這個阿修羅給打敗了。所以這是玉皇大帝和修羅這個關係。

那麼修羅叫無端正，他是有天福，沒有天德的，有天人的福報而沒有天人的德行。這修羅是天上也有阿修羅，人間也有阿修羅。人間的阿修羅什麼樣的呢？就是那些個當兵的，或者當土匪的，這些都是阿修羅。不過現在又當別論，現在的國家徵兵，是強迫你去當兵的，這有的就不是阿修羅。為什麼呢？你看徵兵徵去的這一些個就是小孩子，十八歲就去當兵，他思想還一點定力也沒有，都是一聽說打仗就慌上來了。那麼這個作戰的兵應該訓練他五年，譬如十八歲當兵，訓練五年之後，這才二十三歲，再去作戰，或者有點經驗，也就是有點定力了，他膽量也夠了；年紀太輕，膽量也不夠，勇氣也不足，尤其現在這當兵的，我相信不完全是阿修羅了。以前那自己願意當兵的，自己願意去當土匪的，這都是阿修羅；不是自己願意的，這其中也有不是阿修羅。

那麼沒有當兵的，有沒有阿修羅呢？也有。好像你每一個人，天天脾氣很大的，總願和人來鬥爭，總發脾氣，這都是有修羅性。總而言之，這個修羅就是脾氣最壞，這就叫修羅。人間有修羅，畜生裏面也有阿修羅，好像那個害群之馬，這都是阿修羅。那麼餓鬼裏面也有阿修羅。這阿修羅有的時候是算三善道，天、人、阿修羅，這叫三善道；有的時候也把他歸到四惡趣裏頭去，就是地獄、餓鬼、畜生和阿修羅，這叫四惡趣。枉入諸趣，這多數就入四惡趣裏邊去。那麼有的不走錯路，或者到人道、到天道上去，這不叫「枉入惡趣」。換一句話說，枉入惡趣也就是走錯路了，把這個路線沒有認清楚，把路走錯了。

「阿難，汝今欲知奢摩他路」：阿難！你現在想要知道這個奢摩他路嗎？「願出生死」：你願意脫離這個生死嗎？你真願意嗎？是不是你真想脫離生死呢？如果你真想脫離生死的話，我現在再問問你，「今復問汝」：我現在再問問你，問你什麼呢？我現在給你個題目來考試考試你。什麼題目呢？「即時如來，舉金色臂」：即時就是在這個時候，我再問問你的時候，如來就舉起他這個臂，不是我這個臂，是如來

的臂。如來的臂是黃金色的，這麼舉起來了。

「屈五輪指」：怎麼叫屈？（上人以手表示）這叫屈，這叫伸，屈伸。「語阿難言」：對阿難就說了。你看！佛拿這個阿難真當小孩子，這麼問他，說「汝今見不」：你現在看見了嗎？你看見了沒有？看見什麼？說舉金色臂，屈五輪指，你看見了、沒看見？這麼問阿難。「阿難言見」：阿難說我看見了。這個地方為什麼世尊舉金色臂，屈五輪指？這是想叫阿難在眼根上，知道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就在見性上能表現出來，所以再往後邊就單揀這個「見」，講了很多道理，現在我不必多講。

那麼佛想要在這個見性上，令阿難開悟。所以在中國的禪宗大德，有的時候你向他請開示，他就那麼伸出一個手指頭，也就是叫你在這個見性上來開悟的。有的時候你向他請開示，他瞪著眼睛，也不講話，叫你在這個地方來徹悟，來領略這個意思。所以禪宗豎目揚眉，或者這個善知識有一個什麼動作，那都是為座下的學人令他開悟的一個表現。那麼你明白了就開悟了；若不明白就耽誤了，就錯過機會，錯過機會是耽誤了。耽誤就是錯誤那個「誤」，誤了，變成錯誤的誤了。你若明白了就是開悟的「悟」；不明白，就錯過機會，這叫耽誤，錯誤了。所以中國的祖師有很多是這樣子。但是要怎麼樣呢？要那個祖師是個開悟的人，才可以這樣去教化人。不是說，喔！那個祖師這麼一伸指頭，我見著一個人也伸個指頭，我叫你開悟啊！你自己開悟了沒有？你自己本人沒有開悟，你怎麼能會叫人家開悟呢？

所以你自己若沒開悟，你不要好像方才那 Christ 說去幫助人，不管自己漏、不漏的，不管自己成、沒成道，先去幫助人。所以我給他舉一個比喻，就是「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怎麼叫泥菩薩過河，自身難保呢？那個菩薩是泥巴造的，他自己想過河去，一過河，被水一濕，就化了，菩薩也沒有了。要是不過河的時候，還可以支持一下；一過河，被水一沖，完了。這就是你沒有得到無漏，就去幫助人，那也就會讓社會的世風把你化了，而你化不了人家；你隨著世俗轉了，不能把這個世俗扭轉過來。

所以在沒有證果得到無漏的時候，這都很危險、很危險的。前面我不是講，你自己還沒有明白呢，怎麼能教化人呢！好像這一部經典，如果這個道理我自己還沒有明白，那我就不能給你們講的；現在我給你們講，我不敢說完全明白，總而言之，比你們是明白多一點。這是不客氣地來講，因為我比你們明白多一點，所以我就要把我所知道的，講出來給你們各位聽。不過講只講少少，我知道的若完全講出來，那這時間還不充足，只揀重要的講出來給大家聽一聽。

阿難說我看見了。那麼這個問題，這個臂舉起來，屈五輪指——怎麼叫五輪呢？因

為佛的手有千輻輪相，腳也有千輻輪相；有千輻輪相，所以叫五輪指。也可以說是這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這麼輪著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一個、兩個、三個、四個、五個，這也叫輪；又可以說這千輻輪的相，他這是五輪指的相，這叫屈五輪指——那麼這好像誰都可以看得見，怎麼如來做這麼簡單的問題來問阿難呢？

現在你看這個問題是簡單哪！這個問題不簡單的。這個問題在後邊愈發明愈深，愈發明愈妙，所以就在日用倫常你能看得見這個地方，這就是認取你自己那個本有的佛性，就在這個地方，不在旁的地方。所以這個佛性，就是在你每一天所接近的地方，都是佛性的表現，但是你不知道，這是「非失似失，非忘似忘，非遺似遺」，本來沒有丟，你好像丟了似的；本來沒有忘了，你也就想不起來了。這是你自己本有的家珍，本地的風光，不容易明白。為什麼不容易明白？因為無始來這個生死的根本——攀緣心太重了；若沒有攀緣心，即刻你就明白你本有的這種佛性了。

佛言。汝何所見。阿難言。我見如來。舉臂屈指。為光明拳。耀我心目。佛言。汝將誰見。阿難言。我與大眾。同將眼見。佛告阿難。汝今答我。如來屈指。為光明拳。耀汝心目。汝目可見。以何為心。當我拳耀。

「佛言」：佛又說了話了，沒有入定，說什麼呢？說「汝何所見」：你看見什麼了？「阿難言，我見如來」：阿難說我看見世尊你，「舉臂屈指」：你把你的臂舉起來了，你屈你這個五輪指，我看見這個了。「為光明拳」：你那個拳放光，有光明；那光照著我眼睛幾幾乎都睜不開了。「耀我心目」：心裏也照到了。

「佛言，汝將誰見」：你和誰見的？你同哪一個看見的？「阿難言」：阿難就說了，「我與大眾，同將眼見」：他不說他自己，他說我與大眾。他又把旁人都搬出來，這也就好像打官司拉人似的，說：你看！誰都給我作證，我沒偷東西啊！把他朋友、親戚都拉出來了。現在阿難也恐怕自己說自己見著，或者有人沒有見著呢？所以他現在下了一個總評，說是我與大眾，我和現在法會大眾，同將眼見，一起都用這個眼睛看見的。

所以現在他前後的詞句就自相矛盾了。前面他說耀我心目，所以佛就問他，你將誰見哪？阿難說他和大眾又用眼睛來看見的。佛說，好！你用眼睛來看見的，我再問你，「佛告阿難」，「汝今答我」：你現在答覆我。「如來屈指」：如來我屈這個五輪指，「為光明拳」：做這麼一個光明拳，「耀汝心目」：說這個照耀著你心和你的眼睛。「汝目可見」：不錯！你的眼睛可以看得見。「以何為心，當我拳耀」：你以什麼做你的心，對著我這個拳，來照耀你的心呢？你以什麼為心呢？這又追進

了一步，你看阿難怎麼樣說呢？

阿難言。如來現今。徵心所在。而我以心。推窮尋逐。即能推者。我將為心。佛言。咄。阿難。此非汝心。

佛問阿難，你以什麼做為你的心，來對著我這個拳耀呢？「阿難言」：阿難就說了，說「如來現今，徵心所在」：徵，就是徵問。如來世尊現在徵問我心的所在，問我心在什麼地方？「而我以心，推窮尋逐」：「而」字是承上啟下，由上邊這個意思，又接到下邊的意思，這叫承上啟下。因為上邊那個意思還沒有說完，所以就接著向下說，用一個「而」字。

而我以心，我現在以我這個心，怎麼樣呢？推窮尋逐。推就是推求，就是找這個心；窮就是窮盡了，沒有了。我找來找去，找到極點了，推求到極點。尋也就是找尋；逐也是追逐；推也是求；窮，就是窮盡了，沒有了。說這個人窮，人窮就是沒有錢了；這個窮，就是把這個道理窮盡了。我找我這個心找來找去，我追逐我這個心，「即能推者」：就是現在能推求者，者就是這個心，我現在能推求這個心。我能推，這是有個心哪，我用這個能推求的，這大約就是個心。「我將為心」：將，就是還沒有決定辭，就是將要。我將可以用它來做我的心吧？用哪一個？就是能推求這個，是我的心。

他說得覺得很有道理，理直氣壯，以為這回我可找著心了，誰不知道就被佛罵了。

「佛言，咄」：咄，這是鬧人的一個口氣。佛不是鬧那個阿那律說：「咄咄胡為昧？」咄咄，說兩個咄字，這就是佛鬧人的語氣，就是責怪之詞，就是你說的不對了。那麼他也不講什麼不對，就「咄」，這麼鬧了一聲。

「阿難」：咄完了，叫一聲阿難，說阿難！「此非汝心」：說這個不是你的心哪！你怎麼將這個認為你的心了？這個不是啊！這麼鬧他。佛為什麼要鬧阿難？因為他說的大錯而特錯。以前他認這個識心，已經錯了。現在還是沒有明白，所以佛豎起拳來，令他以見性來明白他這個自性——常住真心，性淨明體。那麼阿難因為迷昧太久了，他也不明白，也不懂這是個見性。他說能看的是眼睛和心。那麼佛給他應，說：好！能看的是眼睛，那麼你以什麼做你的心，當我拳耀？這是問他。阿難又說他能追求道理的，這就是他的心。這還是那個識心，所以佛又要以聲音令他開悟。有的時候，人或者看見什麼，你那心專一到極點了——因為佛現在和他問答，他很注意凝神地這麼來問答，佛伸手或者就令他：「哦！在這個見性上了。」但是他也沒有明白，辜負佛一番的心。

那麼佛又要叫他由這個聞性上悟道，所以就鬧他：「咄！」鬧了他一聲。先鬧了一聲，就是叫他聽到這個聲音能開悟的。誰不知這阿難也沉迷太久了，只知道多聞而忽定力，所以佛老婆心切、悲心切切這麼樣來教化他，他也不懂。也不懂，所以佛又說：「阿難，此非汝心。」下邊又給他下了一個註解，說這不是你的心。那麼先在「咄」字這個地方，佛就好像很嚴厲的樣子；很嚴厲完了，看看阿難也沒有領會到這個道理，於是乎就又說，阿難哪！你若揣測佛當時的情形，這聲「阿難哪！」就沒有那麼大聲了。怎麼樣沒有那麼大聲了呢？他說阿難哪！就好像哄小孩子似的，說此非汝心，這個不是你的心哪！這是先以威德的聲音鬧他，然後又用慈悲心來攝受他，說這不是你的心哪！

阿難瞿然避座。合掌起立。白佛。此非我心。當名何等。

這個時候「阿難」也火氣起來了，即刻「瞿然避座」：即刻就站起來了。瞿然就是很驚懼的那個樣子；避座，就離開他的座位，不在那兒坐著了。和佛講話，若坐那地方，未免不恭敬，所以就瞿然避座。「合掌起立」：又合起掌來。瞿然避坐，本來已經起立了；他若不起來，怎麼能避座呢？「起立」這兩個字，我說是多出來的，合掌而白佛就可以了。避座已經就是起立，才能避座呢！所以這「起立」兩個字是多的，不過以前的人加這麼兩個字，也就隨他去了，我們知道這個意思就得了，不要一定說古人不對的。

「白佛」：對佛就說了。「此非我心，當名何等」：說這個不是我心，那麼它叫一個什麼名字？你給它起個什麼名字呢？阿難覺得，啊！他突然間就沒有心了，這還得了！於是乎他也就發了毛了——廣東話叫發毛——瞿然起立，來問佛來了，你說它叫什麼名字啊？這不是心，那你說叫什麼名字？

佛告阿難。此是前塵。虛妄相想。惑汝真性。由汝無始。至於今生。認賊為子。失汝元常。故受輪轉。

這一段經文，不單講出阿難的毛病來，也把你我現在所有人的毛病都給講出來了。每一個人都應該知道，我們由無始劫以來都是認賊作子囉！所以把這個本性就埋沒而不顯現。「佛告阿難」：佛告訴阿難說了，說阿難哪！你不要著急；阿難哪！你不要發慌。你問這個叫什麼名字不是嗎？我現在詳詳細細地告訴你。

「此是前塵」：這個叫什麼名字啊？這個就叫前塵。你這一想，這就落於分別一種塵影裏邊了，這是在那個塵影要起以前的事情。「虛妄相想」：虛妄就是假的。你說你用這個推求的心，這個不是你的自性啊！不是你的真心，這還是一種分別妄想；

不過它是前塵，稍微細一點，沒有那麼顯著，這是虛妄相，是虛妄的。想，然後虛妄相，你再加上一個「想」字，就是想那個虛妄相。

「惑汝真性」：惑，當「迷惑」講，不是疑惑。迷惑你的真性，你那個常住的真心，就被前塵這個影事，這個影塵所迷惑住了。為什麼它能迷惑你的真性呢？「由汝無始，至於今生」：就是從你無始到現在你這生。怎麼樣呢？你「認賊為子」：你就認這個前塵虛妄相，你想這種虛妄相，你認它做兒子了。你認賊為子，「失汝元常」：就把你所有的珍寶、家珍哪，都失去了。你原來常住不變的那種真心失去了，失汝本來那個常住的真心。這個失去，並不是真失去，好像失了，就和前邊那個「遺」字是一樣的，好像失了。

「故受輪轉」：因為你不知道你本有的家珍，本有的家珍你不知道用了，所以就頭出頭沒，輪迴生死，被輪迴來支配。你被這個輪迴來轉，而沒有能超出這輪迴去，就因為這麼樣子，你今生又來生，來生再來生，這麼輪來輪去的，輪得忽高忽低，忽上忽下，啊！有的時候就去升天了，有的時候又入地了。有這麼幾句話說：

**出馬腹入牛胎，閻王殿前幾度徊
始從帝釋殿前過，又到閻君鍋裏來**

「出馬腹」，有的時候做馬去了；「入牛胎」，有的時候又做牛去了。「閻王殿前幾度徊」，在閻羅王殿前走來走去的，來回那麼徘徊，不知多少次？「始從帝釋殿前過」，好像昨天晚間我講那個孫陀羅難陀，說是將來他修行升天，五百天女服侍他，他高興得不得了，這叫「始從帝釋殿前過」。「又到閻君鍋裏來」，天福享盡了的時候，又要墮落到人間，不是人間，墮落到地獄，要用那個油鍋炸起來，所以又到閻君鍋裏來。你看！輪迴路險哪！這個輪迴，你一不小心就走錯路了；走錯路了，那時候就很不容易回來的。所以我們現在得到人身，趕快猛醒！快覺悟吧！不要再好像阿難認賊作子了。

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佛寵弟。心愛佛故。令我出家。我心何獨。供養如來。乃至遍歷。恆沙國土。承事諸佛。及善知識。發大勇猛。行諸一切。難行法事。皆用此心。縱令謗法。永退善根。亦因此心。若此發明。不是心者。我乃無心。同諸土木。離此覺知。更無所有。云何如來。說此非心。我實驚怖。兼此大眾。無不疑惑。惟垂大悲。開示未悟。

阿難聽見佛這樣講，他還是沒有明白，又和佛做起雄辯來了。「阿難白佛言，世尊」，「我佛寵弟」：說我是佛最寵愛的一個小弟弟，我是最小了，在佛的面前，我像一

個小孩子似的；佛也最疼愛我，對我最寵了。寵就是願意怎麼樣子就怎麼樣子，就寵幸，寵著他，寵著他就是不管，你怎麼樣都好，不管。「心愛佛故」：我是佛的一個最小弟弟，我心裏愛佛這三十二相，看見佛這麼莊嚴相好，「佛面猶如淨滿月，亦如千日放光明」這麼好的相，所以佛「令我出家」：佛你叫我出家，我就出家了。為什麼我即刻就答應佛出家呢？我就是愛佛的相好。阿難還沒忘了他見佛三十二相而出家的這種因緣。

「我心何獨，供養如來」：我這個心不是單單獨獨地來供養世尊你，「乃至」：乃至是超略詞，是有無量無邊這麼多。由世尊你這兒，乃至到「遍歷恆沙國土」：遍，就是普遍到恆河沙數那麼多的佛國土。「承事諸佛」：我去承奉諸佛，我去供養諸佛，禮拜諸佛，這都叫承事，來侍奉諸佛。「及善知識」：和所有有最好的知識、最有知識的這種善知識。「發大勇猛」：我發大勇猛的心。怎麼叫大勇猛的心呢？

「行諸一切，難行法事」：人家做不到的事情，我都能做到。好像人家怕辛苦，我就不怕辛苦，我侍候佛，犧牲一切，所謂忍人所不能忍的，行人所不能行的，行一切難行的法事。「皆用此心」：我所以能做這種種的功德，這一切供養三寶的功德，我都是用的這個心。

「縱令謗法」：我用我這個心，縱然你就說我這樣講是謗法，「永退善根」：我這個善根都斷了，沒有了，向後退了。「亦因此心」：這兩句經文也可以說，世尊你啊！縱然說我是謗法，我也認為這個是心。又有一個意思說，縱然我就是謗法，我把善根都斷了，都是用的這個心，亦因此心，也就是因為這個心。

「若此發明，不是心者」：假設我這個發明，我這個說法，不是心的話。「我乃無心」：啊！講到這個地方，阿難慌上來了，我乃無心了，我變成一個沒有心的人了。怎麼呢？「同諸土木」：和那個土一樣，和那木頭一樣了，沒有心了。「離此覺知」：我離開這個覺知分別的心，「更無所有」：我什麼都沒有了。我現在能以聽經，能以聞法，我都是用這個心，更無所有，旁的我沒有的。「云何如來，說此非心」：為什麼如來你說我這個心不是個心呢？「我實驚怖」：現在我真驚了，恐怖了，我心裏驚而又生出一種恐怖。講來講去，講得我沒有心了，這還得了！沒有心就和土木金是一樣了嘛！不單我驚怖，「兼此大眾」：所有在會的這些個大眾，「無不疑惑」：對於這個問題，我相信都發生疑惑了。

「惟垂大悲」：我們現在都痛苦得不得了了。為什麼呢？我這樣的驚怖，大眾這樣的疑惑，驚怖也是痛苦；疑惑，這更是痛苦。怎麼叫疑惑呢？對於這個道理不明白。那麼大眾怎麼就疑惑，阿難為什麼就驚怖呢？因為其他大眾是旁觀者，他還沒有設身處地說這個是我，沒有扣到他自己身上，就這麼旁觀，說：「這個道理明白了。」

所以生了疑惑。阿難呢？阿難他親歷其境，釋迦牟尼佛說他沒有心了，這不是他的心。阿難自己就覺得：「這沒有心，還得了！那我這個命恐怕都沒有了。」所以就恐怖起來了。佛如果說你沒有心，也沒有生命了，那不就完了嗎！所以阿難他因為身歷其境，他就驚上來了。旁人呢？在會的大眾都是旁觀者，聽著阿難和佛互相問答，所以阿難說這一班人都生了疑惑心了。

說大眾生了疑惑心，這還是阿難用這個識心來揣測，推測大約大家也對這個問題都不了解了。誰不知那兒有大菩薩，不過當時沒有講話，其實那大菩薩已經早就明白了。不過阿難他這就叫「以小乘而推測大乘的思想」，說是大家都疑惑了。那麼我相信其中，好像那些個文殊師利菩薩、觀世音菩薩、大勢至菩薩，這都不會疑惑的，這是我這樣講。那麼惟願大悲，惟願世尊你大悲。悲能拔苦，就救我們這一切人的苦惱。「開示未悟」：你開示開示，我們沒明白這個道理，令我們明白了。

爾時世尊。開示阿難。及諸大眾。欲令心入。無生法忍。

「爾時」：當爾之時，阿難請佛開示未悟，釋迦牟尼佛在這個時候，也就又對這個小弟弟生出一種憐憫而愛護的心了。於是乎，當爾之時，「世尊開示阿難」：就開示阿難了，「及諸大眾」：和在會的一切大眾。幹什麼呢？「欲令心入，無生法忍」：怎麼叫無生法忍？這前幾天講過生忍、法忍、無生法忍。在這個地方，把無生法忍再略略講一講。

無生法忍，就沒有生，也沒有法了。沒有什麼生？沒有法生，也沒有法滅。在這個時候，這個證得無生法忍的人，他覺得這四聖六凡——四聖的法界，這叫三界之外的法界；六凡的法界，就是三界之內法界——他看這個十法界，沒有最少的那個法生，也沒有最少的那個法滅，沒有生滅了。可是在每一個法的本體上，當體如如，它這個法的本體都是如如不動；因為如如不動，所以它就沒有生滅。

那麼他得到這種的境界，他忍可於心。本來你要是不懂的，說：「哦！這個世間沒有生滅了，一切萬法什麼都沒有了。啊！他心裏就生出一種恐慌，就不能忍了。」但是他忍可於心，啊！就是這麼回事了，沒有什麼地方出奇的，他忍可於心。他這時候證得相應的道，得到好像要證果而沒有證果這個時候，這叫相應。相應這個時候，只可以懷之於心，他心裏自己知道；可是知道是知道，不能對任何人講這個道理，也講不出來，說也說不出，這個時候，這就叫無生法忍。

你能看這山河大地、森羅萬象，什麼都是自性裏邊的事情，三界唯心，萬法唯識，這一切一切的，你證得：「啊！都是不生不滅法。」在你看見這山河大地、房廊屋

舍，所有的都是一個實相，這就叫無生法忍。可是這個時候你還沒有正式證得，要忍，忍可於心，這個心裏要忍受的，所以這叫無生法忍。現在佛欲令所有的大眾，都得到無生法忍這種境界。

於師子座。摩阿難頂。而告之言。如來常說。諸法所生。唯心所現。一切因果。世界微塵。因心成體。

「於師子座」：佛欲令一切眾生得入這個無生法忍，於是在師子座上——這個師子座，並不是說佛騎著獅子，或坐著一個獅子，或者雕刻一個獅子來坐，不是的。那怎麼樣叫師子座呢？因為佛說法好像獅子吼，所以佛坐那兒，也就說是師子座。「摩阿難頂」：佛用手摩阿難的頂。在佛教裏頭，摩頂表示一種最慈愛的這種攝受的力量。「而告之言」：對阿難就說了，「如來常說」：說如來我，昔日常常地說。說什麼呢？說「諸法所生」：諸法就是所有的一切法，包括世、出世間法；所生，所以生出來這種種的法，「唯心所現」：這是由我們心裏頭所現出來的。「一切因果」：所有這個世界上一切的因因果果，「世界微塵」：像微塵那麼多的世界，「因心成體」：都是因為我們這個心而成就的。所以在中國宗門，古來的人說

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

說你若認識你自己的心了，這個大地連一寸這麼多的土都沒有了。你說有什麼？到什麼地方去了？這宗門所講的機鋒轉語，說：「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可惜我們人就都沒有認識心，所以這個大地才這麼多的土。

阿難。若諸世界。一切所有。其中乃至。草葉縷結。詰其根元。咸有體性。縱令虛空。亦有名貌。

佛叫了一聲，說「阿難」哪！「若諸世界」：假設這一切的世界，「一切所有」：世間所有的這一切一切的，都包括在內了。「其中乃至，草葉縷結」：其中，就是在山河大地、森羅萬象這個世界裏頭。那最小的草，乃至草葉；縷，這麼一條絲；結，乃至於這麼一小段落，這絲結成結。「詰其根元」：詰就是詰問。你追究，你找它那個根元，「咸有體性」：統統都有它的體性。「縱令虛空」：就算這個虛空，乃至這個虛空，「亦有名貌」：這虛空還有個虛空的名字呢！有個虛空的相貌呢！所以一切一切的都有形體。

何況清淨。妙淨明心。性一切心。而自無體。

「何況清淨」：況且這種清淨而「妙淨明心」：妙淨明心這種的心，「性一切心」：

況且這一切性的心，「而自無體」：它怎麼會沒有體呢？它一定也有體的。

若汝執吝。分別覺觀。所了知性。必為心者。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別有全性。

「若汝執吝」：假如你若一定執吝--吝就是吝惜--你一定固執你那個見解，你那個成見，你那個主觀。「分別覺觀，所了知性」：你若說是分別覺知這個觀察力，它所能明白的這個性，「必為心者」：你說這個就是你的心，你若一定要這樣講。

「此心即應，離諸一切色香味觸」：你這個心就應該離開這一切所有的色香味觸這四種的塵。色，就是這種有形有色的；香，就是香臭的香；味，就是有這種味；觸，就是接觸，觸覺。色、聲、香、味、觸、法，這單單說色、香、味、觸，沒有說聲，沒有說這個法。「諸塵事業」：這色香味觸也就包括那個聲和法在裏頭。「別有全性」：你要是一定說這個是心的話，它就應該和色、聲、香、味、觸、法沒有關係了，離開了；離開這一切色、香、味、觸，諸塵事業，另外再有一個心，它和這個色、香、味、觸，都不發生關係了。

這就是說，如果你說你能分別的這個心，是你的心的話，那你這個心就應該離開色、香、味、觸，在这一切六塵的境界裏頭，另外別有全性，另外還有一個心存在。因為佛所顯露的這個真心，都在六根門頭——眼、耳、鼻、舌、身、意，在這六根門頭顯出來這個見性是不動不搖的，這才是一個真心。要是阿難所說的分別覺觀那個心，就和這個六根沒有關係了。所以佛說若離開這一切色、香、味、觸，這諸塵事業，離開這一切境界，別有全性，另外再找一個心，再有一個心。那麼是不是這樣子呢？本來不是這樣子，不過佛這樣來給開示阿難，這樣對他講。

如汝今者。承聽我法。此則因聲。而有分別。

可是你現在不是這樣子。「如汝今者，承聽我法」：好像你現在在這兒聽我講這個法，「此則因聲，而有分別」：你現在就因為這個聲塵而生出一種分別心，你並不是離開這個聲塵而另外有一個心。

縱滅一切。見聞覺知。內守幽閒。猶為法塵。分別影事。

「縱滅一切，見聞覺知」：縱然你能暫時息滅了，見聞覺知你都停止了，也沒有見，也沒有聞，也沒有覺，也沒有知了，這是一種空的境界了，這一種功夫了。「內守幽閒」：你把見聞覺知都滅去了，又能內裏邊守住這種的幽閒。幽，就是很清幽的；閒，什麼事情也沒有，好像什麼事情也都不做了，很空空洞洞的。那個外道以為這

個境界就是最高的境界了，坐這個地方，他覺得無人無我，覺得什麼都空了，連自己這個身體都沒有了，他以為這是功夫，這叫「內守幽閒」。實際上呢？這還是前塵分別影事。

內守幽閒，這在功夫上來講，就是稍微得到一點輕安的境界。輕安就是很少的這種安定，但是外道以為這個就到了極點了，就牢牢地守著，不叫這個功夫失去了，這是外道修這種內守幽閒的功夫。可是他覺得這種的境界是不錯，實際上「猶為法塵」：這還是這個第六意識的作用。在前五識，眼、耳、鼻、舌、身，這前五識他滅了，沒有了——眼睛，這個見也不向外跑了；聞，也不向外聞了；嗅，什麼味，也不隨這個味的境界轉了；身也不隨觸覺所轉了；可是在這個意裏邊，內守幽閒。

這內守幽閒，就是說的這個第六意識。這第六意識在裏邊，它守著，這個叫獨頭意識。這獨頭意識，好像我們一般人誰都會作夢，這個作夢的境界，就是第六意識的作用，這叫第六獨頭意識。在這個見聞覺知都能滅盡了，這也還是在第六意識上用功夫呢！這外道的功夫，你覺得是很不錯了；但是在佛教裏來講，這連一步還沒有走，這叫內守幽閒。

猶為法塵，「分別影事」：這還在法塵裏頭，不過它很微細微細的，你覺察不到，這就叫在意裏邊很微細的這種分別，分別影事，還是隱隱藏藏，是一種不真的境界。你不要在這個地方就認為得少為足，說：「哦！這就是坐禪坐出功夫來了。」這還要往前去進步，不要停止在這個地方；停止在這個地方，容易落到頑空上；落到頑空上，就對坐禪上沒有益處的。（弟子問頑空。）頑就是頑皮的頑；空就是空了。頑空就是沒有了，他這個見、聞、覺、知都滅了，沒有了，什麼都沒有了。

這第六意識就叫獨頭意識，這是很容易在這個地方走錯路了，很容易誤入歧途。這個獨頭意識有四種。頭一樣就是「散位獨頭意識」：就是我們人一天這個散亂心，分別種種，這個就叫散位獨頭意識。散就是散了。第二就是「狂亂獨頭意識」：狂亂就是這個人發癲狂了，他亂說亂講的，那其中都是那個獨頭意識來支配他，這叫狂亂獨頭意識。

第三是「夢中獨頭意識」：在作夢的時候，夢見種種色色，或者是奇奇怪怪這些個事情，都是獨頭意識在作怪。第四有「定中的獨頭意識」：就是現在我們所講這個見聞覺知都滅盡了，但是它那獨頭意識在定中還活著，沒有停止了。你就是覺得這個見聞覺知都沒有了，你還有一個意念在裏頭，這是定中的獨頭意識，這也是要不得的。（弟子問狂亂意識。）狂亂就是發癲狂，瘋狂了，英文叫什麼？crazy，那都

是獨頭意識的作用。

我非敕汝。執為非心。但汝於心。微細揣摩。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真汝心。

佛又對阿難講，說「我非敕汝，執為非心」：我不是命令你，不是敕令你，叫你一定執著說你說的這個不是心，執為非心，執著你這個不是心，我不是這樣子。那怎麼樣子呢？「但汝於心，微細揣摩」：但在你那個心裏邊，你微細微細地詳細揣摩。揣摩，就是這麼想一想，還是詳細這麼想一想。「若離前塵，有分別性，即真汝心」：假設離開這個塵，你還有一種分別性，這個才是你真正的心的話。

若分別性。離塵無體。斯則前塵。分別影事。

「若分別性，離塵無體」：假設你這個分別性，離開塵你找不著它一個體的話，「斯則前塵，分別影事」：這是在那個塵的前邊，有一種分別影事，這個不是你的真心。

塵非常住。若變滅時。此心則同龜毛兔角。則汝法身。同於斷滅。其誰修證。無生法忍。

這一段文就講明白一些了。說是「塵非常住」：你因為對著塵而有心，不對著塵你就沒有心了。「若變滅時」：這個塵，它會有的時候沒有的，會變滅。它變滅的時候，「此心則同龜毛兔角」：你說對著塵，就有分別心，這就是你的心；若沒有塵，你就沒有分別了，那就等於龜毛兔角了，你這個心就好像那龜的毛、兔的角。龜什麼時候身上生毛了？沒有的；兔又幾時生角了？你這樣就等於沒有心一樣的。

「則汝法身，同於斷滅」：你既然沒有心了，那麼你法身也沒有了，因為你沒有心了，你怎麼會有法身哪？「其誰修證無生法忍」：你用哪一個去修行而證果呢？又誰能得到這個無生法忍呢？你根本就連心也沒有了，身也沒有了，那麼誰去證這個無生法忍呢？又誰去修行呢？

即時阿難。與諸大眾。默然自失。佛告阿難。世間一切。諸修學人。現前雖成。九次第定。不得漏盡。成阿羅漢。皆由執此。生死妄想。誤為真實。是故汝今。雖得多聞。不成聖果。

「即時」：在佛說你對著塵而有心，塵變滅了，你的心也變滅了，這就等於龜毛兔角一樣，龜毛兔角根本是沒有的。那麼龜毛兔角既然沒有，你這個心也沒有的；你既然沒有心了，又哪一個是你的法身呢？你又怎麼能修證呢？又怎麼能悟無生法忍

呢？根本你連個心都沒有了，你怎麼去修、證和悟無生法忍呢？

這樣一講，「阿難與諸大眾」：阿難和這在會的大眾一想：「啊！也對啊！對著前塵有分別，離塵就沒有分別了，這豈不是沒有心了嗎？」於是乎大眾「默然自失」：默然，就大家都沒有話講了，都睜著眼睛說不出來話，但是這個期間可不是入定。

「佛告阿難」：佛看見他們大家這樣子無所措手，這時候手忙腳亂不知怎麼樣好了，都把心丟了！在中國《孟子》上也講這個心，我這一段暫時不講，先講中國《孟子》這個心。孟子說：

出入無時，莫知其向，為心之謂也。

「出入無時」，出去，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出去？回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回來？「莫知其向」，也不知道它到什麼地方去？「為心之謂也」，大約就是這個心。孟子他說的這個心，也是這個妄想心，不是真心。真心又怎麼會有出入呢？沒有出入的。他又說：

人有雞犬放，則知求之，有放心而不知求。

說人哪，有雞和狗跑了，他就知道周圍去找這個雞，去找這個狗，他自己的心跑了，他不知道去往回找。這就是說這個妄想心，一天到晚打妄想，跑到東邊去，跑到西邊去，跑來跑去的，可是人不知道把這個心管一管，叫它不要跑這麼多空路。雖然說不用買飛機票，不用買火車票，可以跑到紐約去——想一想紐約：「啊！紐約那個 subway very fast!（地下車很快）」又想到什麼地方：「喔！這個屋侖橋，世界有名的。」想這麼多東西，到屋侖橋上去玩，也不用搭巴士；到紐約去也不用坐飛機，這雖然是很便宜的事情，但是很費心力的。孟子是這樣講。孟子講的也是這個識心，現在講的阿難所知道這個也是識心。那麼這個識心是個無常的，真心是個常的。

佛告阿難，「世間一切諸修學人」：世間，就是我們這個世間；這一切諸修學人，「現前雖成，九次第定」：什麼叫九次第？九次第就是四禪，加上四空處——初禪、二禪、三禪、四禪，這四禪天，再加上四空處；四空處是空無邊處天、識無邊處天、無所有處天、非非想處天——再加一個滅受想定。這滅受想定加上四禪四空處，這叫九次第定。

「不得漏盡，成阿羅漢」：沒有得到漏盡通，成阿羅漢果。「皆由執此，生死妄想」：為什麼修成九次第定，而不能得到漏盡通，證阿羅漢果？就因為執著生死妄想，就因為有這個妄想。「誤為真實」：他認為這個妄想就是真的了。「是故汝今，雖得

多聞」：是故，因為這個，所以你現在雖然得到多聞的這個利益，「不成聖果」：那麼阿難現在本來證初果了，為什麼還說不成聖果呢？這個不成聖果，就是沒有得到漏盡通，沒有得到無漏。沒有得到無漏，這在小乘裏，初果也算聖果；要是在菩薩裏邊，這就不算聖果，所以佛說他不成聖果。

阿難聞已。重復悲淚。五體投地。長跪合掌。而白佛言。自我從佛。發心出家。恃佛威神。常自思惟。無勞我修。將謂如來。惠我三昧。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失我本心。身雖出家。心不入道。譬如窮子。捨父逃逝。

佛說阿難因為受多聞的障礙，所以就沒成聖果，他忽略定力，而注重多聞這方面。

「阿難聞已」：阿難聽見佛這樣講之後，「重復悲淚」：這阿難又哭起來了。為什麼哭起來了呢？阿難自己一想：「啊！自己把光陰都錯過去了，而沒有證得聖果，這是太可惜的一件事。」所以就悲淚。一方面又聽見佛指示他的真心，而生一種殷重感激的心，感激佛指示他的真心，所以就悲淚。「五體投地」：於是乎阿難就叉兩手、兩足，加上一個頭，這五體投地。叩了頭之後，然後又「長跪合掌」：長跪就是在那兒跪著不起身。本來叩頭然後起身，這個長跪就是跪在那個地方不起身。合掌，合起來他的掌。「而白佛言」：連哭帶講的，這就像小孩子在外邊受了委屈，受了人欺負了，回來對著父母來訴苦了。這阿難現在也好像受了委屈似的。受了什麼委屈呢？他本來的這種思想令他失望了。他本來什麼思想呢？他就說了，而白佛言。

「自我從佛」：自從我跟著佛，來侍候佛。侍候佛就是佛陞座說法，他來服侍佛，幫著佛擦擦這個衣服啊，這就叫侍者。「發心出家」：我發出我的一種心來出家。出家在前邊已經講過，有出世俗家，有出三界家，有出煩惱家，這有三種。那麼這阿難是出的什麼家呢？阿難是出這個世俗家，還沒有出三界家，沒有出煩惱家。「恃佛威神」：我出家可是出家，拜佛做師父了，但是我的思想還沒有改變。怎麼呢？我就仗著佛這種威德，我想：「啊！我有一個佛的哥哥，你說這世界上誰能有佛的哥哥呢？我有個佛的哥哥！」這就覺得，喔！不知幾貢高了。貢高，就是好像有所仗恃似的，恃佛這種威德和神通。

「常自思惟」：你看！現在他又想了，他自己又想了。常常我就這樣想，怎麼樣想呢？「無勞我修」：他說我有個佛哥哥，我不必再辛辛苦苦去修行了。為什麼？我哥哥都成佛了，我何必再修呢！我就不必修了。為什麼我不必修了呢？「將謂如來」：我心裏這樣想，我有一個佛的哥哥，我這佛的哥哥「惠我三昧」：他可以賜給我這個定力。惠就是惠賜給他。他以為這個定力不需要自己去修行，佛就可以給他。你看這想的是不是天真呢！我們現在，我相信每一個人都不會這樣想，都知道這個身

心本不相代的。

「不知身心，本不相代」：我真是不知道。不知道什麼呢？佛的身是佛的身，我的身是我的身；佛的心是佛的心，我的心是我的心，不能替代的，佛的身心也不能替代我的身心，我的身心佛也不能替代。所以我不明白身心本不相代，我不知道定力要我自己修，我以為佛可以送給我一大堆定力呢！比旁人都多一點，誰不知身心本不相代啊！「失我本心」：令我太失望了。「身雖出家」：我的身雖然說是出家了，做了一個出家人，可是「心不入道」：我這個心沒有入道。入道就是得到定力，我沒有得到定力。

「譬如窮子，捨父逃逝」：好像有個比喻。什麼比喻呢？有一個很有錢的大富長者，有個兒子，他不用他父親的財產，跑到外邊去受窮去。這個意思也就是說我跟著佛出家了，我不修道，沒有定力，就是一個窮子。本來佛的家業，我可以承擔的，但是我沒有定力，所以對於佛的財產，我現在還沒有資格承受佛這種的功德法財。為什麼沒有資格呢？就因為自己還沒有定力，定力不具足，所以他又痛哭流涕，像個小孩子似的哭起來了。

今日乃知。雖有多聞。若不修行。與不聞等。如人說食。終不能飽。

「今日乃知」：我現在方才知，在早我不知道。我知道什麼呢？「雖有多聞」：我雖然知道的東西很多，多聞。「若不修行」：可是假如多聞而不修行，知道的東西是多，但是沒有去做去，就好像那個石頭人似的。石頭人能說不能行；說是能說，做就不會做了。這就言其他記的東西很多，博聞強記，可是實行的功夫沒有，實實在在去做去，他沒有的。所以雖然我多聞，如果不修行，也一點用處都沒有。「與不聞等」：還和不知道是一樣的。

「如人說食」：好像什麼呢？就好像人盡講這個吃的東西，「終不能飽」：好像吃素的人就講包點素餃子，真好吃！或者蒸點包子也好吃，北方的油餅更不錯，就數這個吃的東西，這是吃素的人。吃葷的人呢？說中國的那個飯館子，什麼菜做得味道最好，我們到那兒去吃中國菜去。外國人歡喜吃中國菜，大家說起來了，就這麼說這菜的名字。可是單單地說，不去吃去，你說會不會飽呢？這叫說食不能飽的。

有這麼幾句話說得最好，說是

**終日數他寶，自無半錢分；
於法不修行，其過亦如是。**

說是天天給旁人數錢，數他人的財寶。自無半錢分，自己連一個錢都沒有。於法不修行，你知道多少法，你若不修道。其過亦如是，也就像數他人的財寶一樣的。你自己不實實在在去修行，是沒有受用的。所以才說「如人說食，終不能飽」，好像這個人數菜單，說這個是怎麼樣，那個怎麼樣，數來數去，自己一口也沒有吃，你說能不能飽呢？如人說食，終不能飽，好像人講這個吃的東西，自己始終也不會飽的。

世尊。我等今者。二障所纏。良由不知。寂常心性。惟願如來。哀愍窮露。發妙明心。開我道眼。

阿難又稱「世尊」：說世尊哪！「我等今者」：我們這在會的所有大眾。「二障所纏」：什麼叫二障呢？一個我障，一個法障。也就是一個「我」這個障，一個所知障。我障就是煩惱障，煩惱障著我自性。所知障，我知道多了，這也是障。不是人說學的東西多了，知識就高了；學的東西一多了，他就被這個知識障住了，又生出一種障礙。怎麼障呢？他就生出一種貢高心：「你看我，哼！你們都不知道的，我知道。我比你，你看！高得太多了！我不能和你們比，你們這些個人都是沒有知識的，我這個學問在世上簡直就是獨一無二的，所謂天上少有，地下更找不著。」一生出這種貢高的心來，這就叫所知障。「我」，就有個煩惱障，不論遇著什麼事情，就看不破，也放不下。因為看不破，放不下，什麼事情都生出一種執著；生出一種執著，煩惱就隨著來了，這叫煩惱障，這就是二種障礙。

這二種障礙，把我們在會的大眾都障住了。二障所纏，纏就是纏住了，被這兩種的障礙纏住了。怎麼叫纏住？纏住就不得解脫，得不到自由。為什麼沒有自由呢？就因為有這兩種的障礙障住了。「良由不知，寂常心性」：為什麼被這個煩惱障住我呢？就因為我不知道這個寂常心性，我寂然不動常住的這種心性，不知道。

「惟願如來」：我現在因為不明白這種道理，惟願如來「哀愍窮露」：哀就是悲哀，愍就是憐憫；就是叫佛可憐可憐我們這個大眾。中國話有「你可憐可憐我吧！」這是令人生出一種可憐心。這還有一種依賴性，沒有獨立的性，叫佛可憐他。什麼叫窮呢？沒有楞嚴的這個定就叫窮。什麼叫露呢？沒有得到楞嚴定這種法服就叫露，露就是赤身裸體。他因為沒有得到楞嚴的定，這就是等於窮人一樣；也沒有服這個法服，得到楞嚴這種法，所以叫露。「發妙明心，開我道眼」：請如來您憐憫我，發明這個妙明的真心，令我阿難道眼也早一點開，我好能智慧增加，早證聖果。這主要就是要證聖果。

即時如來。從胸卍字。湧出寶光。其光晃昱。有百千色。十方微塵。普佛世界。一

時周遍。遍滿十方。所有寶剎。諸如來頂。旋至阿難。及諸大眾。

在這個經典上，前邊佛在面門上放光，放出來這個光，其光晃耀，猶如百千日，好像百千個日的光似的。這是表示什麼呢？表示破妄的，破那個妄想心。現在在這個卍字上又放光，這是表示顯這個真心，所以從胸前卍字放光。以前那個除妄是在面門上放的。

「即時如來」：當時世尊，「從胸卍字」：從胸口這兒有個卍字。你看見佛像上這兒都有個卍字，這個卍字表示什麼呢？這個卍字就表示萬德莊嚴，佛這種德行都圓滿了。「湧出寶光」：從這個卍字上湧現出來寶光。這寶光「其光晃昱」：那麼晃來晃去的，「有百千色」：其中這個光的顏色互相夾雜，有百千種那麼多的顏色。

「十方微塵，普佛世界」：這個光不是僅僅在這娑婆世界，佛這種寶光遍至十方，到十方像微塵那麼多的普佛世界。「一時周遍」：都在這同時，這光周遍了。周遍什麼地方？「遍滿十方」：佛的光遍滿十方。遍滿十方做什麼呢？「所有寶剎」：所有這有佛的地方，這叫寶剎。「諸如來頂」：就照到所有微塵那麼多佛國這些佛的頂，就互相交光。「旋至阿難」：那麼照十方如來完了之後，佛這種光又從十方回來，到阿難的頂上，「及諸大眾」：和所有在法會的大菩薩、大阿羅漢、大比丘、國王、大臣、長者，這些人的頂。放這種光，表示叫每一個人都明白自己的常住真心、性淨明體，所以佛在胸前卍字上放大光明。

告阿難言。吾今為汝。建大法幢。亦令十方。一切眾生。獲妙微密性。妙淨明心（與圓瑛法師講義同）。得清淨眼。

這個淨明心應該加一個「妙」，妙淨明心，和前面這個意思是一樣的，這個經上沒有這個「妙」字。

「告阿難言」：佛告訴阿難就說了。「吾今為汝，建大法幢」：吾是佛自稱。我現在為阿難你建一個大法幢。「亦令十方」：我不單為你建這個大法幢，也為十方一切的眾生。「獲妙微密性」，這句也可以說是「獲妙微密。性淨明心。得清淨眼。」這個文要是這樣讀，這就順下去了。這個圈，圈到這個「性」上了，這個「性」可以把它搬到下邊去。令十方一切的眾生，「獲妙微密」：獲是得著，得著什麼呢？得著最妙最妙那個微密的因。

這個密因，前面那不是在經題講這密因，微密的因。這種微密的因，沒有經過佛指示的時候，一般人都不知道。好像在這個地裏頭有金礦，沒有經過地質學家去發現，

這一般人也不知道這兒有金礦。這個微密性也可以說比做金礦，這就容易明白了。那麼經有人給發明了，地質學家到那兒一測驗，說：「喔！這地方有金礦。」我們這才知道開採。這個密因也就像這樣子。

「性淨明心，得清淨眼」：性，是清淨的，是光明的。因為你性淨明心，就得清淨眼。怎麼叫清淨眼呢？清淨眼也就是前邊阿難所問的那個「開我道眼」，又叫智慧眼，又叫清淨眼。清淨是一點塵染都沒有，言其這個智慧的眼，見理見得清楚，見得真；無論什麼理，有這種智慧眼是不會有障礙的，不會不明白的，所以這叫清淨眼。

阿難。汝先答我。見光明拳。此拳光明。因何所有。云何成拳。汝將誰見。阿難言。由佛全體。閻浮檀金。斂如寶山。清淨所生。故有光明。我實眼觀。五輪指端。屈握示人。故有拳相。

佛又叫了一聲「阿難」：說阿難哪！「汝先答我」：你現在首先答覆我。答覆我什麼呢？「見光明拳」：你見我手這個光明拳。「此拳光明，因何所有」：我這個拳為什麼有光明，你要答覆我。「云何成拳」：又怎麼樣子成的這個拳？「汝將誰見」：你用什麼來看見我這個光明拳？

「阿難言」：阿難就說了。「由佛全體，閻浮檀金」：由佛這個全體，這身上都是閻浮檀金。閻浮就是南閻浮提，就是我們這個閻浮世界。檀金，這個金是深紅色。金本來是黃色的，這個金有點金紅色。這個金，是有一種檀金樹，南閻浮提有這種檀金的樹，這樹的葉子，或者這樹葉的枝掉到水裏頭，就能變成金子。這種金子比平常的金子特別重。所以佛的身體就好像這種金子，「斂如寶山」：就好像這寶山這種的顏色，是金色和紅色相間的。「清淨所生」：你這一種身的相，這是由清淨所生的，「故有光明」：所以你這身體上就有光明。「我實眼觀」：我實實在在是用我這個眼睛來觀見的。「五輪指端」：在五輪指的端，端就是五輪指的頭上。「屈握示人」：屈，這叫屈（上人以手表示）；握，這是抓著，屈握成拳，「故有拳相」：所以就有一個拳頭的樣子。

(編按：以下因當時英譯者罷工，所以上人自己以英文講解。藍字部分是中譯)

佛告阿難。如來今日。實言告汝。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悟。

「佛告阿難」，「如來」：is Tathagata.「今日」：今天。（上人以英文講解，很多弟子在笑）我沒有同你們講笑；我沒有笑，你們不可以笑的，等我笑完了，你們再

笑。I no laugh, you don't laugh. I laugh first, you laugh second. If I don't laugh, you laugh. this no good disciple. 「實言告汝」：I told you truth, very very truth, now I told you. you see? 「諸有智者」：Every this have wisdom people, 「要以譬喻，而得開悟」：要 is like, like make this sample, sample? 譬喻，sample? (弟子：example.) example. Like make example go to enlightenment. Because if you really have wisdom, told one things you understand ten things. I talking one way, you know maybe ten ways, hundred ways. This has very very true wisdom. Now told this have wisdom 諸有智者，Every have this wisdom people, this no really have wisdom people, this have middle wisdom, no very up, no very down, like this every people no have very true wisdom. No have very big wisdom, no have very smart wisdom, this like example wisdom, this call this. 要以譬喻，Because like make example go to enlightenment. If this stupid people don't have wisdom, you make example, she don't understand this word.

Did you understand I talking? Like translation again? I told to you, this maybe save time, no use much time. I don't understand, you told to me, you told to other people. I understand this word, what talking I talking first. This make this time fast. Because American people see I this Chinese language, no very easy got to see it. I talking this English, I don't know English what to do, you put your good English, in the tape, okay?

(「佛告阿難」，「如來今日」：如來是 Tathagata. (上人以英文講解，很多弟子在笑) 我不同你們講笑；我沒有笑，你們不可以笑的，等我笑完了，你們再笑。我沒笑，你們就笑，這不是好弟子。「實言告汝」：我告訴你真話，我現在實實在在告訴你，你看！「諸有智者」：所有有智慧的人，「要以譬喻，而得開悟」：要用譬喻得到開悟。因為你要是真有智慧，跟你講一件事，你就知道十件事；我講一，你就知道十，知道百，這就是真有智慧了。現在說的諸有智者，這還不是真正有智慧的，這只是有中等智慧，也不太高，也不太低，他這不是真正有智慧，他的智慧不是很大，不是真地很聰明，他這個智慧還要用譬喻，這叫「要以譬喻」，因為他要用譬喻才能開悟。要是愚癡沒有智慧的人，就是用譬喻，他也不懂這個譬喻。

你們聽得懂我講的英文嗎？要再翻譯嗎？我用英文講可以節省時間，就不會用太多時間。我真不知道怎麼講的，你就告訴我，然後再告訴其他人。我知道怎麼講的，我就先講，這樣時間上就快一點。因為美國人看這個中文，不容易瞭解，我就講英文。我不知道你們英文要怎麼樣，你們用你們正確的英文錄到錄音帶上好了，好不好？)

阿難。譬如我拳。若無我手。不成我拳。若無汝眼。不成汝見。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義均不。

佛告訴「阿難」了，說「譬如我拳」：譬如，example. I give you example. What example?

「若無我手」：假設沒有我這個手了，I don't have hands. I have this fist? No! 「不成我拳」：I don't have hand, I don't have this fist. 「若無汝眼，不成汝見」：example, If you don't have eyes, you don't have see. Ask this Anada, 「以汝眼根」：以是 use, use your eyes, 「例我拳理」：example I this fist. 「其義均不」：其義，this idea ;均不 is same? no same? 同、不同？

（佛告訴「阿難」了，說「譬如我拳」：我給你舉一個例子。什麼例子呢？「若無我手」：假設我沒有這個手了，會不會有我這個拳呢？不會的，「不成我拳」：要是我沒有手了，也不會有拳。「若無汝眼，不成汝見」：假如你沒有眼睛，你就不能見。佛就問阿難，「以汝眼根，例我拳理」：以你的眼，比我這個拳的道理，「其義均不」：這個道理同、不同呢？）

阿難言。唯然。世尊。既無我眼。不成我見。以我眼根。例如來拳。事義相類。

阿難這個時候也不加思索。Now 阿難, he don't think, no think over. He said Oh! 「阿難言」：阿難答 talking, 「唯然世尊」：唯 is yes. 唯然 is said yes. 世尊 is Buddha. 「既無我眼」：既，英文怎麼樣講啊？(弟子：then.) then I don't have eyes, 「不成我見」：I don't have see. He talk this. 「以我眼根，例如來拳」：use this eyes. example Buddha his fist. 「事義相類」：This idea same.

（阿難這個時候也不加思索，就說了。「阿難言」：阿難答，說「唯然世尊」：唯然的意思就是是的。說是的，世尊！「既無我眼，不成我見」：我既然沒有眼，我就不能見。阿難這麼說。「以我眼根，例如來拳」：用我眼根來比佛的拳，「事義相類」：這義理是一樣的。）

佛告阿難。汝言相類。是義不然。何以故。如無手人。拳畢竟滅。彼無眼者。非見全無。

這是佛批評阿難說得不對了。This's Buddha say 阿難 talking this idea, no yes? 「佛告阿難」：Buddha talking to Anada. 「汝言相類，是義不然」：You say example this idea. No! no example. 「何以故」：Why no example? 「如無手人，拳畢竟滅」：like don't have hands, this people. This fist, don't have, too. 「彼無眼者」：彼, other one. Other people don't have eyes. Don't have eyes, this people. 「非見全無」：No, this see all don't have.

Don't have eyes have see, you know this way? Don't have eyes, have see. You believe this way? (Disciple: Yes.) Why you believe this way? You before write this book? This book have this talking!

(這是佛批評阿難說得不對了。「佛告阿難」：佛告訴阿難，「汝言相類」：你說這個義理是一樣的，「是義不然」：不是的，這不一樣的。「何以故」：為什麼不一樣呢？「如無手人，拳畢竟滅」：好像沒有手的人，他拳也沒有。「彼無眼者，非見全無」：沒有眼睛的人，不是他的見都沒有了，沒有眼睛的人他有見的，你知道嗎？沒有眼睛也能見，你相信嗎？(弟子：相信。) 為什麼你相信？以前你寫這部經嗎？哈！這經上就是這麼說的。)

所以者何。汝試於途。詢問盲人。汝何所見。彼諸盲人。必來答汝。我今眼前。唯見黑暗。更無他囑。

「所以者何」：Why have this talking? 「汝試於途」：You try go to way, go to market. 「詢問盲人」：you ask this blind man. Ask what? 「汝何所見」：You ask this blind man. You see what? 「彼諸盲人，必來答汝」：Ask this blind people, he go to answer you, answer you what? 「我今眼前」：say, I eyes 「唯見黑暗」：I see black. 「更無他囑」：I don't see other one, I see black.

(「所以者何」：為什麼這麼說呢？「汝試於途」：你試試看到路上，或者市場，「詢問盲人」：你問問那個盲人，問什麼呢？「汝何所見」：你問問這個盲人，你看見什麼啊？「彼諸盲人，必來答汝，我今眼前」：這盲人會回答你說我的眼睛「唯見黑暗」：我看見黑暗，「更無他囑」：我沒有看見其他的，我只看見黑暗。)

以是義觀。前塵自暗。見何虧損。

「以是義觀」：use this idea, you look. 觀, look. 「前塵自暗」：This is 前塵, this dust black. 「見何虧損」：This see no increase, no decrease.

(「以是義觀」：以這個道理來看，「前塵自暗」：前塵自暗，這塵是暗的，「見何虧損」：見是不增不減。)

阿難言。諸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見。

「阿難言，諸盲眼前」：Anada talking, talking what? he said, This blind people. He eyes

「唯睹黑暗」：only see black. 「云何成見」：Why say he is see? why say this have see? Anada say, don't have see. This see black, this no see.

（「阿難言，諸盲眼前」：阿難說了。說什麼呢？他說這個盲人他的眼睛，「唯睹黑暗」：只看到黑暗。「云何成見」：怎麼說他可以看見呢？怎麼說他有見呢？阿難說他沒有見，他看見黑暗，他什麼也沒有看見。）

佛告阿難。諸盲無眼。唯睹黑暗。與有眼人。處於暗室。二黑有別。為無有別。

「佛告阿難」：Buddha talk to Anada, say, 「諸盲無眼」：This blind people don't have eyes. 「唯睹黑暗」：He only look this black. 「與有眼人」：And have eyes people, 「處於暗室」：stay this black house, don't have sun, this don't have light, this black house. 「二黑有別」：This blind people and this have eyes people, together, in this black house. This have eyes in this black house, and this blind people don't see things, this two black is different?有別，have difference? 「為無有別」：You say this different? no different? You talking.

（「佛告阿難」：佛告訴阿難，「諸盲無眼，唯睹黑暗」：沒有眼睛的盲人只看見黑暗，「與有眼人，處於暗室」：和有眼睛的人待在一個黑暗的屋子，這個屋子沒有太陽，沒有光。「二黑有別」：這個盲人和有眼睛的人一起在暗室裏邊，有眼睛的人在暗室和盲人看不見東西，這兩種黑暗不一樣嗎？有別，有差別嗎？「為無有別」：你說說看！這有差別、是沒有差別呢？）

如是世尊。此暗中人。與彼群盲。二黑較量。曾無有異。

這是阿難答覆世尊的問了。阿難說「如是世尊」：如是就是 yes. Yes, Buddha. 「此暗中人」：這個暗中人，是哪個暗中人呢？就是處到暗室那個暗中人。This black house, this people, 「與彼群盲」：And other blind people. 「二黑較量」：These two black 較量。果寧，較量 is 什麼？較量就是這麼比較一下，比較這同不同？兩樣是不是一樣？這叫較量。(Gwo Ning: compare.) This two blacks compare. 「曾無有異」：Compare, no different, this same. Buddha said yes.

（這是阿難答覆世尊的問了。阿難說「如是世尊」：如是就是 yes. 是的，佛。「此暗中人」：這個暗中人，是哪個暗中人呢？就是處到暗室那個暗中人。「與彼群盲」：和其他盲人，「二黑較量」：這兩種黑暗較量。較量就是這麼比較一下，比較這同不同？兩樣是不是一樣？這

叫較量。「曾無有異」：兩個比較沒有不同，是一樣的。佛說是的。）

阿難。若無眼人。全見前黑。忽得眼光。還於前塵。見種種色。名眼見者。彼暗中人。全見前黑。忽獲燈光。亦於前塵。見種種色。應名燈見。

「阿難」：Buddha said 阿難, you said no different, these two blacks is same. 「若無眼人, 全見前黑, 忽得眼光」: example this don't have eyes people, he only see black. Before he don't have eyes, now he have eyes again. this don't have eyes people have eyes again.

「還於前塵, 見種種色」: He can see everything, every color, every form 「名眼見者」: This mean is said this eyes can see. This is don't have eyes, now have eyes again, he see things again, this you say, this eyes can see.

「彼暗中人」：彼, other one, other in this black house, black room, this people. 「全見前黑」：He in black house, only see this black. 「忽獲燈光」：Now he gain this 燈。燈叫什麼？(Disciple: lights.) 單單的一個燈叫什麼？光, light；燈呢？(Disciple: 也叫 light.) Now he have light. 「亦於前塵, 見種種色」：Now he can see everything. 「應名燈見」：This like call this 'light see', no you see, no his eyes see, you know, why he say this 'light see'? This have light, you can see things; don't have light, you see black. You say this eyes see, don't have eyes people, no can see; have eyes, can see again. Now this in black house this people, have light, this can see everything, this like call 'light see', no you see, this ok? This Buddha said that.

（「阿難」：佛說阿難，你說兩種黑暗是一樣的，沒有不同。「若無眼人，全見前黑，忽得眼光」：如果這個盲人只看見黑暗，以前他沒有眼睛，現在他又有眼睛了，「還於前塵，見種種色」：他可以看見每個東西、每一種顏色、每一種形相。「名眼見者」：這叫眼見。這個沒眼睛的人，現在又有眼睛，他又能看見東西，這叫眼見。

「彼暗中人」：其他在暗室裏邊的人，「全見前黑」：他在暗室裏邊，只看見黑暗。「忽獲燈光」：現在他得到燈。燈叫什麼？（弟子：Lights.）單單的一個燈叫什麼？光是 light；燈呢？（弟子：也叫 light.）

現在他有燈，「亦於前塵，見種種色」：現在他就可以看見所有的東西。「應名燈見」：這個應該叫做燈見，不是你見，也不是眼見。你知道為什麼叫燈見呢？因為有燈就能看見東西，沒有燈就看見黑暗。你說沒有眼睛的人不能見，有眼睛就又可以見，這叫眼見。那麼現在在

暗室裏邊的人，有燈就能看見東西，這應該叫燈見，不是你見，是不是啊？佛這麼說。）

若燈見者。燈能有見。自不名燈。又則燈觀。何關汝事。

「若燈見者，燈能有見」：Example, light can see. If this light can see things. 「自不名燈」：This no name is light. 「又則燈觀」：又 is again. Again, I say, this 燈, this light have look, this lights look. 「何關汝事」：何關，why this light can see, this to you, don't have, what?沒有關係。

（「若燈見者，燈能有見」：如果是燈見，燈能看見東西，「自不名燈」：它的名字就不叫燈了。「又則燈觀」：又 is again. 並且燈它看，「何關汝事」：這個燈能見和你沒有關係。）

是故當知。燈能顯色。如是見者。是眼非燈。眼能顯色。如是見性。是心非眼。

現在這指出這個心來了，以後有十番顯見。以前那個，有的人說是七處徵心，有的人又說是三處徵心，有的又說兩處徵心；有的說三處徵心、四番辨見。那麼我們現在不管它那麼多，他徵是徵阿難的心，不是徵你的心、我的心，我們現在就是知道他這個文的意思就可以了。這又有說十番顯見的，現在這顯出第一番顯見，就說這個「是心非眼」，這是證明我們所見的東西，不是這個眼睛見，是心見的。This talking, we see things, no this eyes go to see, is this heart go to see, you true heart have see.

「是故當知」：是故，是 is 'this one'. 故 is 'because'. This one because you should know, you know what? 「燈能顯色」：this light can make this color, go out. 顯露是怎樣講啊？(Disciple: appear.) appear. 「如是見者，是眼非燈」：this can see, this is eyes, no light can see. 「眼能顯色」：this eyes appear?(Disciple: manifest.) this eyes sees, appear? say what? you talking? 「如是見性，是心非眼」：This can see this nature, no this eyes, which one? Your heart and your mind, no this eyes can see.

（現在這指出這個心來了，以後有十番顯見。以前那個有的人說是七處徵心，有的人又說是三處徵心，有的又說兩處徵心；有的說三處徵心、四番辨見。那麼我們現在不管它那麼多，他徵是徵阿難的心，不是徵你的心、我的心，我們現在就是知道他這個文的意思就可以了。這又有說十番顯見的，現在這顯出第一番顯見，就說這個「是心非眼」，這是證明我們所見的東西，不是這個眼睛見，是心見，是你的真心見。

「是故當知」：是故，是 is 'this one'. 故 is 'because'. 因為這樣，你應該知道，知道什麼？「燈

能顯色」：燈能令顏色顯出來，顯露是怎樣講啊？(弟子：Appear.)「如是見者，是眼非燈」：這個能見的是眼睛，不是燈能見。「眼能顯色」：眼能顯，顯怎麼說？你說。「如是見性，是心非眼」：能見的這個性不是眼睛，是哪一個呢？是你的心，不是眼睛能見。)

阿難雖復。得聞是言。與諸大眾。口已默然。心未開悟。猶冀如來。慈音宣示。合掌清心。佇佛悲誨。

「阿難雖復，得聞是言」：Anada hear Buddha talking this way, and this meeting other every people.「口已默然」：his mouth no talking, mouth closed, close mouth, no talking. Why no talking? He think, think what? think! Oh! oh! oh! I this eyes don't can see things. Oh! oh! and mind see, thinking this way. If say this no true, Buddha told this is. If say is true, why before I don't understand this way? He thinking that way.「心未開悟」：he heart no go to enlightenment, no open his heart.「猶冀如來」：冀就是希望，hope. he hopes this Buddha.「慈音宣示」：like Buddha compassion,音 call what? sound? sound.宣 is talking, you talk to me, hope the Buddha have compassion heart talk to me, talk to me what?

「合掌清心」：every people, I don't know this 合掌 English is talking what? I talk to you this way, this called 合掌, this hands, together, this called 合掌，why this hands together? This called one heart, no two hearts, this have ten hearts. This have one heart. together, this heart go together, go to one, no go to ten. This called 合掌。清心，clear your mind, clear your heart, no thinking, no putting your heart too much garbage, like clear your heart, take garbage, put it away.「佇佛慈誨」：what is 佇？佇 is standing waiting, waiting what? waiting Buddha compassion Dharma, compassionate talking, make I more understand, go to enlightenment, no have confusion.

This I first time talking English lecture, why I talking English lecture? I see I disciple this 白文天, to put he very hard to work, I help work. I no understand more English, you put you good English, I talking no good, okay?

(「阿難雖復，得聞是言」：阿難聽見佛這麼說，「與諸大眾」：和在會其他的人，「口已默然」：都閉上嘴，沒有話說了。為什麼沒有話說呢？因為他在想，想什麼呢？想：「啊？.....我的眼睛不能看東西，是心在看。」他這麼想，「如果這不是真的，佛又這麼說；如果是真的，為什麼以前我不知道？」他在想這個。「心未開悟」：他的心還沒開悟。「猶冀如來，慈音宣示」：冀就是希望，hope.希望佛慈悲，音是 sound.宣是 talking, 希望佛慈悲告訴我，

告訴我什麼呢？

「合掌清心」：我不知道合掌英文怎麼講？我告訴你們，就是這樣（上人以手做合掌狀），這叫合掌；手放到一起，這叫合掌。為什麼手要放一起？這叫一心，沒有二心。這樣是十心（上人把手分開），這樣就是一心（上人合掌）。放到一起，心也會在一起，變成一個，不會變成十個心，這叫合掌。清心，清理你的心，不要在心裏放太多垃圾；要清理你的心，把垃圾放到一邊去。「佇佛慈誨」：什麼是佇？佇就是站那兒等著。等什麼呢？等佛慈悲說法，令我更加明白，得到開悟，不再迷惑。

這是我第一次用英文講法，為什麼我用英文講呢？因為我看我這個弟子白文天工作（翻譯）太辛苦了，我幫他做點工。我不太懂英文，你們用你們好的英文，我講的英文不好。好不好啊？）

（編按：以下是上人在 4/21/1989 補講的，與前面上人以英文講解的部分，屬同段經文）

佛告阿難。如來今日。實言告汝。諸有智者。要以譬喻。而得開悟。

這一段文是十番顯見，顯這個見性，現在佛和阿難互相問答。「佛告阿難」：佛就告訴阿難了。「如來今日」：說如來我，今日就是現在，就是今天。「實言告汝」：我實實在在地來告訴你。「諸有智者」：所有一切有智慧的人，「要以譬喻，而得開悟」：這個有智慧的人，也就是不一定有智慧的。若真有智慧的人，你不講，他就開悟了，為什麼還要用譬喻呢？用譬喻就是因為不懂，所以要舉出一個譬喻來令他明白。佛是看一切眾生，皆當作佛，所以他說諸有智者。一切有智慧的人，就是有知覺的人，有知覺的眾生，要以譬喻而得開悟，要用這個比喻，舉出來一個例子，令他開悟。

阿難。譬如我拳。若無我手。不成我拳。若無汝眼。不成汝見。以汝眼根。例我拳理。其義均不。

「阿難」：佛在這個時候就說了，說阿難哪！我現在給你舉出個譬喻來，是這樣子的。「譬如我拳」：那麼舉出譬喻，就說我這個拳頭，「若無我手」：假如我沒有手，「不成我拳」：我就沒有拳頭了，是不是這樣子呢？「若無汝眼」：若沒有你的眼睛，「不成汝見」：也不能成就你這個見性，你也看不見了，對不對啊？是不是這樣子啊？「以汝眼根」：用你能見這個眼根，你能顯見這個眼根。「例我拳理」：

來比方我這個拳。「其義均不」：是不是一樣呢？

阿難言。唯然世尊。既無我眼。不成我見。以我眼根。例如來拳。事義相類。

「阿難言」：阿難就說了。「唯然世尊，既無我眼，不成我見」：要是沒有我的眼睛，就不成我的見性，我就沒有這個見的能力。「以我眼根」：用我眼睛這個根，「例如來拳」：來譬喻如來這個拳。「事義相類」：這兩樣事情是差不多一樣，都是一樣的！這是佛以這個眼見和手這個拳來比方是不是一樣，叫阿難自己看他明白、不明白這個道理，那麼阿難果然就說是一樣的，大約阿難也沒加思索。

佛告阿難。汝言相類。是義不然。何以故。如無手人。拳畢竟滅。彼無眼者。非見全無。

「佛告阿難」：佛告訴阿難了。「汝言相類，是義不然」：你說這兩個是一樣的，這個意思不是一樣的。「何以故」：為什麼說不是一樣的呢？「如無手人」：好像那個沒有手的人，「拳畢竟滅」：沒有手的人，那個拳就沒有了，就不能成拳了。「彼無眼者」：可是沒有眼睛那個人，「非見全無」：他這個見還是有的，他沒有眼睛了，可是他見性並沒有虧損，非見全無。

所以者何。汝試於途。詢問盲人。汝何所見。彼諸盲人。必來答汝。我今眼前。唯見黑暗。更無他矚。以是義觀。前塵自暗。見何虧損。

「所以者何」：怎麼樣我這麼說呢？「汝試於途」：你就在路上，「詢問盲人」：你去問問那個盲人，那沒有眼睛的人。「汝何所見」：說你現在能看見什麼呢？「彼諸盲人」：那麼這些個盲人，不論他是誰，「必來答汝」：他一定這麼樣答你，答你說什麼呢？「我今眼前，唯見黑暗」：他說我的眼前什麼也看不見，只看見黑暗，「更無他矚」：沒有看見旁的東西。「以是義觀」：以這種的道理，來研究研究，來觀察觀察。「前塵自暗」：是眼睛前邊這個見自暗，他所見的是暗的，並不是沒有見。「見何虧損」：那麼他見暗也是個見，見明也是個見，這個見是存在的啊！他眼睛盲了，可是他見沒有少；但是你若沒有手了，你拳自然也就沒有了，你再找這個拳，是找不著了。

阿難言。諸盲眼前。唯睹黑暗。云何成見。

「阿難言，諸盲眼前」：那一切的盲人眼前，「唯睹黑暗」：他們只見著黑暗了。「云何成見」：他們見著黑暗，那怎麼叫見呢？他根本沒有見哪，他沒有眼睛怎麼

見啊？

佛告阿難。諸盲無眼。唯觀黑暗。與有眼人。處於暗室。二黑有別。為無有別。

「佛告阿難，諸盲無眼」：這一切的盲人沒有眼了，「唯觀黑暗」：他們能看見黑暗。「與有眼人」：和有眼睛的人來比較，「處於暗室」：他們住在一個黑暗的房子裏頭。「二黑有別，為無有別」：這兩種黑，有分別？是沒有分別呢？這兩樣黑是一樣？不是一樣呢？

如是。世尊。此暗中人。與彼群盲。二黑校量。曾無有異。

「如是，世尊」：阿難在這個時候又不加思索就答覆了，說是這樣子啊！世尊。「此暗中人，與彼群盲，二黑校量」：這兩種黑校量，「曾無有異」：是一樣的啊！沒有兩樣啊！

阿難。若無眼人。全見前黑。忽得眼光。還於前塵。見種種色。名眼見者。彼暗中人。全見前黑。忽獲燈光。亦於前塵。見種種色。應名燈見。

佛在這地方又叫一聲阿難，說「阿難，若無眼人」：說那個沒有眼睛的人，「全見前黑」：見著前邊是黑暗的那個樣子。「忽得眼光」：忽然他又恢復這個眼光了，「還於前塵」：他又能見著了。「見種種色」：他又得到他這個眼光，能見著前邊種種色。「名眼見者」：你要是給它起名，說這是眼見的話。

「彼暗中人」：在黑暗裏邊那個人，「全見前黑」：他見到他前邊那個黑，「忽獲燈光」：忽然他得到燈光了，「亦於前塵，見種種色」：他在那黑暗的房子裏頭，忽然得到燈光了，他也能見種種色。「應名燈見」：因為有燈，他才又見到種種色，這應該叫燈見。

若燈見者。燈能有見。自不名燈。又則燈觀。何關汝事。

「若燈見者」：假如這個見是燈見著的。「燈能有見」：燈它自己能有見，「自不名燈」：燈是一個沒有知覺的，它能看見，這應該不叫燈了。「又則燈觀，何關汝事」：這個與你又有什麼關係呢？

是故當知。燈能顯色。如是見者。是眼非燈。眼能顯色。如是見性。是心非眼。

「是故當知」：因為這個，你應該要知道。「燈能顯色，如是見者，是眼非燈」：這個見，還是這個眼見的，而不是這個燈見。「眼能顯色，如是見性，是心非眼」：

這個眼見，也不是眼見，是你這個真心才能看得見的，不是那個眼睛能看得見。

阿難雖復。得聞是言。與諸大眾。口已默然。心未開悟。猶冀如來。慈音宣示。合掌清心。佇佛悲誨。

「阿難雖復，得聞是言，與諸大眾」：阿難雖然他得聞佛這樣的說，可是他和大眾在一起，「口已默然」：口也沒話講了。可是「心未開悟」：就沒明白這個道理。

「猶冀如來」：他們還等待著佛再詳細給他們說一說。「慈音宣示」：慈悲的音聲來宣示給大家聽一聽。「合掌清心，佇佛悲誨」：在這個時候，他們大家都合起掌來，那麼專一其心地來等著佛，再來憐憫他們，來教誨他們。

爾時世尊。舒兜羅綿網相光手。開五輪指。誨敕阿難。及諸大眾。我初成道。於鹿園中。為阿若多。五比丘等。及汝四眾言。一切眾生。不成菩提。及阿羅漢。皆由客塵煩惱所誤。汝等當時。因何開悟。今成聖果。

「爾時」：在這一般聽眾都站著等佛來慈悲教誨的時候，「世尊」：釋迦牟尼佛「舒兜羅綿網相光手」：舒，就伸開了。佛的手有五輪千輻輪相，這叫五輪指。兜羅綿，佛的手最柔軟，好像棉子似的，就像最細滑的那種綿——兜羅綿，最細的這種綿，佛的手好像兜羅綿那麼軟。網相光手，這個手上有網，而且還有光，舒這個手。「開五輪指」：伸開佛這個千輻輪相的五輪指。「誨敕阿難，及諸大眾」：就教誨阿難，和在會的一切大眾。說「我初成道」：我在菩提樹下，夜睹明星而悟道，在臘月初八那一天，始成正覺。「於鹿園中」：在鹿野苑裏邊，這個鹿園就是鹿野苑。

怎麼叫鹿園呢？這個地方不是一個小小的園子，是一個很大的園子。這個園子裏邊專門是養鹿的，怎麼樣用這兒來養鹿呢？這是當初在無量劫以前，釋迦牟尼佛行菩薩道去做鹿，做畜生。那麼釋迦牟尼佛管著五百鹿，還有提婆達多也去做鹿王，也管五百隻鹿。那麼這時候有一個國王，就用很多的人力、物力，把野獸都圍聚到一起了。就是到山上去打圍，把野獸都圍到一起了，就想把這野獸都打死了。那麼野獸太多了，於是乎釋迦牟尼佛示現的這個鹿王，和提婆達多這個鹿王，兩隻鹿就開了會了。開什麼會呢？說我們現在應該救我們這些眷屬的生命，不應該令國王把我們都殺死了。怎麼樣救法呢？說我們到國王那兒去請願去，要求國王不殺我們。

這兩個鹿王雖然是鹿，但是都會說話的，都會說人話。那麼兩隻鹿就去向這個守衛的兵要求，說：「我們想到國王那兒去請願，你可以給我們通報一聲嗎？」啊！這守衛的一聽，這個鹿會講人話！於是乎就到國王那兒去報告國王。報告國王，國王一聽說鹿會說人話，也就很奇怪的，於是乎就准許他們進來請願了。到這兒，這兩

個鹿王就向國王講，說：我們是鹿，你今天一起把我們都殺死了，你一天也吃不了這麼多鹿肉，那麼將來時間久了或者會壞——相信那時候也沒有冰箱——莫如我們這樣辦，我們輪著，每一天進貢一隻鹿，每一天進貢一隻鹿。你既有新鮮的鹿肉吃，我們又不會一起都死了。並且你吃時間多久都有，你吃這個鹿肉，吃幾百年都會有鹿肉吃。

國王一聽他們這樣要求，又認為這個鹿會說人話，於是也就批准了，就照准了。批准了，於是乎這兩個鹿王就今天你送一隻鹿去給國王，明天他送一隻鹿去給國王。偏偏這時候提婆達多這兒有個母鹿，輪到這個母鹿去進貢去了。這母鹿肚裏頭就有鹿仔子，有小鹿在肚子裏頭，再過一兩天大約就生出來了。她就和這個鹿王講，說是：「你現今天可以叫旁人替代我去，等我生了這個小鹿之後，我再到國王那兒進貢去。」這母鹿對提婆達多這個鹿王這樣講。提婆達多說：「這不行的！輪到你，就一定要你去的，這沒有人情講的。你不歡喜死，哪一個歡喜死啊？每一隻鹿都不願意去死，你想多活幾天，這不可以的。」

這個母鹿就眼淚汪汪地，走去和釋迦牟尼佛這個鹿王講。本來她不歸釋迦牟尼佛這邊管，她就向釋迦牟尼佛要求，說是可以安排換一換，只要等她多活幾天，把小鹿生出來了，她就去進貢去，現在找一隻其他的鹿替她先幾天去死。

這樣一說，釋迦牟尼佛一想，我自己雖然有五百隻鹿，你說叫哪一個去？叫哪一個去，哪一個不歡喜去的。於是乎就叫這個母鹿，說：「好了！你在我這個鹿群裏住了，你也不要理了。」釋迦牟尼佛就自己去見這個國王。國王就問他說：「你來幹什麼來了？」因為他會講人話，國王就這樣問：「是不是你的鹿都吃完了，你所管的鹿都沒有了嗎？怎麼你來了呢？」

這個釋迦牟尼佛說：「吃完是沒有吃完，不單國王你沒有吃完我們這個鹿，而且我們一天比一天繁殖得多，一天比一天增加。你一天只吃一隻，我們一天有的鹿生好多隻的。」國王說：「那麼你怎麼自己來了呢？」釋迦牟尼佛就把這個因緣說給國王聽，說是：「因為有一隻母鹿，她再過一、兩天就生鹿仔子了。本來今天輪到她，但是她想要生了小鹿，然後再來給國王吃。所以她到那兒和我要求，我一想，叫哪一個替她，哪一個都不願意先死，於是乎我自己親身來替她。」

啊！這國王一聽就大受感動，於是乎就從此之後不要他們再進貢了，不要他們再拿出一隻鹿來給他吃了。這國王又說了一首偈頌，我在黑板上寫了，說「汝是鹿頭人，我是人頭鹿」，說你雖然有鹿的頭，但是你是個人；我雖然有個人頭，但是是個鹿。「我自今日後」，我從今天以後，「不食眾生肉」，我再不吃眾生的肉了。因此這

個鹿園裏頭鹿就非常之多，所以叫鹿園。又有一個別名叫仙苑，因為這個地方風景特別幽美，風水好，有很多修道的仙人都住在這個鹿野苑裏頭。由此等釋迦牟尼佛成佛的時候，先到鹿野苑度這個五比丘，所以叫鹿野苑。

「為阿若多，五比丘等」：阿若多就是憍陳如的名字。這五個比丘，佛父親的親戚有三個，佛母親的親戚有兩個。因為最初佛到雪山去修道的時候，他父親淨飯王派了三個人，他母親派了兩個人，去勸他回來，不要修道，不要出家修行。這五個比丘，那時候不是比丘，都是做大官的，到那兒一勸佛，佛不回來；不回來，他們五個人也就沒有面目回去見國王了，於是乎就陪著佛修道。那麼父親派的這三個，一個叫阿鞞。阿鞞翻到中文就叫馬勝，馬勝比丘；一個叫跋提，跋提翻到中文就叫小賢；一個叫拘利，翻譯叫摩訶男，這是父黨的親有三個。那麼母親這兒又有兩個，一個就叫阿若多，就是這個憍陳如；還有一個，這統統是五個。

這五個到那兒勸佛回去，勸不回去了，就都跟著他在雪山那兒修苦行。修苦行，修來修去太苦了，於是乎就走了三個，退出去了，退出佛那個地盤了。為什麼呢？因為太苦了，受不了苦就走了。剩兩個陪著佛修行，修行修行，佛那時候一天只吃一麻一麥，瘦得骨瘦如材，瘦得不得了。這天女獻乳，天上那個女用牛奶煲著粥，獻牛奶粥去供養佛。佛吃這個牛奶粥之後，身上又都生出肉來了。這兩個陪著他修道的人，一看他喝牛奶粥了，也不高興了，說：「修道的人怎麼能喝牛奶粥呢？」於是乎也就都走了，不陪著佛了。你看佛那時候修道多苦！父親、母親派這五個人去陪著他，然後也都離開他走了，不管他了。三個就因為受不了苦，跑了；兩個就因為他享福就跑了，所以這五比丘都跑了，就剩佛在那兒修行。

以後佛修行，在雪山六年之後，就走到菩提樹下，十二月初八晚間看見那個星星出來了，開悟了，夜睹明星而悟道。他一開悟，一看，要先度誰呢？一看在過去生中歌利王曾經割截他的身體，他發願他如果成佛，第一個就要度這個歌利王。於是乎他就先度這五比丘——五比丘，這個憍陳如在過去生中就是歌利王，所以佛今生成佛就先去度這五比丘。這五比丘，其中前邊那四個，一個叫馬勝，一個叫小賢，一個就叫摩訶男，一個又叫阿若多。那麼另外一個就叫十力迦葉，這個名字翻譯到中文就叫飲光氏，因為他是一個修事火外道的。

釋迦牟尼說，我對你們五比丘等，因為他們五個人在一起，沒有單單叫某一個人的名字，所以就說「等」；這五比丘等，你們這五個人。「及汝四眾」：和優婆塞、優婆夷、比丘僧、比丘尼，這四眾。「言」：對你們說過。「一切眾生，不成菩提」：一切的眾生不成佛，沒有開悟，「及阿羅漢」：也沒有證到阿羅漢果。為什麼？「皆由客塵煩惱所誤」：都因為這個客塵。什麼叫客？客就不是主人，主人就不是客人。

客塵，言其這個塵本來是沒有的，這暫時間它有。什麼叫客塵？也就是我們這個妄想；我們這個妄想也就是個客塵。這個客塵也可以說是見思二惑，見惑和思惑也是客塵。煩惱，也可以說是塵沙、無明。塵沙，這個煩惱像塵沙那麼多；無明，一切的事情都不明白，這種的煩惱。

皆由客塵煩惱所誤，就因為這客塵和煩惱所耽誤了。你說這個人才怪呢！一天到晚他歡喜吃這個煩惱，放著好好的飯他不吃，好好的麵包不吃，好好的牛油不吃，啊！專門歡喜吃煩惱。他吃煩惱比吃包子都香，你叫他不吃，他還覺得不行，願意吃煩惱，拿這個煩惱來當飯吃。我們這一天到晚都拿這客塵煩惱來當飯吃，一發脾氣，把肚子氣得都飽了，不吃東西了，也不需要吃飯了。啊！真是可憐哪！這一類的人是實在可憐，歡喜吃煩惱。那麼釋迦牟尼佛說，你們這一切的眾生不成佛，不成阿羅漢，都因為這客塵煩惱所誤，耽誤了。

「汝等當時」：汝等，就是五比丘和這四眾——優婆塞、優婆夷、比丘僧、比丘尼，都包括在內了。「因何開悟」：我一說這客塵煩惱，你為什麼開的悟呢？你怎麼樣開的悟呢？「今成聖果」：到現在你就得阿羅漢果，因為什麼原因呢？就來問這五比丘和四眾的弟子。

時憍陳那。起立白佛。我今長老。於大眾中。獨得解名。因悟客塵二字成果。

「時憍陳那」：當時，在這大眾裏邊就有一個叫憍陳如，也就是那五比丘之一的阿若多。他這個意思翻到中文就叫解本際。又有一個解法就叫最初解，他最初（先）明白了，最初證到阿羅漢果。所以他出來就說了。時憍陳那「起立白佛」：站起來對佛就講了，說「我今長老」：我現在在大眾裏邊是一個年紀也長，是經驗也很豐富的。「於大眾中，獨得解名」：我在大眾裏邊，我這個名字就叫解本際，又叫最初解，所以獨得解名，得到這個解的名字。為什麼得到這個解名？就因為我明白，我開悟了。由什麼開的悟？因為客塵兩個字，「因悟客塵二字成果」：因為我明白「客塵」兩個字，我成了聖果，證得這個聖果。

世尊。譬如行客。投寄旅亭。或宿或食。宿食事畢。俟裝前途。不遑安住。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

佛問：當初我說客塵煩惱這兩個字，你們就開悟了，究竟你見到什麼意思，你開悟的啊？所以憍陳如在大眾裏頭他就起立，他說：「我就聽佛說客塵兩個字，我開的悟，所以到現在我證得阿羅漢果。」

「世尊」：僑陳如就稱一聲世尊，說佛啊！我為什麼由客塵兩個字開的悟呢？「譬如行客」：就比方旅行的客人，英文叫 holiday、vacation，這個旅客。「投寄旅亭」：我找個店住下來。「或宿或食」：或者在那兒住，或者在那兒吃東西。「宿食事畢」：也吃完了東西，也睡完了覺。「俶裝前途」：我又要整頓我的行李向前走去，這是客人。「不遑安住」：不遑，就是不能。就不會常常在這兒住了。「若實主人，自無攸往」：假使我要是主人的話，不是客人。這個主人，就是我們這個常住真心、性淨明體，這是主人。什麼叫客人呢？客人就是那個妄想塵勞；這一切的塵勞妄想，就是客。

怎麼又比方客塵呢？因為這個不是我們原有的，不是我們本來有的，是走到外邊因為塵土沾到身上了。好像我們本來身上很乾淨的，到外面被這風一吹，這塵土就都把身上給吹得不潔淨了。那麼我們用手一揮呢，這塵土又沒有了，這叫客塵。這就表示什麼呢？我們這個煩惱無明就像這客塵似的，不是實實在在真有的。

「如是思惟，不住名客」：所以僑陳如他也就明白，這個客就是住店的旅客，「住名主人」：要是這個店的主人，就不會走了，所以「以不住者，名為客義」。又可以說，我們在這個身上，這也就好像一個旅店似的，我們這個自性就是個真主人。我們住這個旅店，這是暫時的；我們這個真主人，那是永遠的。

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

「又如新霽」：又好像什麼呢？就好像天下雨之後，天晴了；新霽就是天新晴了。「清暘升天」：一早起，太陽升到天上去。清暘就是太陽，一早起剛出來那個太陽叫清暘；暘就是那個日光的樣子。「光入隙中」：一早起這個日光照到門縫裏邊，或者窗戶的隙縫裏邊。「發明空中」：在這個時候就發現而明白這空中「諸有塵相」：這個微塵上上下下地這麼來回搖動，這麼跑。

「塵質搖動」：這個塵，太陽不照進來，你看不見這兒有塵；本來這兒很多塵的，但是看不見。那個太陽光一射到屋裏邊了，喔！看見很多微塵在這個太陽光裏頭，那很多很多的，你數不過來的。你說有多少？數不過來的。現在我們看不見的，有那個太陽光一顯現，就看出來了。「虛空寂然」：這個塵雖然這麼搖動、動盪，在空中上上下下來回這麼動動彈彈的，搖動，可是這虛空是不動的，虛空寂然，虛空裏是寂然的；寂然就是不動的。

由門縫裏邊看見塵相，這是什麼呢？這就是得到智光了。你證到初果，伏八十八品的見惑；見惑除了之後，你就有了智光了。有了智光，你才能看見你塵沙、無明這

些個煩惱，你能看得見，這是由你智光而照見的。這個智光就表示太陽照到門縫，或者窗戶縫裏頭，就是表示這個。這是說的我們人有智慧光了，證到初果，你有了真正智慧了，就能看見塵沙、無明這些個煩惱，你也都可以明白了。但是我們這個本性是不動的，它是沒有搖動的；塵沙、無明，這些都是有搖動的。

天天你們聽經，叫你們不要有煩惱，你們單要有煩惱！叫你們沒有無明，你單要發出無明來！所以你說這是個聽教、不聽教？越說有無明不好，無明越大一點；越說煩惱不好，煩惱更多了。沒有講的時候，沒有煩惱；一講，把煩惱都給講出來了。所以一定我這個講經是講得不好，沒有把你們煩惱給講跑。

我希望每一個人把煩惱丟到太平洋裏去，不要拿著煩惱當你的寶貝，不要拿著煩惱當你的親人，不要拿著煩惱做你生死的侶伴。你不要和它這麼親密，應該把這個煩惱掉（丟）到那個汪洋大海，太平洋去。大約你這個煩惱都會把太平洋給裝滿了，為什麼呢？太多了。所以我希望每一個人都把煩惱趕跑了它。這個煩惱就是魔，你到什麼地方去找魔去？什麼叫魔鬼？你有煩惱就是有魔鬼了，那個魔鬼和你合夥了，合到一起了，所以這個煩惱是最要不得的。我們現在講經就是叫人去煩惱，不要愈講，煩惱愈多。

如是思惟。不住名客。住名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

這憍陳如他說，我像上面這樣想，這個旅客住到旅店裏，吃喝完了之後，他又要走的，他不會永遠住到這個店裏的。那麼永遠住到店裏的是哪一個呢？就是那個店的主人，他是永遠在店裏的。那麼在昨天晚間已經說了，這客，什麼叫客？見惑、思惑，就是這個煩惱無明、煩惱障、所知障，這都叫客。那麼這個塵就是以搖動的為塵，不動的就是真正的主人。不動的是什麼呢？這個空，虛空是不動的。那麼這虛空就比方我們人的見性，這見性也是不動的；真正的主人，就是我們常住的真心就是真正主人，它也不來也不去。

「如是思惟」，我像這樣子想，「不住名客」，不在這個店裏永遠住，這就叫一個客。「住名主人」，永遠住在店裏頭，這就是個主人。「以不住者，名為客義」，所以，以不住到店裏這個，就是個客。那麼什麼地方是個店呢？我們這個身體就比方一個店一樣。我們若明白這個身體既然是一個旅店，而不是一個真實的家，不是我們自己的家，我們就不應該太過執著了。

又如新霽。清暘升天。光入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塵質搖動。虛空寂然。

本來這兩段文，昨天晚間都講過了，不過我覺得還有一點意思昨天沒有講出來。「又如」，又好像什麼呢？好像「新霽」，這個天剛晴了，新霽就是初晴了，初晴這個天非常地晴朗。昨天晚間那個 translation she said this raining. This no raining, this before raining. Now this no raining, this called 霽。（昨天翻譯的人說這是下雨。這不是下雨，是這之前下雨，現在沒有下雨了，這叫霽。）霽就是晴天了，沒有下雨。「清暘升天」，清暘就是日光，太陽剛出來這個日光叫清暘，上升。

「光入隙中」，這個光到門縫裏邊，或者窗戶縫裏邊，這叫隙；隙就是那個孔，那個漏洞的地方。這個日光到這個隙中，「發明空中，諸有塵相」，因為由這個日光照到這隙裏邊，照到這孔裏邊，這就顯現出來有很多微塵在太陽照的光裏邊搖動不已，不知有多少這微塵，你看那個有太陽的地方就有微塵。光照進來了，就發明空中，發明就是顯現出來了。現出空中，諸有塵相，這所有一切微塵這種的相。「塵質搖動」，這個塵它這種性質，搖動不已。「虛空寂然」，可是這個虛空的本體，它是不動不搖，無去無來的。所以虛空就是表示我們這個見性，我們這個見性是不動的。

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搖動名塵。以搖動者。名為塵義。

「如是思惟」：像上邊我所說這個道理，用智慧光照破了無明煩惱的黑暗孔隙，而顯現出來這種的無明煩惱。我像這樣想，如是思惟，「澄寂名空」：澄然而寂靜的，它是不動的，這就叫一個空。「搖動名塵」：在這個孔隙裏頭動來動去的，這麼總搖動著——你看在太陽光那個地方的塵埃，總是飛來飛去的，它不停的——這個就叫一個塵義。「以搖動者」：以搖動這個東西，就是這個塵，「名為塵義」：這個意思大約就是個塵了。這個塵就是什麼呢？它所表示的就是煩惱，煩惱無明，煩惱障、所知障，這就叫塵。

佛言。如是。

這阿若多，就是憍陳如他說完了這話，佛就給他印證了。佛說你說這個對的，「佛言如是」：你說這個對，是這樣子。這個搖動的就是塵，不動的就是空，你講這個道理是沒有錯。

即時如來。於大眾中。屈五輪指。屈已復開。開已又屈。謂阿難言。汝今何見。阿難言。我見如來。百寶輪掌。眾中開合。

佛因為恐怕這一般在會的大眾還沒有了解這真正的見性，「即時如來」：當時世尊，

「於大眾中」：在這個會場大眾裏邊，「屈五輪指」：他就屈，這叫屈（上人以手表示），屈回來。「屈已復開」：這麼屈完了之後，又把它伸開。「開已又屈」：他伸開來，然後又屈拳回來，這麼來回好多次，伸開、拳；拳、伸開，這麼樣子。

「謂阿難言」：就問阿難，「汝今何見」：說你現在看見什麼了？佛屈伸這個手指頭，完了之後就問阿難，說你現在看見什麼了？「阿難言」：阿難回答佛就說了，說「我見如來，百寶輪掌」：我看見世尊你這個百寶輪掌。佛的手是千輻輪相，所以阿難叫它百寶輪掌。「眾中開合」：在這大眾裏邊開了又合，合了又開，這麼樣子。

佛告阿難。汝見我手。眾中開合。為是我手。有開有合。為復汝見。有開有合。阿難言。世尊寶手。眾中開合。我見如來。手自開合。非我見性。有開有合。

「佛告阿難，汝見我手」：佛又告訴阿難說，你看見我這個手，「眾中開合」：在大眾裏邊有開有合。「為是我手，有開有合」：是我這個手有開開，又合起來呢？「為復汝見，有開有合」：還是你看見的這個見開開了，再合起來啊？

「阿難言」：阿難答覆世尊，說「世尊寶手，眾中開合」：說世尊你這個百寶輪掌，眾中開合。寶手就是這個千輻輪相叫寶手。「我見如來」：我也看見如來，「手自開合」：是你手伸開又合上，合上了又伸開。「非我見性，有開有合」：我看見的這個見性沒有開合，是你有這個開合的動作，令我看見你這個手開合，不是我這個見開合；我這個見沒有開，也沒有合。

佛言。誰動誰靜。阿難言。佛手不住。而我見性。尚無有靜。誰為無住。

佛聽他這樣講，恐怕他還沒有了解，不是真正明白，所以還要再問一個問題。「佛言，誰動誰靜」：佛對阿難說，是誰動啊？是誰靜啊？「阿難言」：阿難對佛就說了，「佛手不住」：不住就是動，佛手不住。「而我見性，尚無有靜」：說是佛這個手不停止，這叫不住，這是一個動。而我自己這個見性尚無有靜，連個靜相都沒有。他為什麼說沒有靜相呢？這個靜是由動中來的，若沒有動，根本就沒有靜。所以說這個楞嚴大定它無出無入的，也就是這個道理。你要「那伽常在定，無有不定時」，楞嚴這個定，它是常常在這個定中的，沒有不定的時候，什麼時候都是在這個定裏頭，無出無入的。

他說我能看見你這個見性，連個靜相都沒有，它根本就是個靜的，也沒有動相，所以也就沒有靜相了。阿難不說沒有動相，他說沒有靜相；根本沒有動，就沒有靜了，

所以這個動靜二相是了不可得，沒有的，找不著的。「誰為無住」：既然連個靜相都沒有，這個見性又怎麼會有個搖動呢？他是不搖動的。

佛言。如是。

「佛言，如是」：這個佛也給他印證，說：「你說得對，是這樣子，這個你說得沒有錯。」

如來於是。從輪掌中。飛一寶光。在阿難右。即時阿難回首右盼。

阿難這麼樣子，回頭這麼看。（上人作回頭狀）

又放一光。在阿難左。阿難又則迴首左盼。佛告阿難。汝頭今日。何因搖動。（此句與圓瑛法師講義同）阿難言。我見如來。出妙寶光。來我左右。故左右觀。頭自搖動。

「如來於是，從輪掌中」：佛在這個時候，於是乎又從他這個百寶輪掌裏頭，「飛一寶光」：飛出去，像那個鳥飛那麼快，也就像打電閃似的。這也可以有一個比喻，好像什麼呢？就好像我們用那個手電筒。手電筒這麼一開開，這個電射出去，很遠就可以看得見。佛的手上可以放這個寶光，比這個手電筒那光得更清楚了。「在阿難右」：這個寶光在阿難右邊就飛過去。

「即時阿難迴首右盼」：即時阿難就回頭看佛這個寶光到底飛到什麼地方去了？飛出多遠？就回頭望。在這兒正望的時候呢，「又放一光」：在佛輪掌裏頭，又放出來一道光。放到什麼地方呢？「在阿難左」：在阿難的左邊，又放出去一道光。好像現在這個探照燈，從空中這麼一射，射多遠都看得見東西，這個大約就是這樣子。

「阿難又則迴首左盼」：又回頭，就向左來盼；盼也就是看的樣子。

「佛告阿難」：佛又問阿難了，「汝頭今日，何因搖動」：你現在頭為什麼搖動呢？你左顧右盼的這麼搖動呢？「阿難言」：阿難就說，「我見如來出妙寶光」：我看見如來放妙寶這種的光明，「來我左右」：來到我右邊，又到我的左邊。「故左右觀」：所以我往左看一看，又往右看一看，觀看觀看。「頭自搖動」：我因為看這個光，這個頭就搖動了。

阿難。汝盼佛光。左右動頭。為汝頭動。為復見動。世尊。我頭自動。而我見性。尚無有止。誰為搖動。

「阿難，汝盼佛光，左右動頭」：佛又問阿難，說阿難哪！你看這個佛光，你向左右這麼動頭，你頭這麼動。「為汝頭動，為復見動」：是你這個頭來回這麼搖動呢？還是你這個見性來回這麼搖動呢？「世尊，我頭自動」：阿難回答佛，就說我的頭自己這麼搖動的。「而我見性」：而我這個見性，能見這個見性，「尚無有止」：連停止的相貌也沒有——這個止也就是不動，也就是頭先那個「靜」字的意思——連一個靜的相貌都沒有，「誰為搖動」：它又怎麼會搖動呢？所以我知道是頭自搖動，而這個見性沒有搖動。見性是不動的，如如不動的，所以他說「尚無有止」，這個止也就是個靜，連一個止，連個靜的樣子都沒有，又怎麼會有動呢？這是阿難答覆佛這樣子說。

佛言。如是。

「佛言，如是」：佛說你這個說得也對了。這個道理你也沒有見錯，不像以前你認賊作子，那麼樣盡認妄想當你的真心了。現在你明白這個見性是不動的了，你現在是有點辦法了。這是佛很歡喜的一個讚歎的詞——佛說如是，說對的！你說這個很對的。

於是如來。普告大眾。若復眾生。以搖動者。名之為塵。以不住者。名之為客。

「於是如來」：當到這個時候，佛就「普告大眾」：說你們現在聽到我講這個道理，你們一定都很明白了，一定對這個道理都很清楚了，我不必再講了。可是「若復眾生」：假設再有其他的眾生，「以搖動者，名之為塵」：這一切的眾生他以搖動的這種東西，就叫塵。「以不住者，名之為客」：以不在這兒住的，就叫客。為什麼這樣呢？

汝觀阿難。頭自搖動。見無所動。又汝觀我。手自開合。見無舒卷。

這本來是個「卷」（音眷）字，在這兒應該讀「卷」（音捲），就是把它捲起來。

「汝觀阿難」：說你們大眾，現在你們看見了。看見什麼呢？你們看見阿難「頭自搖動」：看見阿難這頭來回晃，來回搖動。「見無所動」：可是阿難方才沒有講嗎？這個見性是不動的，沒有所動的。「又汝觀我」：你們現在所有的大眾，都看見我「手自開合」：看見我這手伸開又合上，伸開又合上。「見無舒卷」：這個見性沒有伸開，也沒有再捲起來。

云何汝今。以動為身。以動為境。從始洎終。念念生滅。

這是佛呵斥大眾，鬧大眾，說你們現在看得清清楚楚的，阿難的頭自動，這個見沒有搖動，也沒有舒卷，也沒有捲起來，也沒有把它伸開。「云何汝今」：為什麼你們大眾現在「以動為身，以動為境」：以這個動的東西，就當你們自己的身體了呢？你不能見著你自己真正的那個見性，你拿這個身體就當你真實的一個東西了。

以動為境，本來這個動，它是個境，不是你自性所有的。「從始洎終」：這個「洎」就是當「到」字講；從開始到最後。「念念生滅」：在你這個念裏頭，用你的識來用事，念念生滅，前念生後念滅，前念生後念滅，這生滅生滅，你盡在這個生滅裏頭做功夫，作活計了，你沒有真正明白這個見性。

遺失真性。顛倒行事。性心失真。認物為己。輪迴是中。自取流轉。

佛現在就又呵斥大家，說大眾都錯了。「遺失真性」：你們從無始來到現在，都把你們那個真性給丟了。其實這個丟，不是真丟了，就是好像丟了似的。為什麼好像丟了？眾生不知道自性這種不動不搖的境界，沒有明白這個道理，所以好像失掉了似的。「顛倒行事」：做事情本來應該往好的做，他單單往壞的做；本來應該做善事，哦！他單單去做惡事去，這叫顛倒，顛倒行事，做事顛顛倒倒的。

怎麼叫顛倒？再給你們講一個比喻，就是人倒起來，腳衝上，頭衝下，這就叫顛倒；或者你腳衝下，頭衝上，你拿鞋往頭上戴，拿帽子往腳上穿，這也叫顛倒。還是你小時候，父親、母親叫你去讀書去，你就不願意讀書，這也叫顛倒；還有，人家都睡覺，你就要在這兒大吵大鬧，或者是擾亂人家睡不著覺，這都叫顛倒。總而言之，顛倒的事情就是不順乎情理的事情，背道而馳。好像現在要到南三藩市去，人家往南走，你往北走，背道而行，這就叫顛倒，顛倒行事。

「性心失真」：因為你行事顛倒，所以你的性和心不合作了，不合作就失去這種真實性了。「認物為己」：認外邊的境界當你自己了，也就是你不應該認你這個旅店是自己，可是你認這個旅店就是你自己了，這叫「認物為己」。物，一切萬物都叫物；認物為自己了。「輪迴是中」：因為你認物為己，所以就生出種種的執著，種種的事情都看不破了，也不明理了。因為不明理，所以就「自取流轉」：你自己去找死。流轉就是生死，自己去找生死去，自己去跟著生死跑，自取流轉。

可是生死的問題，你自己如果不顛倒，能以不認賊作子，不認物為己，你就把生死可以了了。想要了生死，這個問題很容易的，就在你自己向後一轉就是了。你現在往前走，就是走的生死的路；你向後一轉，這生死就了了。沒有什麼大的困難，就在乎你自己去做去，你自己轉身就是！只要能回頭轉身，生死就了了。你轉，回過

頭來，說「「苦海無邊，回頭是岸」，那苦海沒有邊，你回過頭來就是岸了。